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十五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 第十五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初版
(渝版)每册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不許轉載

社長 王雲五
編輯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三十二年十月份

商務印書館

新書出版

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

中央大學文學叢書

羅根澤編著　定價二元五角

內容敘述魏晉六朝諸文學家對於「文學」之概念及文學批評，凡十一章，十萬餘言。（渝世圖字三三四二號）

合作組導技術

社會行政叢書

吳志鐸著　定價三元

本書旨在說明合作組導實踐，培養推行合作事業幹部人員，及如何着手組織與指導合作社等。全書着重「作」與「導」，務期指導員得閱本書，除能組織合作社外，尚可指導合作社以良好方法作事。（渝安圖字一四五號）

建築構造淺釋

盛承彥著　定價三元

本書詳述建築「構造」之所以然，對於建築物之災害及其防止，尤特別注意。行文淺顯平易，造主及一般人翻閱本書，不難知建築構造自有其當然而必然之做法與理由。

中國論

羅夢冊著　定價一元五角

本書檢討中國國家的歷史所啓示的特性以解釋中國國家的本質，並根據各種特性所暗示之中國國家的本質，以求「自我認識」及作「自我介紹」。（渝安圖字六六七號）

中國政制概要

許崇灝著　定價四元

本書詳述我國歷代政制之沿革，凡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由歷史而現實，綱舉目張，繁簡得宜。其他新近設施，如民意機關之設置，行政機構之調整，新縣制之特點等，皆有可貴之資料。全書系統分明，切合實用，爲研究我國政治制度者必備之參考書。（渝安圖字五六八號）

國防地理新論

沙學浚著　定價二元五角

本書所收文字十九篇，大部爲沙學浚先生發表於「大公報」之作，討論範圍，由遠東中國、日本、印度、推及世界强國；詳述政治經濟，地理環境等影響於戰事之勝敗，民族之復興，國家之存亡。立論精闢，議論珍貴，關心國家大事，欲知世界情況者，不可不讀。（渝安圖字五六一號）

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三期）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定價四元

本集再度復刊，載有論文十三篇。關於種族主義，民族文化，思想語言，人類學史，以及二屆國際人類科學大會紀錄討論等，皆有精闢之研究考據及見解。內容充實，爲研究民族問題者不可多得之集刊。（渝世圖字三四八五號）

耕罷集（附滇黔寄興）

羅家倫著　定價一元

作者以其遊蹤所見所聞，感召爲詩。有近事、故蹟、名山、大川、奇景、妙趣，以及喜探甞得可歌可泣之事。末附「孤兒淚」三十首，爲羅先生悼其先君之作，至情尤足動人。（渝安圖字二八二號）

上列各書均照定價十八倍發售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十五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論戰後的國際組織……張明養（一）
英國進攻緬甸的豫測……龔德柏（五）
太平洋戰爭三路動態之檢討……吳光傑（八）
『熟習』的原理……姜蘊剛（一〇）
中國戰後經濟建設與計劃經濟……陳振漢（一四）
戰後南洋華僑經濟問題之商榷……姚楠（一七）
派遣實業人才出國問題之商榷……曾大鈞（二八）
縱線工作和橫線工作的協調……陸思紅（三〇）
我國大學導師制的癥結……金澍榮（三三）
今日印度的女人……周尚譯（三四）
原子內潛在之偉大能力……樂森璧譯（三七）
十月星座神話……陳遵嬀（三九）
曆法之調整……易日譯（四〇）
朝鮮三田渡清帝功德碑文考……王崇武（四二）
灌遊外記……王冶秋（四四）
新名詞溯源……王雲五（四八）
語言與文學……岑麒祥（五〇）
今年霧季的戲劇運動……王平陵（五三）
西南邊疆的民間文學……毛筠如 李元福（五五）
星期六……楊世驥（五九）

論戰後的國際組織

張明養

這次大戰結束以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國際的組織，來保障世界的和平，這是聯合國政治家的一致意見，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一致要求。在戰爭發生後不久，許多學者卽紛紛討論戰後應該要有怎樣的一個國際組織，來保障世界永久的或甚至短期的和平；在最近一年間，中國也很注意這個問題的討論。筆者現就各國學者所提出之主要的國際組織方案來加以述評，並略述個人對於戰後國際組織所應注意或應遵守的幾個基本原則，以供大家的參考。

綜括目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戰後國際組織方案，就它所包括的範圍來說，約可分爲三類形式。一類是世界性的，卽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應包括在內，都是這個國際組織內的一份子。一類是區域性的，就是全世界分爲若干區域，每一區域內有一個國際組織，在這區域內的國家都加入這一區域的國際組織。另一類是混合性的，卽合前二類爲一，上面是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組織，而在這世界性的國際組織下，再分爲若干的區域組織，一方面處理本區域內的事務，一方面又受世界性國際組織的指揮監督。

在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中，大多主張世界性的國際組織，或者是世界性國際組織下包含分區的組織，至於主張完全分區組織的，比較不多。

在主張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中，有的主張改組過去的國際聯盟，有的主張另起爐灶，組織世界聯邦。就目前的情形說，贊成恢復國聯而加以改造的人爲數頗多。我們從胡佛（Hoover）與吉卜生(Hugh Gibson）合著的「永久和平問題」一書中，卽可知美國就有很多人主張恢復國聯而將盟約加以修改。國際聯盟代理祕書長萊斯特(Lester)在他最近的年報中更說國聯應在戰後仍然存在，他說：

『目前國聯的所有機關都依然存在，準備在適當時期，各盡所司的職務，以重建世界，或充當建設新秩序的基石。』

在主張恢復國聯仍舊成爲戰後國際組織的人們中間，大多數都主張要將國聯加以改造，贊成維持原有組織的人可說是例外。因爲就過去二十年的經驗說，國聯是完全失敗了的。它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去解決國際間的糾紛，不能制裁侵略者，無法保障世界的和平。因此這些人就針對着過去的缺點而提出改造的意見。其中重要的缺點如：（一）過去國聯行政院由少數強國把持，而國聯大會中各會員國的表決權一律相等，致互相牽制；同時國聯的一般決議均採取一致通過的原則，致許多議案都無法通過施行。（二）國聯盟約中未規定侵略者的定義，致侵略行爲發生時無法決定誰爲侵略者而加以制裁。（三）國聯的原有制裁規定不澈底，尤其是國聯本身既無強大武力，又沒有權力去調遣各會員國的軍隊，對於侵略者無法加以有效的制裁。這些都是國聯的重大缺點，他們都提出了補救的方案，如各國出席國聯的代表應依人口之多寡與國力之強弱爲標準而定人數（指表決權）之多少；盟約中應加入侵略國的定義，同時還須使國聯擁有強大的武力或者有權力調遣各會員國的軍隊以便制裁侵略的國家等等。

戰後的國聯如能依照這些方案去改造，當然要比過去的要健全一些。但是我們要知道國際聯盟原來成立的主要作用，是戰勝國要想藉此來壓迫戰敗國，使無翻身機會，並藉此來鎮壓各弱小國家的獨立革命與反對蘇聯，雖然國聯也含有保障和平的任務，但在前面二種條件下，保障和平的目的顯然無法達到。國聯成立的目的既如此，所以以

後雖經幾度改組，如允許德國加入，侵略國退出，邀請蘇聯加入，而在性質上有所改變，但仍舊無力保障世界和平。現在如果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加以改造，使它成爲戰後維持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但由於先天的基礎關係，恐怕仍舊很難成爲保障永久和平之健全的國際組織。這正如纏過的足，無論怎樣解放改組，總仍然脫不了改組派的嫌疑。

於是有人主張另起爐灶，重新組織世界性的國際機構。主張撇開國聯而新組國際組織的人很多，但是提出具體方案的，則當推克勃森(Culbertson)氏。克勃森爲橋牌戲(Bridge)的世界權威，他現在應用橋牌戲中的精確計算方法，來草擬世界和平方案。他在今年出版的「世界聯邦方案」(Summary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Plan)小册子中，提出了組織世界聯邦的計劃。這個世界聯邦之下，有十一個區域聯邦(regional federation)，所以他的計劃也可說是前面所說之混合性的，不過在克勃森計劃中，世界聯邦的權力很大，區域聯邦是完全受世界聯邦的指揮的。他所建設的十一個區域聯邦爲：

一、美洲區：北美與拉丁美洲諸國。
二、大不列顛區：英帝國和自治領。
三、拉丁歐洲區：法、比、意、西、葡。
四、中歐區：匈、捷、波、立陶宛和巴爾幹各國。
五、北歐區：德、奧、荷蘭、斯堪提那維亞和芬蘭。
六、俄羅斯區：蘇聯。
七、中東區：土、伊蘭、阿富汗、敍里亞、阿拉伯、埃及等國。
八、印度區。
九、中國區。
十、日本區。
十一、馬萊區：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安南、泰國及西太平洋羣島。

每一區域聯邦中有一個領袖國，各國仍有各自的政府與憲法，但不能有軍隊，祇可有警察以維持秩序。不過各區聯邦中的領袖國可擁有若干軍隊，這些軍隊是完全歸世界聯邦調遣指揮的。世界聯邦共有陸軍二百萬人，飛機五萬架，戰車十萬部，主力艦一百艘。至各領袖國所可保有的軍力，依克勃森的計劃，分配如下：

	百分比	陸軍	飛機	戰車	主力艦
美國	20%	四十萬	一〇、〇〇〇架	二〇、〇〇〇部	二〇艘
英國	15%	三十萬	七、五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五
蘇聯	15%	三十萬	七、五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五
德國	4%	八萬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
法國	4%	八萬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
波蘭	4%	八萬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
土耳其	4%	八萬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
中國	4%	八萬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
印度	4%	八萬	二、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
日本	2%	四萬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
馬萊	2%	四萬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

這些軍隊平時駐紮於各該本國，維持治安，戰時則由世界聯邦調遣指揮，軍隊所用的重武器亦由世界聯邦設廠製造，各國不能私自製造武器。至於世界聯邦的組織，則分爲行政、立法、司法等部，處理各事。

克勃森的方案是比較很具體的，但是怎樣來實現這個計劃呢？他所提出的方法是太幼稚了。他說中英美蘇可先宣布這個國際組織，其他國將自動參加，然後再向軸心國呼籲，停止戰爭，放棄佔領地，取消法西斯主義，參加世界聯邦的組織。要是世界上事情眞是如此簡單，那末世界早可太平無事，用不到他來草擬這種複雜的國際組織計劃了。

另外還有一個世界政府組織的方案，這是建築在武力統一世界的基礎上的。這就是由一個最強國家或者由二三強國以武力統一全世界，成立世界政府。在胡佛所著的「永久和平問題」中，就曾提到，美國有一部分人主張「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由美國獨任巡邏世界與維持和平之責。」這種思想與世界大一統的思想相似，不相信有根據各民族平等基礎上的國際和平合作。這種理想非但事實上沒有方法實現，而且也根本不能保障世界的和平。

其次談到區域性的國際組織。主張區域國際組織的人，並不完全反對在區域組織之上有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組織，正如主張世界性國際組織的人並不反對世界性國際組織之下有區域性的國際組織。不過所不同的，是二者的重心一在世界組織，一在區域組織。主張區域性國際組織的，英相邱吉爾是一個重要代表，他在三月二十一的廣播演說中說：

『吾人可以想像，在包括或代表聯合國家，最後並包括或代表一切國家之世界機構中，應產生歐洲委員會及亞洲委員會。余預料在對日作戰仍在進行之期間中，第一件實際工作，即集中於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吾人必須設法（余所言者，自然就吾人本身而論）使歐洲委員會成爲一種眞正有效之聯盟，以一切有關之最強大力量爲其機構，有法庭處理一切糾紛，有國家或國際或二者均具之兵力，準備執行此種決定，防止侵略之重行發生，以及未來戰爭之準備。此一委員會必須包括全部歐洲，而歐洲社會之一切主要支派遲早亦須參加。……在大國之外，應有若干國家之集體或邦聯，由彼等自行選定之代表發表彼等之意見。』

邱吉爾的意見是着重歐洲委員會的組織，這個歐洲委員會的主角當爲英國與蘇聯。邱氏的計劃不免使人聯想起一九二六年奧人加勒基伯爵(Caunt Nicholas Coudenhove-Kaleigi)所提倡的泛歐羅巴(Pan-Europe)運動及一九三〇年白里安(Briand)的歐聯計劃。前者本爲民間的一種運動，後者則爲法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但是由於原有計劃本身的缺點及各國意見的不一致，終於完全失敗。現在邱吉爾提出組織歐洲委員會，是否不至重蹈以前的覆轍，因爲我們還沒有看見邱吉爾的具體計劃，無從加以評斷。

其次主張區域組織的人可以美國記者斯脫萊脫(Clarence K. Streit)爲代表，斯氏於歐戰前著「民主聯邦」(Union Now)一書，主張英美等民主國家應該首先聯合起來，組成民主聯邦，然後再邀請其他民主國家參加，組成世界性的民主聯邦。民主聯邦共包括十五個國家，即英、美、加拿大、法國、比利時、丹麥、挪威、瑞典、荷蘭、瑞士、愛爾蘭、芬蘭、澳洲、新西蘭及南非聯邦。其組織採取美國聯邦制度的原則，將軍事、外交與財政等事歸聯邦管理，地方性的事件歸各國自理。歐戰發生後，斯氏深知他的計劃一時不易實現，因於一九四一年夏又著「英美合邦」(Union now with Britain)一書，主張英美二國先行合邦，以作民主聯邦的基礎。斯氏的主張頗受英方人士的歡迎。克萊(W. B. Curry)於一九三九年著「聯邦論」(The Case for Federal Union)一書，響應斯氏的主張。現在英、美、加、澳、紐、南非及愛爾蘭等國，均有民主聯邦會(Federal Union)的組織，以圖促進這一計劃的實現。

斯氏的計劃在英美等國看起來，尚值得重視，但就全世界的立場觀之，總不免使人疑懼這個民主聯邦非但將爲英美所把持控制，而且英、美將藉此以稱霸全世界。斯氏雖極力辯說民主聯邦中的各國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而非超國家的(Super State)組織，更非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政策，但是英美等十五個民主國家既先組成民主聯邦，其他民主大國是不是會組成對抗集團，固然很難預料，即使他們願意跟着加入，但要他們完全都遵從英美所已決定的憲法與組織，這是他們所能容忍的嗎？這樣要由目前十五國的民主聯邦而變成爲全世界民主聯邦組織的目的，恐怕就難達到。全世界的民主聯邦既然不能組成，那就不能保障世界和平了。

與這種民主聯邦的計劃相似而規模較小的，是一九四〇年春法國

將崩潰時邱吉爾所建議的英、法合邦的計劃，後來因爲法國的屈服，這個計劃是已經過去了。

在太平洋方面，中國也曾提出過區域組織的主張，我國外長宋子文氏在美國某一次演說中，曾主張組織太平洋國際機構，處理太平洋方面的事情。周鯁生氏在美國外交季刊上撰文，倡議太平洋的區域組織。不過都因沒有提出具體計劃，我們無從加以評述。

此外還有一種主張區域國際組織的，那是完全從侵略主義出發的，這一派就是目前美國有一部分人，抄襲了法西斯的侵略理論，主張歐美亞三洲各成一單位，每一單位由一個稱霸全區的國家控制一切，這三個稱霸的國家就是德、美、日三國。這種主張完全承襲自納粹的侵略理論，但美國有一部人如雷納教授（C. T. Renner）與斯畢克曼教授（N. G. Spikman）等竟隨聲附和。這種方案顯然不是保障和平的方法，不值予以注意。

歸納各國學者所提出的意見，大多數是主張混合性的國際組織的，不過各人的重心各有不同，有的以世界組織爲主，分區組織爲副，有的以分區組織爲主，世界組織爲副，即由分區組織再進而組成世界組織。筆者以爲戰後的國際組織應採取混合性組織，但須以世界組織爲主，區域組織爲副，因爲如果着重區域組織，那末區域組織上面的世界組織一定是個空洞的機構，沒有充足的力量去維持世界和平；而且如以區域組織爲主，則各區域組織間能否不因利益的衝突而發生糾紛，形成不能相容的對立集團，實很難預料。假如仍有這種情形發生，那就與維持和平的目的背道而馳了。

至於戰後國際機構的具體組織，我們暫且退後一步說，不管是改造國聯也好，根據克勒森的計劃也好，採取邱吉爾的分區域組織再加以擴大也好，但我們必須切實注意的，是戰後的國際組織必須要根據下列三個最基本的原則組成，然後方能談得到保障世界和平，不然的話，不管你計劃如何具體、巧妙、動人，對於世界和平的保障是毫無裨益的。

這三個基本原則，說來不免老生常談，但卻非常重要，即是（1）民族平等，（2）民主自由，（3）經濟合作。這三個原則固然包含於大西洋憲章中，也包括於三民主義中。所謂民族平等，即指加入國際組織的各民族應該完全立於平等的地位上，他們在國際組織中有同樣的代表權與表決權（雖然表決權可因人口多寡與國土大小而有不同），絕不容許他國越俎代謀。這就是說戰後不許再有殖民地存在，或者殖民地變相的委任統治地與自治領存在，也就是說不許有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存在。要達到各民族間的平等，如大西洋憲章中所規定的，第一，必須強大的國家不求領土的擴充；其次，領土的變更須得有關民族自由意志的同意；再次，要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採取之政府形式。如果能遵守這個民族平等的原則，那末各民族均可獨立自由，而各民族間的仇恨也可消除淨盡。

其次是民主自由。在戰爭以後，各國必須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因爲民主國家大多是愛好和平的，祇有法西斯的獨裁國家纔是侵略成性，擾亂和平的。民主國家中即使有少數人想利用各種機會，企圖獨裁，造成對外侵略，但絕大多數的人民是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他們可運用民主政治下所享有的各種權力，制止這種侵略份子的抬頭；萬一某一國的民主政治發生危機，那末國際組織也可運用其力量加以干涉，使獨裁者無法抬頭。祇有這樣，世界和平纔能獲得保障，人類能過着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缺乏，實現羅斯福總統所說的四大自由。

再後說到經濟合作，比前二點更爲重要，因爲政治社會的問題多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決定。關於經濟合作一點，各方面提出很多意見，如自由貿易，原料合理分配，國際通貨計劃及公海自由通航等等，這些計劃當然都能促進國際間經濟的合作。但是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即國際間經濟之所以不能合作，與各國的經濟組織本身有很大的關係，因爲各國之所以採取保護貿易，競爭原料與商品市場，以至最後發生政治的與武力的衝突，都是從這個經濟組織的本身出發的。要

是這個經濟組織的根本問題沒有加以合理的調整與改造，那末所謂貿易自由與國際通貨計劃等等，都不過是表面上的治標方法，不能根本解決國際經濟合作的問題，勢必至重蹈過去世界經濟會議與經濟布洛克等計劃的覆轍，而不能獲得圓滿的結果。

所以戰後的國際組織必須根據這三個基本的原則組成，然後方能不管形式如何，達到保障世界和平的目的，而這三個原則之中，尤以經濟合作一點爲最基本，因爲它牽涉到各國經濟組織的本身，而這經濟組織是決定政治問題的重要因素。

三十二年八月於雲龍山莊。

英國進攻緬甸的豫測

龔德柏

八月間羅斯福大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魁北克會議，後來我們的宋外長也出席參加。據官方宣稱：這次會議，主要係討論對日作戰問題。接着又任命蒙巴頓海軍中將爲西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曾赴華盛頓，與美國軍事當局有長時間的會商，並已返回英倫，不久將來重慶，與我方有所商談。我們由這種種情形看：盟國對於緬甸馬來一帶將有軍事行動，大概不會錯誤。

一般人的看法，以爲日本目前在印度洋已無法進展，侵略印度之事不會發生。同時，德國還未崩潰，英國以歐洲第一爲其絕對政策，似乎不會在亞洲採取攻勢。所以對於蒙巴頓之受任命，認爲僅係一種姿態，不會眞有行動。但我的看法則不同。我認爲英國可能採取攻勢，而驅逐日本出緬甸。我現在就此問題略爲討論。

本來緬甸在英國不過爲其殖民地之一部，似乎不會在歐洲未肅淸前，卽進攻緬甸。雖這種進攻爲中國所必要，但目前國際間還是各有利害關係，英國似乎還未進步到天下一家的程度，竟願犧牲自己，以援助中國。所以一般人認爲英國不會對日進攻，是有相當理由的。但有一點，非使英國進攻緬甸不可。卽緬甸是印度的糧庫，從前印度人的糧食，就有一部靠由緬甸輸入，現在作戰時期，印度糧食生產，總會受戰爭的影響而相當減少，其靠由緬甸輸入的程度，隨之增加。目前各地糧食均減少，生產，由他處輸入，不論運輸問題是否困難，而糧食本身則有問題。所以英國進攻緬甸，搶回這一糧食庫，以供印度民食，免致印度因糧食不夠而發生問題，這應該是當然的罷！所以英國要進攻緬甸，是完全自己有此必要，並不一定是爲中國仗義興師，以打開我們的滇緬路。

英國雖有進攻緬甸的必要，但在軍事上無此能力，也是不會實行的。好在現在的英國，已有這種軍事力量了。

英國在印度有百萬以上的印度兵，這些軍隊都是有作戰精神與良好裝備的。此外中國有若干萬人在印度訓練；美國也有軍隊駐在印度，都是豫備進攻緬甸的。所以在陸軍方面是毫無問題的。目前英美兩國的空軍，一個月有一萬架以上的生產能力，德國空軍衰落，每月至多二千架。英美這些飛機，僅用於對德作戰感覺過剩，以一兩千架在攻緬戰爭中使用，殊不感覺困難。目前在印度的英美空軍，恐怕已到可能採取攻勢的程度，或者不須另派飛機。

進攻緬甸所需要的，是海軍第一。一般人都知道：由印度進攻緬甸，僅用陸空軍是不行的。因爲印緬交界一帶，都是高山無人之區，新式道路完全沒有，又不能臨時建築。所以由陸上進攻緬甸，可稱絕無可能。進攻緬甸的惟一方法，是由海軍保護運輸船隻，運送大批陸

軍，在仰光一帶登陸，循着鐵路向北進攻，與中國軍在中途會師。這是惟一的進攻路線。這樣進攻當然非海軍不行。

在意大利投降前，英國海軍負擔甚重，要英國分配海軍用以進攻緬甸，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七月下旬墨索里尼塌臺，意大利不能再戰，已是很明白的事。雖巴多格里與政府還未投降，但英相赴加拿大前，已接到巴氏願意投降之表示，且已派出投降的代表。邱氏以意大利投降為前題，與羅斯福大總統決定進攻緬甸的計劃，而在會議期中意大利投降的談判已將達到決定階段，隨之羅邱宋會議決定任命蒙巴頓為西南亞盟軍總司令，當然不是虛張聲勢的。

在軸心國家中，除日本外，意大利的海軍，是相當可觀，德國遠不及他。計有三萬五千噸新主力艦三隻；二萬三千噸舊主力艦四隻；重巡洋艦七隻；輕巡洋艦十二隻，還有許多驅逐艦，潛航艇之類。因為有這樣雄厚的實力，英美在地中海用兵，並且是對意國本土進攻，當然須準備至少與意海軍相當的實力。否則非常危險。所以在意國投降前，英國海軍被意大利牽制的，佔很大的數量。現在意大利投降，不但英美大海軍不須在地中海使用，並且意大利海軍逃出八十隻，其中主力艦有五隻。其餘各艦，非被德國空軍擊沉，即已受傷，並無一隻被德國搶去。所以目前的英美海軍，已感覺非常寬裕了。

今後的海軍作戰，英國可以全部艦隊（其中大部驅逐艦與小軍艦須在大西洋護航）對日使用。海軍實力，在戰爭前，美國對日約有四成優勢。經珍珠港的偷襲，美國反較日本為劣。但這一年九個月間，美國生產力發揮偉大效率，不但修復了被日本擊沉的軍艦；並且造成了較原有勢力更多之艦隻。日本則恰相反。在戰爭中有很大的損失，而無法補充。所以美國海軍目前比日本佔壓倒的優勢。以戰鬥力計算，大約主力艦比率，美為二，日為一，航空母艦美四，日一，巡洋艦美三，日一，驅逐艦美十，日一。但驅逐艦美國須以一部使用於大西洋保護航路，僅以少半參加，至少亦可保持日本四倍的優勢。美國有這種力量，單獨對日作戰，綽有餘裕，英國海軍可以用於別處地方了。

德國除潛艇外，較大軍艦力量不充厚，僅有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一隻；二萬六千噸戰鬥巡洋艦兩隻；一萬噸袖珍戰艦兩隻；其他巡洋艦以下為數甚少。英國主力艦目前至少十五隻，可能為十七隻；航空母艦至少七隻；巡洋艦五十餘隻；驅逐艦三百餘隻；還有較小軍艦數百千隻。此外有法國主力艦三隻；意國主力艦五隻；與較小軍艦百餘隻，都可參加英方作戰。這種實力，較之德方為十倍以上，實在用不了這許多。我們從寬估計：假定法意兩國海軍都不參加戰鬥，僅英國一國海軍，大概有德國七八倍的力量。除保護航路對付潛艇，須用全部小軍艦外，實在可以抽出大軍艦一部分，用以進攻緬甸。九月十五日報載地中海艦隊總司令肯寧漢上將，對美國新聞界談話，明白承認英國重軍艦可以參加對日作戰。所謂對日作戰，不一定與美國海軍一致行動。美國海軍可由太平洋正面對日進攻，英國海軍可以在印度洋進攻緬甸，這是非常合理的戰略，日本無論如何，無法抵抗英國的進攻！

在戰爭開始時，英國須以全力對付大西洋與地中海，絕無餘力在別處作戰；美國也因珍珠港被偷襲，損失慘重，已喪失進攻日本的能力。日本全部力量，可用以進攻南洋，新加坡陷落後，兇鋒到達印度洋，英國在印度洋的小艦隊，又被日寇消滅，所以日軍在緬甸絕無後顧之憂，能自由進展。今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美國以數倍的實力，在太平洋虎視眈眈，隨時可以進攻東京灣，而解決日本心臟。日本海軍無論如何，是不敢離開太平洋的。所以英國海軍向印度洋進攻，不論實力大小，都是無敵的。

我們假定英國抽出四隻主力艦，再加上法國的三隻主力艦，再配以其他各種軍艦，在英國不感覺困難。而法國海軍用於印度洋作戰，亦有理由，因為越南是法國殖民地中極豐富的地域，現為日本所佔領，法國不論如何，非恢復這一地區不可。向緬甸進攻，即為恢復越南的初步，那末法海軍參加緬甸戰爭，勿寧為法國民族委員會所希

望。英國卽使不要法國參加，法國也會要求參加的。因爲以自己的力量恢復越南，戰後才有主張仍歸法國的權利。否則越南被他國軍隊佔領，戰後是否歸還法國，就成問題了。

有七隻主力艦編成的大艦隊，日本若要對抗，非以同等實力不可。但日本若以這樣大的海軍力開入印度洋，太平洋完全空虛，東京就非常危險，這種空城計，日軍閥決不敢出演。所以英法海軍向印度洋進攻，日本絕對無法抵抗。日本在印度洋無海軍，進攻緬甸就非常容易了。

除海軍外，進攻緬甸還需要船舶。因爲由印度運兵到仰光一帶登陸，非用船舶不可。目前大西洋德國潛艇已被相當壓制，盟船的損失，已大大減少。又因地中海航路的開通，縮短航線不少，可以餘出許多船舶，而英美加三國所造的新船，每月在百五十萬噸左右。以一個月所造的新船對日使用，已足進攻緬甸了。所以船舶方面也有辦法。

有海陸空軍，有運輸船隻，英國又有恢復緬甸的必要，那末，任命海軍中將蒙巴頓作西南亞盟軍總司令，當然是作戰的準備，而不是裝修門面。

英國眞準備進攻緬甸了，如何進攻？我們不妨略爲討論。

目前根據地問題較爲重要，進攻仰光之前，安達曼羣島非佔領不可。該羣島原是英國的，新加坡失陷後，日海軍進入印度洋，就佔領該羣島，以制戰略上的先機。現在非恢復該羣島，對緬進攻，幾不可能。因爲該羣島的北部，距仰光不到四百海里，進入馬爾達班海灣的船舶，都在該地空軍控制之下。日本由這裏派飛機轟炸，損失必然慘重。所以恢復安達曼羣島，爲進攻仰光的先決問題。

英國以相當的海空軍保護陸軍進攻，恢復安達曼羣島，不會很困難。海島各個孤立，有多少兵防守，都會劣勢的。因爲攻者可以派更多的軍隊進攻，而把守軍解決。況且日本目前船舶缺乏，臨時增加援兵，不是容易的事。以原有的守軍，不過維持短期間，總要全滅的。這由最近的島嶼防守戰，可以完全證明。

假定盟軍克復安達曼羣島，仰光就不成問題。由該羣島起飛的飛機，可以控制緬甸南部，以迄泰國南部的各空軍根據地；馬來半島更不成問題。有這一空軍根據地，保護海陸軍進攻，日軍不豫先向東逃入泰境，就會被中國由北而南，與盟國由南而北的軍隊夾擊。在中間地區打敗仗，要逃也很困難。最多逃得人出，重武器非全部遺棄不可。日本爲保存武器，有於盟軍由仰光登陸後，卽行逃跑的可能。否則他們的運命是悲慘的。目前日軍已在各方「巧妙」撤退，恐怕緬甸也在「巧妙」撤退之列。

假定日本以緬甸對中國地位重要，非死守不可，用武力克服，也不會很困難。從前英軍在緬作戰失敗，固由於力量懸殊；但緬人反英，供日本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中國軍隊也被緬人認爲係援助英國，而遭受其搗亂，影響作戰不小。現在緬甸人享受「大東亞新秩序」的「幸福」，已經一年多了，這才證明所謂「大東亞新秩序」，是奴役，強奪，貧窮，死亡的代名詞。享受「大東亞新秩序」的「幸福」，而僅能逃脫死亡的緬甸人，今後不會反對英國人了。因爲他們在兩者中比較，英國人比日本人，對待異民族，當然要好些。承日本人的情，爲英國恢復在緬甸的信譽，雖是滑稽，卻無可置辯。八月下旬英情報部大臣布拉根，在美國對新聞記者談話，說緬甸人嘗過日本人的惡辣滋味後，今後當歡迎英國人了。這話我相信是有根據的。從前英國爲受緬甸人反對，而在戰爭中失敗，今後當因緬甸人地位顚倒，而進展順利。至中國軍今後入緬作戰，當然受緬人的歡迎，則不待言。所以盟軍克復緬甸，不是困難的事。

我們由各種情勢看：英國進攻緬甸，似已不是虛張聲勢了。只要英國進攻，勝利是無問題的。所以再開滇緬路，已擺在我們面前了。囤積居奇的人，應該注意，免致破產。

九月十五日稿

太平洋戰爭三路動態之檢討

吳光傑

一

現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對日所取的攻勢是顯可分南北中三路來講。今請先講北路。

自菲律賓和關島淪陷後，阿留申羣島西端諸島，便成爲美國距日本本土最近的部分了。阿留申羣島南端的阿圖，阿摩齊特卡等島，距日本極北本土千島羣島的幌筵島只有七〇〇哩。日本知道這些島嶼對於日本本土所加的威脅之大，所以便於去年六月初，乘美無暇北顧時，派兵登陸，又以阿圖島東吉斯卡島爲阿留申羣島在荷蘭港以西諸島的唯一擁有陸地環抱港口的島嶼，故亦將其佔據。到了本年夏天，美國在南路將所羅門羣島南部的瓜達康納爾島上的敵軍肅淸後不久，便派兵將阿摩齊特卡，阿格圖，阿圖等克復。因此，吉斯卡島遂接濟斷絕，陷於孤立。美軍在天氣許可時，對於吉斯卡島輒用飛機轟炸，或軍艦礮轟。但是到了八月十五那一天，美軍和坎拿大軍在吉斯卡島登陸時，島上竟闃無一人，蓋敵軍已乘有濃霧時，經了小汽船潛行離去了。吉斯卡島上日敵的人數，據說有一萬二千，這或者是阿圖島上的俘虜向美軍信口亂報告的。因爲吉斯卡島比阿圖島大得有限，而且也是個荒島，那裏能夠容得下一萬數千人；我想他們的實數，至多爲四五千人；且因迭遭美方的大規模空襲和軍艦的礮轟，死亡的人數定相當可觀，故所存殘部得以撤退，並不算稀奇，不過我們可以注意的，是日敵佔據了一個軍事要地，在不得已時，意無抵抗而溜之大吉，這尙是初次。

荷蘭港位於阿留申羣島的恩那拉斯卡島上，美國在這裏原闢有一等海軍港，具有相當防衛力，所以日軍佔領阿留申羣島西端諸島後，遂不敢輕率東進。荷蘭港距東京爲二、八五〇哩，吉斯卡距東京只有二、〇九〇哩，比荷蘭港要近八〇〇哩。雖則當日敵佔據阿留申羣島的西端諸島時，據說曾在阿摩齊特卡島上闢有一個小機場，但這種小機場恐功用不大。吉斯卡大概可闢有容三十架轟炸機起降的機場，故雖位置偏東，然而東京仍在它的長程轟炸範圍以內。最近千島羣島的幌筵島常遭美空軍的轟炸，這些轟炸機究來自阿留申羣島的那一座島嶼，我們殊無知道的必要，而且這還不過是美空軍轟炸東京的序幕而已。

這北路既是美國距日本本土最近的部分，所以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美國向日本本土進攻最便捷的路線。可是事情並沒有這樣單純。阿留申羣島中的各島嶼面積都很小，且擁有良港無幾，海面的風浪是很凶險，故不易作大規模的軍事根據地，加之又終年多霧多雨，島上有高峻山岳不少，所以非在晴明時，對於空軍行動妨礙殊大。不過這部分地方，當蘇聯在遠東參戰時，卻地位很爲重要。因爲和西伯利亞相距甚近，劃分亞美兩洲的白令海峽，闊僅六二哩，而阿圖島和蘇聯的隊長羣島相去只有二五〇哩，故美國由這路線以人力物力接濟蘇聯顯極便利。

二

美國向日敵反攻的中路根據地是夏威夷羣島，而中途島則爲這個根據的前哨。去年六月初，日敵曾以航空母艦兩艘載轟炸機多架去襲擊中途島，但這兩艘航空母艦皆在中途島附近洋面，被美國轟炸機擊

沉，因而日敵的許多轟炸機也就全軍覆沒。日敵的航空母艦這次的行動，本師上次偸襲珍珠港的故智，誰知這種偸襲，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中途島在中國印的普通地圖上是把它當作一孤島繪出，但是在實際上並非如此，所以在西文中和西文地圖上，島字是作多數。中途島係合兩島而成，近處又有一個大洋島（Ocean I.），且向東南以到珍珠港所在夏威夷島，尙有小島嶼絡繹。雖則這些介於中途島與夏威夷島間的中間站，皆是面積極爲渺少，但是對於中途島的供應上和防衞上，都有重大之貢獻；而中途島所以未與威克島和關島陷同一命運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舊金山到珍珠港爲二、三九五哩，從珍珠港到中途島爲一、二三二哩，從中途島到東京約爲二、三〇〇哩。故由中途島用轟炸機去轟炸東京，實比從阿留申羣島的吉斯卡島起飛來得遠。中途島在氣象方面的情形，雖則是比阿留申羣島優越甚多，但與吉斯卡島相同，港內不能容有許多的軍艦，和機場不能容有許多的轟炸機，那是很顯然的。以航空母艦載轟炸機由中途島出發，進至太平洋面距日本本土較近一個地點再起飛轟炸日本的大城，在理論上固然是可以的，然而這種行動所冒的危險，殊很重大，不但對於航空母艦是這樣，就是對於海軍也是這樣，因爲有受日敵在所謂南洋委任統治地的空軍，海軍或潛艇側擊的可能性很大之故。航空母艦所以不逮陸上空軍根據地的優越，我們只要看日敵用航空母艦侵中途島而遭失敗便可知道。

最近美國空軍曾先後轟炸威克島（本爲美國領土），馬爾卡斯島（Marcus），和距威克島南相當遠的吉爾柏特羣島，而馬爾卡斯島且受美國軍艦的轟轟。威克島在中途島西南約一、〇〇〇哩以上，馬爾卡斯島在威克島西九〇〇哩，離東京爲一、二〇〇哩。因在這兩島以南尙有所謂日敵的南洋委任統治地島嶼的星羅棋布，而其中如特路克（Truk）和坡納皮（Ponape）等島則爲日敵在這許多的島嶼中的海空潛艇三軍的主要根據地。故美國和同盟國，如沒有先把這兩個主要根據地佔領，或未能先在任何一個場合已經把敵方的實力摧毀，而想要從中路活動，恐有點冒險性。

三

南路爲自去春迄今最活動的戰場。美國與同盟國的軍力在南路的努力是保衞澳洲的安全，並使日敵不能從容開發南洋寶庫，而日敵在南路的努力則爲保衞南洋寶庫，並相機進窺澳洲。據報告，日敵自帝汶島起向東，以至所羅門羣島與吉爾柏特羣島，闢有機場約六十處，而在這南路各重要島嶼上所駐的陸上部隊，總計當不下二十五萬人。雙方掙扎最久而又最激烈之地點，是在所羅門羣島和新幾內亞的東部，迄今這種掙扎猶進行未已；不過敵軍近來對於美國和同盟國的作戰，已有不再作寸土必爭的樣子，這也是我們可以注意的。現所羅門羣島，在日敵手中的島嶼，爲羣島北部的幾個島嶼；新幾內亞則自日敵迭受挫折以來，摩勒斯比灣的形勢亦已很穩定。故在所羅門羣島北的不列顚島上的軍事要地拉布爾，現已漸成爲美國與同盟國進攻的目標了。有人以爲照美軍在南路所行的逐島佔領之速率計算，美軍勢非要花好多的時間，不能將日敵所控制的各島佔領。不過，將有戰略上重要的各地點行使佔領，也是出於有實際上必要的時居多，在把這些地點佔領之後，戰爭便可大爲縮短，這是我們應該了解的。

從南路直搗日本本土，是較其他二路爲遙遠，然其最有利之點，則爲澳洲有可充根據地用之地方甚多；並且澳洲境內的軍需工業，又相當發達，這都是爲其他二路所不能及的。如果想先規復關島和菲律賓，亦是非由南路不可的。如南中二路協同對日敵進攻，並把特路克與坡納皮等根據地佔領，而同時，北路又向日本本土進攻，其可使日敵受有重大的打擊，自不待言。

四

以上是就東南亞戰場展開以前的形勢而言。

現日敵在上述的南北中三路的軍事，經了一年來的重大消耗，早已改取守勢。自阿圖島一役之後，日敵的士氣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在日敵方面，不特它的空軍已居劣勢，而且船隻損失的無法補充，自開戰以來，卽已成爲日益嚴重的問題。此外尙有其他不利的形勢正多。故日敵卽取守勢，也是無濟於事的。現在日敵是苦於防線太長，但是又不能將其縮短，因爲縮短，則它的本土就立卽大受威脅。

僅就南太平洋而言，日敵的防線是東起吉爾柏特羣島，西至印度洋的阿達曼和尼古巴的南羣島，延亘約六千哩。在日敵本想把這防線成爲一條海上馬基諾防線，但是我們知道，馬基諾防線並不是一條攻不破的防線！故一旦東南亞戰場展開，中國各戰場又到處反攻，以和太平洋的南北中三路的攻勢相呼應，日敵抵抗力之迅速被粉碎，實在是毫無疑問的！

『熟習』的原理

姜蘊剛

一

自來學術界所最受誤會的，莫過於「社會學」了。尤其在歐洲各國，他誕生了「社會學」，卻又遺棄了「社會學」，這是一個很離奇的事實。

「社會學」之被人誤會總不外兩方面：一是社會科學者的嫉妬；二是非社會科學者的模糊。

其他社會科學者認爲他們的領域被侵犯，而且自身的部門似乎還包含在社會學中，所以嫉妬起來了。非社會科學者則弄不清楚社會學究竟是甚麼東西，也許就是一種社交的應酬吧？

實質上，凡自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就必有其獨立的領域，旣無所謂侵犯，也無所謂包含。由孔德(Comte)之科學之分類及社會學名詞產生之過程看起來，就知道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部門本是平列的，幷不衝突；但其存在，也還與各種社會科學一樣，不外如斯賓塞(H. Spencer)認爲皆爲其綜合哲學之一種。

社會學者司馬爾(Small)說過：「社會學者走進社會科學家的聚團中，是不受歡迎的客人。」斯賓塞也說過：「社會學與魚肝油相比，大家寧肯日服一匙魚肝油，而不肯讀一章其所著的社會學。」

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而「社會」一詞的含義便就極易弄得人如墮五里霧中了。大約這就是被誤會的由來。

人都是容易看見他人的，最親切莫過於自己，但誰能時時刻刻看得見自己呢？魚在水中，偏不覺得水之存在，而熟習於水外之水草與泥沙，這大概就是人類弄不清楚我們日處於社會中之社會眞相了。

社會學本較其他任何學門晚出，正如人類歷史上最後才發見『我』一樣。蘇格拉底叫人先認識自己；歐洲文藝復興的眞精神就在『我』的覺醒。

二

我們今天姑且放棄純學理的討論，試由常識的問問，「社會」究竟是甚麼東西呢？

「社會」的英語發音是 Society 但普通口語中應用則用 Social。偶爾於日前聽見一種音譯說是「水漩」。「水漩」是四川的土語，謂爲最不誠實者之社交的一種詞。話雖近於開玩笑，實在可以代表一種對於社會學的看法。

因此，我想還可以由各種看法，再產生兩種音譯來代表：一是「瑣屑」；二就是我今天要講的「熟習」了。

這「瑣屑」二字，可以說明一種社會學的態度，還不僅是他人的看法。這個大約便是歐洲各國所以遺棄其所誕生的社會學的緣故。

社會學發生時，孔德本將他分爲兩部門，一是社會靜學；二是社會動學。靜學是講社會組織；動學是講社會進化。華德(Ward)後覺將他分爲理論社會學及應用社會學兩部門。這後來的分法極不妥當。既曰「學」則必爲理論無疑，專講應用則爲理論之實際的表現；是一不是二，是一個的兩面，而非兩個的分歧。凡不根由學理研究的應用是無源之水；凡學理的研究而不注意到應用去是無實之花。換言之，凡一切社會行爲都必受學理方案的指導；一切學理方案也就在對準社會行爲發生的。「學」正如人之靈魂與智慧，應用則如人之四肢百骸，必雙方配合乃能成爲一個人。否則，無靈魂智慧之人，直如行尸走肉而已，豈可偏重於肉慾的衝動？

但在有一部分研究社會學的人，忘記社會學所以產生的緣故了。不僅以應用社會學爲社會學之主要部門，且以「應用」二字反欲推倒社會學代之而起。這是根本不知「學」之爲何物，其實也未必懂得如何去「應用」。

其結果枝枝節節去「應用」起來，事實上乃成爲終日拜神唸經者，即使誠心很夠，神何在？經何用？乃成爲迷信的妄動。因此其一切無效用的動作，便不堪其「瑣屑」了。

現在有許多社會服務及社會工作的表現，不全是如此麼？這就無怪爲歐洲各國如英國大學不考慮的將社會學遺棄了。

實際上，社會學何嘗是如此的瑣屑？他既有其統盤的精神，也有其後來居上的價值。他是複雜的種種社會現象，而變得其綜合的統一的關聯的認識與熟習。

惟有對社會的熟習，方能說到應用，所以我試以音譯英語之Social爲『熟習』。

三

這三種音譯：「水灘」，「瑣屑」，「熟習」，實可以代表一般人的三種看法。

第一種不免是「誤會」；第二種是屬於「誤爲」；只有第三種方是『眞義』。

「熟習」不僅是音譯英語而已，正是社會學的特質。平常說「熟能生巧」；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熟習二字應該根據這兩個字來發揮。

「熟」是由「習」而來，「習」是爲着「熟」。孔子說學而時習之，就是一種快樂。何以學而時習就是一種快樂呢？因爲只是學，還不過是被動的模仿的過程，在被動之模仿過程中也許還是苦；只有把被動之模仿的過程改變爲自主的願望，這就快樂了。自主的願望是由被動之模仿而產生。這是文化發展律。被動之模仿的過程要改變成爲自主的願望，只要將他由外形化爲內鍊就夠了。但所謂「內鍊」完全是靠學習的工夫，反覆的學習使他牽強而爲自然，文化的作用便在此。教育的發生也就在於此。這即是我們之所謂的「熟」。熟能生巧，巧即可以由笨重的行爲，轉變成爲輕爽的點靈，安得而不快樂呢？即是說，行爲的過程中既已很經濟，而其效率的結果又很美妙。人類生活方式，不外就在這一方面努力，惟有此種努力方是進步與進化。

因之，可以斷然的說，人生的過程，就是熟習的過程；文化的過程，就是熟習的過程；社會的過程，也就是熟習的過程。簡單的說，熟習就是人類的特徵。

孔子又曾經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是由學習而來，屬於表皮的認識；要能由所知發生嗜好最好，嗜好還不如衷心的快樂；這衷心的快樂就純屬於自主了。凡自主的願望皆出於知以後的熟習。

四

熟習是對於陌生而言。凡陌生的對象是使我們阻塞着無由通達。可以說人類一切的隔膜與誤解都由陌生而來。對於陌生的環境，當然不知如何去適應；對於陌生的事物，當然不知如何去運用；對於陌生的人們，當然不知如何去交往；對於陌生的問題，當然不知如何去解決。因以上諸種陌生，人類社會文化遂常在停滯中或一再失調了。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之造成，可以說全由於陌生。人類的紛亂與戰爭也與陌生有關。

社會學者的研究，就在如何減少陌生或消滅陌生，其目的就便在於建立廣大的熟習範圍。

熟習環境的人，最能適應環境；此孔子之所以「入太廟每事問」；以及諺語中所謂要「入境問俗」。歐美諸國之所以注意人類學的研究，以及有殖民地的國家在努力研究各民族風俗的緣故，其用意完全在此。

熟習事物則可以運用事物；正如近山者善伐，近水者善釣一樣。因其對於事物之熟習，自然就可以自由運用了。善書者無論怎樣去落筆都能自成風趣；所謂落花水面，皆成文章是也。莊子上所記解牛運斤等比喻，都不外說明事物熟習者之神妙。易經上說：「知幾其神乎！」知幾就是熟習的境界。

對人的熟習，這就是處世應事的必要條件。就比如以交朋友而論，全然重在互相了解。你固在求於知人，但人亦在求你知他。知己的快樂，是人生最得意的事。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矣！」甚而還說：「士為知己者死。」此之所謂「知己」，不是泛泛的相交，是心心相印，彼此熟習。

法國諺語云：「熟習一切，就是寬容一切。」管鮑之交，就完全在於熟習，要是鮑叔牙不熟習管仲的一切，覺認為管仲的分金是欺負他，齊國的霸業固然不會有，便連他們合夥生意早就倒塌了。正因為熟習之故，鮑叔牙便寬容了管仲，而且還舉以為齊桓公的首相。這種熟習的寬容遂造成了歷史上不朽的霸業。便以欲成霸業而反貽笑於人的宋襄公來說，便是不熟習一切的錯誤。楚懷王不熟習忠奸賢愚之所在，身死異國，為人所笑。秦始皇再精明不過的了，但不熟習於一個趙高，遂使秦亡在他的手中。漢高祖的帝業，就在他熟習人才之使用。所以「知人善用」，成為統治者唯一的法門。普通的交朋友，全然就在於熟習，莫有朋友或朋友少的人都是不求熟習於人的緣故。你熟習人，人也熟習你，交情就發生了。交情的發生，就是你的生活內容擴大，事業的成功也隨之而來了。你不求熟習人，人也不會熟習你，結果造成孤陋寡聞，你的怪僻性情也就是這樣產生的。不說交朋友而說對敵的話，也該知己知彼，然後才能百戰百勝。敵人的情形你不熟習，連自己的情形也不熟習，這個必然僨事，絕對失敗無疑！所以對人的熟習，乃為加入社會必然的路徑。今後世界上的和平，必然要建築在熟習的基礎上。今天世界上，外國人太不熟習中國人了，中日戰爭，謂之曰「不熟習的戰爭」也可以。「冒險家之樂園的上海」作者愛狄密勒說：「中國的靈魂則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特性。這特性不是吃牛油麵包的白種人所能認識的。」其實不然，是白種人成見的阻塞，所以就不會認識中國人了。熟習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我以為是今天世界人士所應該努力的，因為惟有熟習乃有和平。

五

對於問題之應該熟習，是普通的常識。問題的發生及其醞釀經過，是欲解決問題者絕對不可少的態度。蘇格拉底早已說過：「一切罪過皆出於無知」。知還不夠，必然要熟習，然後可以迎刃而解。左宗棠之平回疆，由於他對於問題之熟習；滿清之所以滅亡，就在於不熟習問題癥結之所在。問題解決不在顢頇而在熟習。不熟習問題而欲求問題解決的人，這種人終必被問題所傾覆與打倒。至少是行為浪費的失敗者。牛頓熟習地心之吸力，但并未熟習大小二貓之不必要兩個過穴，所以鬧笑話。心理學家吳偉士(S. Woodworth)著適應與熟習

(Adjustment and Mastery)一書，專門從心理學上去研究這個熟習原理；桑戴克(E. Thorndike)著人類的學習(Human Learning)，也是講這個原理的。不過，我們并不根由他們的說法來講。

「熟習」在中國古代已有一個字可以說明，是卽道德的「德」字。德者得也，足乎於己無求於外之謂德。有德的人，就是熟習一切問題與一切現象的人。所謂「成竹在胸」，所謂「得心應手」，都是描寫有德人的形態。有德的人，也可以說是智慧圓滿發展的人，這種人再不會做笨重事。孔子所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一條人生路線，就是說的熟習之路徑。

釋迦牟尼佛的拈花微笑，大約就是大德者之至爲熟習的流露吧？

六

熟習的最高境界，就是藝術的境界。藝術的境界，就是天才的出現。我總覺得人人都有天才，天才是學習出來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後天的努力，實在可以發現天才。惟有不努力者方是天才的埋沒者。天才是可以積學而產生的。我不承認純先天論。我覺得心靈的光輝，可以磨鍊而成。培耳(Bell)說：「日光不經透鏡曲折，集於焦點，決不能使物燃燒。」慧的靈光，也必由智的累積而燦爛。我常愛說積知可以成慧，就是這個意思。因爲知道得太多了，便可以豁然貫通，貫通之後自然就明達了。明達便是天才的標幟。這種標幟便是「熟習」的外形。

歷來許多大科學家大哲學家，并非原來就是聰明的，像瓦特、達爾文、佛蘭克林、康德、盧騷等，在其早年時都很平淡無奇，就全在於他們不斷的集中思考的努力，居然以天才名世了。就像政治上的漢高祖明太祖偉斯麥與登堡等之當權者，并無甚麼獨特驚人表現之少年生活，可是其後來都被稱譽爲天縱之資的神聖文武人物。實際上皆出於後天之努力的學習，熟習了物理與人性及政情種種，所以把握着現狀而成功了。

藝術的極境是天衣無縫，有巧奪造化之工。我們最高的社會生活也當如此，也當很自然使人事現象在諧和狀態中爲圓滿之發展，以完成生存價值的使命。不然這個人類社會永遠是一個汪洋無垠的苦海，我們的掙扎將歸於全無意義。

儒家之禮治意義本有此種傾向，本想以禮治來調和社會的衝突。果如儒家之所主張，確實成爲一個藝術生活的理想社會。可是禮不能單獨成爲儀式之具文，應該是熟習的結果，熟習以後，禮治主義的社會便可以實現。

熟習可以製造快樂，人生幸福卽由熟習所帶來。任何政策，任何主義都很好，但真好不真好應由熟習來裁判與決定，不是不熟習者所能預知的，自然，淺見者流更不足語於此了。人類文化的產生，本卽由於求熟習而來，熟習的發展，就是文化正確發展的坦途。

世人之愚昧，就在對於一切都不熟習，不熟習而產生種種之盲動行爲，此之謂狂妄，今天的世界正是狂妄者的世界。

七

社會學之研究結果，其目的就在破世人之迷惘：這個與其他社會科學自然就不同領域了。破迷的指針就在熟習。惟有熟習能適應環境；惟有熟習能建設新宇宙。所謂「溫故而知新」，正是熟習一方面之說明。熟習是社會學之主要內容，故 Social 卽非「瑣屑」，更非「水漩」，自必然爲「熟習」了。內容既如此，故治任何學科，若不經社會學之薰陶與訓練，自必增加其浪費之生活。如研究社會學的人而不深解此義而偏於「瑣屑」，亦就走入了歧途，終將爲社會學所遺棄了。

社會學之簡要內容，就是講「熟習」的原理，這個原理，實在就是一切科學原理的基礎。社會學之必然最後產生，也就在於一切既成

的科學尚缺乏最基礎的原理。「熟習」的原理，於是乎乃成為一切原理之原理。這個也就是我們要講的社會學原理。

中國戰後經濟建設與計劃經濟

三十二年六月七日舊端午節在華西大學週會講演稿

陳振漢

國內許多人感覺計劃經濟的必要，主要是羨慕蘇俄德國的成就，不過也有少數人的主張是根據事實的分析的：（一）中國重工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國營，釐定計劃，限期完成。（二）重工業的經營，在現在不能獲利，因為在中國自營機械的生產，不如由外輸入。除非由政府賠錢經營，重工業在中國將無從樹立。（三）政府集中財力發展重工業，生產資本財貨，增加就業人數，或增加現有就業者的購買力（視消費品工業僱工是否減少及其減少數量與重工業工人增加數量而異），而不增加或反而減少消費品生產，一般物價將形上漲，為防止這種物價的上漲，政府即有全面統制或行計劃經濟的必要。

前兩點國營工業的必要，是我們所充分認識的，不過我們所應注意的，除非政府將一切經濟活動完全國營，一切資本收歸國有，重工業的國營並不等於計劃經濟，我們覺得為加速工業的發展，只要把國防上必需的重工業由政府國營，獎勵人民或與人民合資經營，與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的創辦招商局漢冶萍，現在資源委員會的經營重工業即可，與許多國家的國營郵政鐵路，在原則上亦屬無二。這個不能謂為計劃經濟，亦沒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必要。因國營之後雖可依計劃建設，限期完成，這種設廠計劃，生產計劃，是一切事業所同具的，依照預定日期完成，也正如我們預備在一日之內趕到成都，二日之內趕到貴陽一樣，雖亦可名之為計劃，但不能叫做計劃經濟。

第三點，如果物價必然上漲，則在價格經濟局面下，會使重工業建設遭受困難，有物價統制或甚至全面統制（或行計劃經濟）的必要。但物價上漲的結論，是根據下面的假設而來的：（一）建設所用的資本完全自籌，自國外輸入機械，必輸出同值的其他物品（農產礦產）去償還。（二）國內人民全部就業。（三）工人的收入需求彈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等於一，即他們的消費因收入的增減而有比例的變動。

這三項假定之中，第一項假定最為重要，如果第一項假定成立，其餘兩項，就是不能成立，關係也不大。第一項假定的準確性，我們須看戰後重工業所需的資本數額及其來源來決定。戰後重工業建設所需資本的確數，在確定計劃之後，須經工程專家詳細的估計，方能知道，在這裏我們只能作一個極粗略的估計，作討論的依據：

俄國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內增加了十七個熔鐵爐，其中有十一個是最大最新的，建築了十二架鑄鐵機器，六十三個敞爐式煉鋼爐，十一個軋鋼廠，五十八個化學工廠，一個電化煉鋼廠，將煤油的產量從一九二八年的一千一百萬噸增為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二百萬噸，電力發電量從二百五十萬瓩瓦增為七百二十萬瓩瓦，各種機械的生產增加三倍有半。(Coats, W. P. and Z. K.: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頁十一、十三、十四、十六、一一三。）這許多重工業的新建設以及一些舊工廠的改建，按一九三三年的物價計算俄國政府共費了二百一十三萬萬盧布（同上書，頁一一四），以之折合五年計劃實行前即一九二八年的盧布，約等於一百四十二萬萬，再按當時英俄工業品價格的比率，每一英鎊相當於二十四盧布（上述二種折合率係根據 Clark,

Colin; A Critique of Russian Statistics, 頁十九），等於五萬九千萬鎊，或照現在的法定匯率計算，國幣五百九十萬萬元。俄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重工業投資是五百三十四萬萬盧布（同上書頁三九），即國幣一千四百八十萬萬元。

德國的第一個四年計劃，在重工業方面的投資，以一九二八年的物價為準，計達四十六萬五千萬登記馬克（Guillebaud, C. W.; Economic Recovery of Germany, 頁二七六），以當時的匯率每鎊合二十馬克計，達二萬三千三百萬英鎊，合國幣二百三十三萬萬元。

我們在戰後最初幾年所須舉行的重工業建設範圍或不能如俄國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大，這一方面由於他們有較大的需要，譬如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內農業機械的生產佔機械工業中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國，一時或者沒有生產這種機械的必要，另一方面，俄國所能供開採的礦產資源也較我國現在所知的礦儲為豐富，他們一下需與建設十七個新式煉鐵爐，我們恐怕有這樣的五個即已敷暫時之需。

以與德國的第一四年計劃相比，我們的規模，或者應該較大，一方面德國在一九三三年至少已經有六十年的大規模工業成績，不像我們的毫無基礎，一切均待從新作起，另一方面我們的國土較德國遠為廣闊，一個充分的國防設備，恐怕需要較大的重工業生產。

由此我國在戰後三年內，政府所需要的重工業投資，較之德國第一四年計劃的投資可大，較之俄國第一五年計劃的投資可小。我們姑以第一五年計劃中的重工業投資為準，可以假定最初數年每年政府的重工業投資，應在國幣一百萬萬元之譜。這個數目是按法定匯率計算的，如照現在法幣的國內購買力計算，一百萬萬元或者還嫌不夠，不過好在初步工業建設中，大部份的資金是用去購買機器，小部份才用去購買原料與僱用工人，所以匯率與購買力中間的差異沒有多大關係。

上文說過我國國民現在的平均收入，不過俄國在一九二八年的三分之一。俄國在一九二八年的全國國民總收入為二十八萬四千萬鎊，一九三四年為三十三萬萬鎊（Clark 同上書，頁四十二）。上舉在第二五年計劃內的重工業投資，平均每年為一萬一千餘萬鎊，所以當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三，我國現在的國民總收入，如照上述每人五百元，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計算，應有二千二百五十萬萬元，如此則每年一百萬萬元的投資，達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五，比例雖較蘇聯的為大，在原則上非無在國內自行籌集的可能。不過我們要知道現在中國每一人民的平均收入，不過蘇聯一九二八的三分之一，那一年蘇聯的總投資或淨儲蓄不及總收入的百分之八（Clark, Colin;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頁四〇〇），我們即使有這個比例的投資可能，但如須舉辦第一五年計劃中類似規模的重工業，我們即得停止一切農林水利交通等各方面的建設，至於事實上能否籌集上述數目的重工業建設資本，還得看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情形。從平均收入上看，俄國的數字，在歐洲已經是最低的，所以五年計劃下人民痛苦的情形是可以想像得知的；中國的數字猶只俄國的三分之一，可以說真正只是飢餓線上的收入。雖然國防重於一切，但如論到需要貢獻生命以換取自由的時候，其困難也可以想像的。當然如果國民收入只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則移轉到工業用途上去並非難事。實際上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情形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想像，大部份的國民收入應在佔國民最大多數的農民手中，雖然並非絕無移轉的可能，但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培養成農民的儲蓄習慣與機構之後，方有籌集巨大資本的可能。上文說過俄國的計劃經濟，特別是集體農場，在重工業建設上的作用，只是在強迫節儲，移轉國民收入到工業上去，農業生產的增加，主要是靠耕地的推廣。在中國農民的收入既然沒有什麼可供移轉的餘地，農產的增加，因為經過二千年來的自然發展，沒有什麼可耕地可供增殖，也少很大的可能。如此，在農業人口方面，我們沒有吸收多大巨額資本的可能，更不能如蘇聯的依靠輸出農業產品以換取生產機械。此外在非農業方面的國民收入（多數是官吏直接間接剝削敲詐得來的），為數既然有限，無論如何限制私人投資，或完全實行計

劃，也無濟於事。並且因爲人地比率的大，國內的資本，就是在工業化相當發展以後，也難得有多大增加的可能。在一個農業國家，工業發展的初步影響，因爲死亡率的減低，生育率的增高，是增加人口的增加速度，如果工業發展的速度很大，則所增加的人口或者能完全被工業所吸收，不致增加農業人口的相對比例，不過農業人口的數量還是要繼續增加的；如果所興起的工業只能吸收一部份的增加人口，則連農業人口的比例還是要增加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要增加資本的儲蓄或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單靠計劃經濟是沒有辦法的。

這樣，我們既沒有曠土可資增加農產，復沒有深厚的工業基礎，單憑統制或計劃，不能增加資本積儲，戰後重工業的初期建設，恐怕大部份要靠外資。我們二千年來的發展，沒有經過一個好好的利用外資與外來技術的時期，今後的經濟建設，可謂被迫處於這樣的局面。利用外國資本以發展工商業，本是許多國家很平常的事，只要我們自己有借貸的能力，即是國內能確立和平與秩序，政府能夠積極有爲，對所經營的事業，負責付償本息，則各國的資本只要有利可圖，能從中國所獲得的利率比從他處投資的所得優厚，自會源源流入。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英美各國的平均利率不過四釐，在中國則在七八釐以上，清末以來，我國的政局未嘗安定，政府所借的外債，又很少用在建築事業上面，利息時常拖欠，自然人家會要求各樣的擔保，或者需以政治權益作代價，我們希望戰後的中國政府，一定能有借貸的能力，戰後的初期工業建設也只有以外資的流入爲主要的來源。

如此重工業的投資假定可以恃外資爲主要來源，本國資本不必完全強制移轉到重工業上面去，則每年所增對國內資本的需要，只是應償付的外債利息，直接對於國內利率，間接對於國內物價，未必會有若何嚴重的影響，以至需要全盤統制。

至於第二項的假定，因爲從事重工業建設的勞工衣食所需，同樣須仰給於消費品生產（農業與輕工業）者，假定國內人口原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則在重工業發展以後，消費品的生產要有減少或邊際生產成本要有增加的危險，這兩種情形都足使物價上漲，如果工資增加以後，又有上述第三項假定的情形，工人的消費也比例的增加，更可助長物價的上漲，而有政府施以管制的必要。不過這只是在充分就業以後，我們要繼續大規模的重工業建設才發生的情形。但如人口未達充分就業的狀態，重工業的發展，縱然會引起工資與消費品價格上漲，其程度是有限的。因爲一種物品的價格初步上漲以後，一方面一般消費者在其收入未增或未與物價同比例的增加以前，必減少其他物品的消費；另一方面一般生產者也會就價格上漲最速利潤最高的物品予以增產，如是一般物價即達於一新的平衡而不繼續上漲。這種溫和的物價上漲，可以刺激一般的生產，應當認爲是健全的經濟現象，是不必也不應輕予統制的，實際上戰後各方面的建設，雖然需要大量的勞工，但軍隊以及其他戰時服役人員的復員，也增加勞工的供給。上述每年一百萬萬元重工業投資所增加的勞工需要，決不會使國內人口，達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在工業已經發達的國家，工廠工人佔全人口的比例頗大，除非失業工人爲數很多，發展重工業的人工需要，立刻影響到其他部門生產的進行與一般工資的上漲。但在中國農業人口過剩，農民移就重工業，每人的生產效率可以增加，不致減低農產品的總生產量，以致抬高物價。就業人民的實際工資在經過相當時期以後，當然要慢慢增加，但在收入增加之後，消費未必比例的增加，而更刺激物價上漲，所以上述第三個假定並不合乎實際。

如此，除了戰時的殘餘影響以外，單就戰後的工業建設而言，物價未必會如何上漲，以致政府必須統制物價，限制工資與利潤，以至於取消整個價格經濟而代以計劃經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即使沒有計劃經濟，我們的重工業也可以順利發展。

這當然并不是說政府對於經濟活動可以放任。上面說過爲發展重工業，政府可以國營。如果一時需要賠錢，所需的外資的利息，也只有政府才能擔負，爲逐漸孕育國內的資本，促進中國產業的發展，保

護關稅是必需的，此外要實行社會改革，減少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均，政府一方面可以征收累進的直接稅，一方面可以增加社會保險社會福利事業。如此許多價格經濟制度的缺陷，不賴計劃經濟，也可以獲得補救。計劃經濟在理論上的優點與在蘇聯的成績，我們並不否認，不過實行的困難，是許多論者所承認的（見 von Hayek: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中 Hayek 及 Robbins 教授之論文）。丕固教授（A. C. Pigou）在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比較論（Socialism vs. Capitalism）一書中是完全同情於社會主義的，不過也鄭重申說計劃經濟的組織問題極端困難，一個在理想上較遜的制度，如能順利的推行，也許在大體上要比一個在理想上較好但實行困難的為好（上書，頁一〇二）。近來有些新進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雖然堅信在計劃經濟之下，資源的分配，與消費物品的分配，可以與價格經濟下得到同樣的平衡解決，不過也承認實際求得解決的方法需要「逐步修改」。(Lange, Oska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October, 1938.) 所以從重工業發展上說，計劃經濟既沒有必要，從整個經濟發展上說，其實行上的困難，或者要得不償失。在一個原來經濟落後的國家，雖然因為人民生活程度低，不必顧慮消費者的不同的慾望與要求，實行比較容易，同時因生產技術的不發達，在計算產量分配資源上也有特殊的困難，至於在中國，歷來吏治的腐敗，恐怕是全面計劃的最大障礙，現在的吏治較之歷來固已進步，但積習實在太深，這一種惡勢力的力量仍然存在。全面的集體計劃，以問題方面很廣，因子複雜，需要重疊龐大的機構，一事一計之決，須經過若干機關的審核討論，以德國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的高度效率，尚不免時有脫節的地方 (Guillebaud, 上引書頁二二〇)，俄國人民本有過去的村社生活習慣 (communal life)，復經過十多年的試驗，蘇聯報章上猶時見攻擊迂緩懶惰混亂的現象，要在中國此時實行，真是談何容易。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子是技術與資源，除了維持和平與秩序以外，政府政策的功用只是輔佐的與適應的。要在工業交通等經濟建設有了相當的程度，在中國特別人民的職業環境生活程度與知識能力有相當的改變以後，計劃經濟或者也能在這裏順利的不需要多少犧牲的推行。在目前或在戰後的初期建設時期，最好還是從比較最簡單最必需的方面入手，儘可能的減少官僚政治與繁複機構。

當然對於我們認為必需的重工業的國營，根據中國的歷來經驗，特別是清季的官營或官商合辦事業的往事，不健全的政治機構，特別是貪污政治同樣也是障礙。不過我們認為這比全面的集體計劃較易實行，實際上近年來資源委員會的國營事業，成績斐然，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這原因不在重工業是大規模與機械化的，比較易於應用新式會計制度與人事管理，而在這些事業的範圍終究比全面計劃狹小，所要求的只是少數的主持者能夠奉公守法精明有為，在上能自樹楷模，在下能慎選庶佐，將來所經營的事業能自營留利以後，能把利潤用在事業上面——這些要求可謂比全面計劃所需要的條件少多了。在這裏不禁令我們想起李鴻章的洋務政策，張之洞的「西學為用」的觀念，在根本上是並不錯誤的。假使他們當時能夠有通事的人材或自己能主持得當，中國的經濟建設也許可提早六七十年。

戰後南洋華僑經濟問題之商榷

姚枬

一 緒言

華僑繁衍海外，千餘年來，蔚為大觀，其所以能興盛不衰者，厥有兩大命脈在：一曰文化，二曰經濟。吾僑有傳統之文化，乃得自成

一社會而不淪爲異族，有經濟之力量，乃得造成其特殊地位而爲各國所重視，尤以經濟方面，更具有偉大作用，於祖國既有無窮之貢獻，在當地亦多扶植之功勞。開闢檳榔嶼之賴德上校(Captain Light)云：「華僑爲居民中之最可貴者」，洵非過譽也。

海外華僑，數逾千萬，而南洋一帶，尤爲吾華族繁殖之中心，其經濟事業，根深蒂固，有不可摧毀之力量，顧兩次世界大戰，使南僑所受之損失，亦非筆墨所能形容。第一次大戰時，戰火未達東方，南洋各地倖得免於災禍，華僑財富，在戰時反見增強，乃戰事告終，而土產隨之跌價，終至一落千丈，富庶之降爲貧民者累累，是則一方面由於戰事所牽連之影響，一方面亦因祖國擾攘，未能爲僑民經濟籌劃之故也。此次大戰，區域之廣，堪稱空前，兼以日寇參加軸心，傾巢南侵，致使南天樂土，淪爲屠場，華僑產業，損失不貲，戰後復興，誠非易舉，所幸吾國朝野咸能明瞭南僑地位之重要，若能未雨綢繆，早定大計，則戰後不特可使僑民經濟復興，且更有發展之望焉。

肝衡戰局，已至最後階段，研討戰後問題，此其時矣。關於海外僑民問題，歷經各機關召開會議，予以研究。其屬於政府方面者，有僑務委員會，中央海外部與南洋研究所等機關，屬於民間者則有南洋華僑協會等團體，凡所商討，僉皆注意於南洋華僑問題，而尤以復興南僑經濟爲論點。筆者對此，深具同感，惟綜合各方面之議論而判析之，或嫌其繁瑣零亂，不足以稱爲善策，或嫌其誇大無當，亦殊難謂爲高論。此則旅居海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與乎未出國門而喜憑空設想者所易患之通病也。舉例言之，若謂南洋華僑無不富有，固係不明實況者之語，然謂南洋華僑將來唯政府之救濟是賴，亦屬謬誤。抑更進而言之，南僑固多幫派之分，組織散漫，致其經濟力量不能集中，所發揮之效能，亦因是削減，然如云華僑過去之自由放任主義，及其經濟事業之自由競爭方式，戰後一經政府指導，可以立即放棄，則亦爲愚蠢之樂觀論調。吾國革命迄今，尚未成功，距建國之目標尚遠，其進步遲緩之原因，愚意以爲半亦由於「多言而少力行」之故耳。余素反對「議論爲議論，事實爲事實」之主張。總裁所昭示之「切實」二字，實應爲吾人隨時隨地謹遵勿忘。關於戰後南僑經濟問題，自亦宜以「切實」爲前提，必須檢討過去興廢盛衰之情況與原因，觀察今後所能發展之程度與範圍，然後妥謀對策，愼訂方案，以求逐步實施，庶克奏功，若徒作廣泛之議論，不務實際之探討，則縱能美其辭令，動人聽聞，而與僑民經濟之前途，初無裨益也。

筆者于役炎荒，歷時稍久，足迹所及，遍英荷暹菲各屬，對於各地情形，觀察較明，且於南洋問題，十餘年來，研究未輟，爰敢就其所知，獻其芻蕘，冀就正於賢達，非敢自我吹噓也。

二　戰前南洋華僑經濟之檢討

(甲)南僑人口之演進

人口與經濟問題，顯然有密切關係，蓋人口之多寡，可以左右一地之盛衰，而南僑之經濟力量，即以僑民數目之增加而滋長者也。故吾人於研究南僑經濟問題時，必須先對南僑人口之演進情形，加以檢討。

華族南遷，史逾千載，秦漢晉唐，代有其人，尤以盛唐之世，移民足迹，幾遍天涯海隅，故「唐人」之稱，至今弗替。迄乎元明，殖民事業，益見洋洋大觀。明末清初，西人東來，既佔南洋各地，欲圖開發富源，而人力缺乏，乃復利用吾僑，任開闢草萊之勞。在此時期，國人自願前往者固多，被強迫出洋者亦不少，英荷等國之新殖民地，類皆賴吾僑之力以經營者也。迨清末以還，海禁大開，人民出國者益衆，勢力亦愈蕃，苟非各國加以限制，其數目必將數倍於今日所能估計者焉。

由於吾國海外移民歷史之悠久，祖國政府又因歷年患難頻仍，未能作精密之調查，故南僑數目，迄今仍爲一謎，所能知者惟各方之估計而已。然而此種估計，相差常至數百萬人，有估計爲千萬人者，（註一），亦有估計爲四百萬人者（註二），其差額殊令人有迷惑不解之

國，而僑務委員會所統計者則爲七百萬人（註三），此一數目當爲最保守之數目，由是可知所謂千萬人之數目中，或有國籍未確定之混血種在內，而所謂四百萬人之數目，則非估計錯誤，卽係根據數十年前之陳舊統計所致。筆者之意，南洋華僑總數當爲七百五十至八百萬人（註四），茲分述各地華僑人口之演進情形如次。

越南　越南卽法屬印度支那，包括東京（北圻）、老撾、安南（中圻）、柬埔寨（高棉）、與交趾（南圻）五大區域。自秦平南越，武帝置郡，其地列吾藩裔，垂千年之久（自西元前三十六年至西元九六八年），而北圻則於一八八四年中法之戰未發生前，向爲吾國領土，故華族之自由遷往越南者，已有千數百年之悠長歷史，讀元人周達觀之眞臘風土記而知元初唐人「住蕃」者，已不乏人。由於漢夷互通姻婭之結果，吾人謂爲今日之越南人中，大部含有華族之血統，亦無不可，惟以國籍不能確定，祇能列爲土人。若就純中國血統之僑民而論，則據薛華氏（Seward）之估計，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發生時，北圻有華僑二萬五千人，南圻四萬人（註五），但至一九〇〇年，法屬越南全境之華僑，據估計爲十萬人（註六），十年後，根據法國官方之統計，越南華僑估計二十三萬二千人，其中住居於西貢與堤岸者，計有七萬人（註七）。最近三十年來，吾僑人口，乃又倍於此數。據一九二九年之統計，此地華僑總數，已達四五二、三四六人（註八），僑委會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之統計，雖僅列爲四二六、九一六人，然實際猶不止此數，據一九三八年初越南政府情報部（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Publicity Bureau-Saigon）之統計，旅越僑胞約爲五十萬人，最近當有增無減，而混血種人尙未計焉。

暹羅　暹人原爲華族之支脈，西人史籍，考析甚詳（註九），其國現政改稱泰國，係取Tai字之音譯，泰族在吾國原稱爲歹族，蓋百濮之後裔也。十八世紀中葉，緬軍攻陷暹京，吾僑鄭昭爲之復國，晉登王位，統一全國，爲曼谷王朝之始祖，其嗣位諸王，亦莫不自認有華族之血統，故旅暹同僑，幾與其國人難於辨別，尤以潮州府人爲衆，今暹京曼谷，潮州同僑幾佔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潮州語乃亦成爲曼谷方面流行之普通話，凡曾往其地遊歷者，皆能知其爲實情。職是之故，欲確計算暹境僑民之數目，殆爲不可能之事，兼之中暹外交關係，尙未確立，調查人口，惟賴暹政府之意旨爲斷，是以得自暹政府官方報告之統計數字，未必可靠。據西人估計，則在二十年前，暹羅華僑已有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人（註一〇），僑務委員會民國三十年之統計表中，尙列爲二百五十萬，已嫌過少，而尙有人估算爲四十五萬人，更屬不確（註一一），余以爲至少亦應估計爲三百萬人。

緬甸　緬甸華僑人口之估計，亦與暹越有相同之困難，蓋北緬人民與吾邊民類多同族。唐宋時因有陸道經緬通印，商賈入緬者應已有之，迨元世祖征緬，列爲行省，中緬交通既臻暢達，華族移殖，爲數更衆，明末桂王移蹕於緬，隨者甚多。惟自元代以還，中國既數度用兵其地，而緬暹復世代構釁，國無寧日，影響於吾國僑民者，當亦不少。大致吾僑繁殖之區域，以分佈在伊拉瓦底江沿岸一帶者爲多，據一九三一年印度人口調查報告所載，全緬僑胞共一九三、五九四人，此一數目，顯已陳舊，十年以來，數當大增，至華緬混血種人，則在一九三一年時，已有百萬人矣。

馬來亞　馬來亞之三州府（海峽殖民地），除馬六甲歷史較久外，其餘二州，均爲新開闢之英國殖民地。檳榔嶼開闢於一七八六年，新加坡則開闢於一八一九年，至於馬來聯邦與屬邦，雖各有其悠久之歷史，昔時朝貢吾國，亦未嘗間斷，然吾僑繁殖之區域，仍以海峽殖民地爲最盛，歷年以來，人口增加，數堪驚人。回溯一百二十年前，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初登新加坡海岸之時，華僑棲息島上，以種植捕魚爲業者，數僅三十，時檳榔嶼與馬六甲雖早經開闢，但檳城華僑凡七、八五八人，馬六甲則僅一千有零，三州總數，不及萬人，今則百倍於此矣。至於馬來聯邦與屬邦方面之華僑，亦隨海峽殖民地之開闢而逐漸增加，據一九四〇年當地政府憲報公佈，是年全馬華僑共計二、三五八、三三五人，其中海峽殖民地計九一五、三八

四人，馬來聯邦九七八、二〇八人，馬來屬邦則爲四六四、七四三人(註一二)

荷屬東印度　荷印各島，與吾國有東洋相隔，室利佛逝(蘇島)與闍婆(爪哇)之與吾國發生關係，固遠在宋元以前，然國人乘桴而往者究屬少數。迨十六世紀時，歐亞交通開啓，葡萄牙西班牙(即吾國史書所稱之佛郎機)競來東土經營，於是中西勢力接觸，吾閩粵志士，乃亦圖海外之發展，若張璉之雄霸舊港(巨港)，王三保之稱王婆羅，均顯例也。十七世紀初葉，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佔領各島，經營之初，胥賴華僑予以助力，此可自一六二三年柯恩總督(Jan Pietersz Coen)致其繼任者卡本德(Peter de Carpentier)之公函中見之(註一三)。其後荷蘭乃有掠捕吾國沿海居民之舉，俾任開闢炎荒之勞，蓋誠如柯恩之言：「舉世更無再勝於華人之能服務者矣」。吾僑一經移入荷印，繳納荷幣六十利爾(Reals of eight)後，乃能自贖其身，與當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嗣後殖民地逐漸繁榮，吾國在明末清初，又多內亂，於是閩粵人民，羨慕荷印財富，不待強迫，自動前往者，乃亦不絕於途，顧以荷蘭之殖民政策，與英國有所不同，限制吾僑移入，較英屬更嚴，故荷印面積雖大於馬來亞數倍，而僑民總數，猶少於後者，據一九二〇年荷印政府之報告，荷印全部華僑約共七十萬人，其中居住於爪哇者約三十餘萬人(註一四)。然一九三〇年之調查，則顯示荷印華僑總數已達一、二三二、六五〇人(註一五)。一九四〇年據荷印政府之統計，且已增至一、四三一、一四五八人矣。

菲律濱　菲律濱與吾國隔海遙峙，自香港至其首府馬尼剌，船行三十六小時，即可抵達，即以吾國古時所用之帆船而言，自閩省海口順風三日可以至呂宋北部，故人民移往，已有悠長之歷史。諸蕃志所志之麻逸三嶼，即指菲島之一部也。唐宋元明，代有使節往還，而商賈前去貿易者，更絡繹不絕。西班牙人初來之時，欲利用華僑經營各島，始採保護政策，迨殖民地規模初具，乃又思排斥之，故當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時，馬尼剌華僑已有一萬人(註一六)，益以他處，其總數必甚可觀，乃三百餘年來，人口之增加甚不顯著，是則由於西班牙人之一再屠殺，而美國人來此後，又施以種種限制之故也。雖然，菲島各地之經濟事業，握在華僑之手者，仍極普遍，且菲人之含有吾華族血統者亦特多，據美人調查，菲律濱兩院之議員中，華菲混種者，佔百分之七十五，惟彼等已自視爲菲人，與吾國無甚關係矣。按一九四〇年菲律濱官方之統計，全菲華僑，共一一七、四八七人，中以馬尼剌爲最多，計有四六、二三三人，其他各省，則最多不超過五千人，以與一九三一年之數目(該年份菲僑僑胞計共一一〇、五〇〇人)相較，殊覺其增加率之低，而可見菲政府限制吾僑入境之嚴也。

此外華僑較多之處尚有英屬北婆羅洲與沙勝越，前者據一九三八年僑委會之調查，計有六八、〇〇〇人，後者據一九二〇年譚中主教(Bishop Danson)之報告(註一七)，已有二萬五千人，今當倍於此數矣。

以上爲南洋吾僑人口發展之大概情形，由是吾人可知中南半島各邦，與吾國發生關係雖早，而僑民之分佈反不甚多，其最大原因，爲祖國對於外移之民，無法管理，以致千百年來，與土人雜婚，而自忘其本者爲數甚衆，至在馬來亞與荷印各地，近百年來，吾僑繁衍，顯然有突飛猛晉之概，故在經濟方面，不論匯款、捐輸、與投資等等，所予祖國之助力亦較多，戰後吾人固希望吾僑在南洋各地之經濟事業，能普遍發展，然人口較多之處，發展當亦較易，此無可疑者也。

(乙)南僑經濟勢力之長成

吾先民投身異域，朝廷雖以流寇視之，然其自身固未嘗無轟轟烈烈之事蹟，足以流傳後世也。若陳氏之王安南(註一八)，鄭氏之王暹羅，林鳳之攻呂宋，張璉之佔舊港(Palembang)，林道乾之踞大泥(Patani)，王三保之取婆羅(註一九)，或雄視一洲，或富甲連城，獨惜此等偉大人物之後裔，非湮沒無聞，即淪爲異族，故謂在吾國殖民史中造就驚人之事蹟則有之，然彼等固與華僑經濟力量之長成無關也。至於現代華僑富室之崛興，反在歐人東來以後，尤以英荷兩國之

東印度公司成立後，競在東方開闢新殖民地，於是招致華人，前往經營，當時被迫南遷者，受慘酷之待遇，過豬仔之生活，雖備嘗辛苦，然當一旦山林開啓之時，荒丘變爲富源，礫土頓成肥壤，收拾殘餘，已可致富。外人有言：「歐人獲牛，而華人取乳」(註二〇)，實則華人所得，僅爲歐人所遺留之渣滓而已。雖然，華僑經濟力量反卽在此渣滓間長成焉。嘗謂華僑與歐僑之間，有兩大不同之處。第一：歐人生活奢費，且自視甚高，不屑與當地土著爲伍，而華僑則不然，上下和睦無間，自身則儉樸成性。第二：歐人重於國家觀念，達官巨賈，任滿而返，絕少流連終老斯土者，故其所報於國者多，質言之，卽搜刮殖民地之財富，以利其國耳。華僑則不然，祖國既無若輩容身之地，勢不得不留居異域，迨子孫繁衍，置產立業，於是往日之異域，又卽爲今日之故鄉，故其所得於殖民地者，亦大都還之於當地，其力量未嘗分散焉。

自十八世紀以還，華僑致富之由，大致可分爲下列五類，茲分別簡述之：

（一）充任官吏　歐人初來南洋時，政治機構尚未健全，欲統治各族，殊非易事，爰有各族甲必丹(Captain)之設，選擧望較著而能奉承其命者任之。十七世紀初葉，葡萄牙人征克滿剌加後，卽有華人甲必丹之任命，荷人襲用其制，故荷屬東印度迄今仍有瑪腰(Mayor)甲必丹與雷珍蘭(Lieutenant)等官職，由僑生華人任之。此種官吏，一方面代政府徵收稅款，一方面又負有處理與僑胞有關事務之責任，由於彼等與政府人員較爲接近，愚昧之低級僑胞，每唯命是聽，於是彼等乃得從中取利，或間接營私，或公開取費（稅額中之一部份例由政府撥爲辦公費），因而發跡者不少，惟此種機會現無再得之可能，蓋不特殖民地政府已不需要此種官吏，卽僑胞知識漸開，亦不勞彼等從中斡旋。所謂瑪腰甲必丹等，僅存於荷印，且已等於虛設矣。

（二）承辦餉碼　餉碼一名，得自何處，殊不可考，一般均以爲係自英文 Farmer 一字轉譯而得，蓋卽包稅制也。十八與十九世紀時，英荷在南洋之殖民地漸次開闢，政府所需之經費，大抵以稅款挹注，而行政人員，不敷分配，乃以投標辦法，規定政府所需要之最低稅額，由民間承包之。如煙酒、賭博、屠宰、與典當等之捐稅，均分別設碼辦理，承包者亦非盡爲華人，如檳榔嶼初開闢時，錫與胡椒檳榔等土產之進口稅，係用餉碼之制，而史谷德公司(James Scott & Co.)常以高價得之(註二一)，惟煙酒賭場等之餉碼，則大抵由華人承辦。淸謝高海錄新埠（檳榔嶼）條所云：「每歲釀酒販雅片及開賭場者，權稅銀十餘萬兩，」卽指此也。當時歐人初來，昧於社會情形，所定稅額較低，其能獲得承包權者，大抵爲當地土豪，於是利用權力，予取予求，因以致富，不足奇也。今則煙酒之稅，大抵由殖民地政府直接徵收，賭場妓館均在禁止之列。卽屠宰與菜擋，亦都由政府採用執照制度，僅典當一碼，戰前尙存在，顧以分區投標，嚴格查賬之故，承包此碼者，亦無大利可圖矣。

（三）闢地開港　南洋華僑在土酋秉政時代，如與統治者關係較深，卽可請求劃地一大片，負責開闢，對於統治者年納若干金，其人卽可於此一區域內有無上權力，卽所謂港主是也。凡港地以內，不論採礦伐林，耕稼營商，悉由港主支配，而各種稅碼，亦歸港主辦理，是以開港之人，雖以運會不同而成敗難斷，但獲得此種機會後，倘能順利進行，則不難立致巨富。此風昔尤盛行於馬來亞與北婆羅洲以及沙勞越等地，今則不再存在矣。

（四）務農採礦　南洋各地，蘊藏農鑛資源甚爲豐富，吾僑經營此種事業，歷時亦已甚久，農業方面，昔以種植稻穀香料爲主，蓋在十六世紀以後，南洋香料之盛名，已遍傳歐陸，而英葡荷西等國初期在南洋爭霸之目的，亦無非爲獲得香料之統制權，據西人考證，英屬馬來亞種植胡椒之第一人，爲一華僑(註二二)，擧此一例，已可知吾先民在南島經營稼穡之久與其地位之重要矣。迨乎十九世紀之末，樹膠之用途彰明，僑胞乃又改種橡樹，因而獲利者甚衆，倘有種植其他農產如椰子蔗糖黃梨煙草等而發跡者，亦比比焉。鑛業方面，則以錫鑛爲

南洋最重要之鑛產，故華僑亦多經營之者，尤以馬來半島藏錫特豐，華僑在其地從事開採，歷有年所，據一九一〇年之統計，馬來亞華僑所經營之錫鑛，其產量佔總產量百分之七十八(註二三)，可見其勢之盛，昔時霹靂(Perak)一帶之錫鑛幾全部為吾僑所採掘，鑛工之多，可以支配其地之盛衰，而經營是業者，亦多國圖作富家翁。此外吾僑在馬來亞開採金鑛，越南開採煤礦，亦有獲利頗豐者，惟終不及錫鑛之為盛耳。

(五)經營商業　國人出洋之最初動機，厥為市易牟利，後漢書地理志所云：「……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原書又著錄武帝滅南越置郡後之情形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具證吾先民出國貿易之早，獲利之豐。迨歐人東來，雖經營大規模之商業，但仍唯賴華僑為之買賣，如葡萄牙人東航之目的，在於採購香料，而香料之貿易權，則操於吾僑之手，此可於明史見之(註二四)。其後西班牙荷蘭英法美等國，相繼前來，然以不諳土語，且未曉當地情形，故不論採購與推銷，莫不依仗華人，為之聯絡。吾僑則以勤苦耐勞，服務週到，既能使西人滿意，又為土人所歡迎，乃造成其有利之地位。南洋吾僑，每以商業別為三類：曰頭盤，即進出口商；曰二盤，即「仲介」商；曰三盤，即零售商。此三類商業中，西人所能經營者惟頭盤而已，其餘二盤與三盤莫不為吾僑所操縱，然獲利之多寡，未必全以頭二三盤之等級為準則，有時一般「洋行」以虧折倒閉，而二三盤商反獲利倍蓰者，亦為屢見不鮮之事。近年以來，吾僑自營進出口業者，已陸續增多，其規模較大者，若糖王黃仲涵所經設之建源公司，分支行遍南洋各地，均能直接與歐美及祖國各廠商交易，且有輪船通航各處，此種組織，則已足與外人並駕齊驅矣。

由於上述五種原因，南僑中富庶輩出，其經濟勢力之雄厚，無待贅言，惟吾人所不宜忽視者，則為一般中下級之僑胞，蓋富僑無彼等推動各種事業，即缺乏經濟活動之力量，縱雄於資本，亦將為他人所支配也。

(丙)戰前南僑經濟事業述概

十八十九世紀之情形，與今日適不相同，昔日吾僑賴以致富之道，已不適用於現代，爾時歐西各國在東方之殖民地開闢伊始，不得不利用華僑導其先河，今則時變境遷，各地已趨繁榮，乃又鈎心鬭角，競爭圖存。吾僑昔時所認為肥缺之官吏，今已不再存在，而一切不義之財，又為政府所禁取，故其經濟事業，不得不就農礦工商方面發展。以南洋疆域之廣，華僑數目之衆，欲條分縷析其各種事業，殊不可能。且政府管理僑胞，猶在草創時期，檔案記錄，調查統計，均未完備，而筆者又以遠地他鄉，手頭參考書籍不多，故僅能略述其概如次：

農業　南洋各地之農產，馳名於世者，有米、糖、茶、樹膠、椰子、黃梨、咖啡、煙草、木棉、與金雞納霜等。如以地域而分，則越南、暹羅、緬甸三邦之米，馬來亞之樹膠、椰子、與黃梨，菲律濱之麻、糖、椰子、煙草等，均為名產，而荷印之農產尤為富饒，幾兼前述諸物而有之。吾僑從事農作之區域，雖遍佈於南洋各地，然於馬來亞與荷印方面，尤佔優勢，蓋馬來民族，樂天無憂，家有餘糧，即不思勞作，故農事等由吾僑經營，不與競爭，據一九三一年馬來亞政府之人口調查報告，全馬種植菜蔬者六一、三一五八人中，華僑計五七、三一四人，約佔百分之七十九，種植橡樹者五〇六、五九〇中，華僑計一八四、五四七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七。又據一九四〇年之統計，華僑所經營百畝以上之大樹膠園計有三五一、九三七英畝，百畝以下者約八十餘萬英畝(註二五)，其勢力雖尚不及歐人，然已有其相當之地位，且園主以華籍者為最多，一九三九年計有一、〇四七人(註二六)。荷印方面，則吾僑投資於農業者，計有二〇六、五八五、〇〇〇盾，居各國在荷印農業投資之第三位(註二七)。至於中南半島三邦

與菲律濱方面，則吾僑務農者不多。

礦業　黃金白錫，為歐人羨慕之東方物產，惟黃金之盛名昔日雖彰揚，而現時出產反不多，據一九三八年之調查，馬來亞共產金三四、四一四兩(註二八)。菲律濱羣島亦有金礦，一九三八年所產者共值六四、〇〇〇、〇〇〇比沙(註二九)。若合南洋各地之全部產金量以與世界產金總量相較，僅佔百分之二左右耳(註三〇)。錫礦則不然，南洋所產之錫，幾佔世界產錫總量百分之六十左右，尤以馬來亞與荷印產錫最多，據一九四〇年之統計，馬來亞產錫八四、七五二噸(註三一)，荷印產錫四、二〇〇噸(註三二)，以世界總產量二二三、一〇〇噸相較，馬來亞已佔百分之三十六，荷印則佔百分之十九。職是之故，吾僑所經營者，亦集中於錫礦，徒以開採之法，未能改進，且資本與組織方面遠不如歐人，致近年以來，已現衰落之象，一九四〇年馬來亞所產之錫八萬五千噸中，吾僑僅生產其百分之三十而已。荷印方面，亦有同感。惟礦工之數目，殊堪注意，據一九三七年馬來亞礦務局報告，全馬礦工一〇三、五〇七人中，華僑計八三、一一四人。復據荷印政府之調查，其產錫最多之邦加(Banka)與萬里洞(Billiton)二島，前者約有契約華工二萬人，在政府各錫礦中工作，而後者則有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人，服務於民營各礦。此項數字，雖以根據一九一七年之人口調查報告，略嫌陳舊，然據一九三〇年之調查，萬里洞仍有華僑一萬九千人為錫礦工人，其地華僑男子總數僅為二萬一千人耳。錫礦與吾僑關係之深，於此可見。至於其他各礦，若馬來亞之金礦，越南之煤礦，吾僑間亦有開採者，然殊少顯著之成績。尚有馬來亞與菲律濱之鐵礦，幾全由日人開採，荷印之石油礦，則由英美大組織如亞細亞與美孚等公司所包辦，吾僑限於資本人才，殊難有染指之望也。

工業　南洋各屬，工業向不發達，各國之拓殖政策，大致均為獲取殖民地之資源，以供其祖國各種建設之用，同時以其本國之製造品，推銷於殖民地之市場，此種政策，迄未變更。而所謂獨立國家之暹羅與乎半獨立之菲律濱，其工業亦甚落後。雖然，其間仍有若干不可或缺之工廠，由於當地情勢之需要，得以順利進行，若馬來亞之熔錫與樹膠工業，荷印之煉油與製糖工業，越南暹羅緬甸之礱米與鋸木工業，菲律濱之煙草與製糖工業等，尚稱發達，此等工業中，除菲律濱之煙草廠與製糖廠由菲人自營外，其他各地之工業，則華僑顯然有一部份勢力，尤以礱米、鋸木、煉油、熔錫等工廠，屬於華僑經營者不少。

商業　南僑所經營之商業，範圍至為廣泛，大體言之，南洋各地之零售商業，均操於吾僑之手，而二盤商(仲介商)亦不少。越南與暹羅之米市場，昔皆由吾僑操縱，惟近年以來，暹政府自設米業公司，壟斷營業，致僑商利益大減。緬甸方面，沿伊洛瓦底江與鐵路線各區，吾僑商店林立，而馬來亞、荷印、菲律濱各地，不論窮鄉僻壤，均有吾僑開設之店肆，小至於類乎攤販之雜貨店，大至於百貨齊全之大公司，莫不俱備。至就商業門類言，則粵僑大致以經營酒樓旅館與洋雜百貨等業為多，閩僑大致以經營索絡五金與土產批發為主，客屬僑胞多為販賣經紀商人，而三江幫僑胞(註三三)，則大都為國貨進口商。此種地域之分，極為自然，蓋以其風尙與經驗不同，且其原籍之物產亦有別也。

綜上各節所述，吾人可知華僑在南洋農礦工商各業中，均佔有優越地位。近年以來，其經濟事業雖云有衰退之象，然其潛力仍極偉大，筆者憑觀察與研究所得，深感南僑之長處在於勤奮耐勞與親愛和平，外人有言：土人無上進之志向，歐人無刻苦之精神(註三四)，此所以造成南僑經濟地位之主因也。至其短處，則在知識低下與組織散漫。所謂僑界領袖，商業鉅子，其能有前進之思想者，猶屬少數，而幫派地域之觀念，始終未能泯除。倘能利用其長，改革其短，則經濟地位自可提高矣。

(丁)南僑與祖國之經濟關係

清代海禁未開之時，南洋華僑與祖國已發生密切之經濟關係。乾隆間(一七四〇)，荷印之巴達維亞發生紅河慘案後(註三五)，清廷又有重申禁令之議，而廣東道監察御史李清芳則奏言：「商人往東洋者

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江、浙、閩、廣稅銀多出於此，一加禁遏，則四省海關稅額，必至於缺，每年統計，不下數十萬……，」當時華僑在外，猶被目爲「自棄王化，皆干嚴譴」者，乃國家賴以收入之稅銀已「不下數十萬」矣。

自光緒十九年薛福成奏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經清廷依議開禁之後，海外僑民，乃得國家之正式保護，歷年以來，知作客之苦，興報國之念，爰是對於祖國情形，關懷彌深，而於經濟方面所予之助力，厥功尤偉，所憾者自清末以來，祖國禍亂頻仍，萑苻遍地，致僑胞之返國投資者，較爲少數，然鐵路銀行紗廠等事業，南僑均甚感興趣，僅其投資額較小耳。至於華僑對於祖國經濟上最偉大之貢獻，厥爲匯款與攜帶現金回國，其數目之龐大，足補吾國對外貿易之入超，茲示歷年僑匯之數目於左：（註三六）

年次	僑匯數額（國幣元）
一九〇二——一三年平均數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三〇年平均數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	三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	三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	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	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六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九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〇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一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六月底止）

右表所列，爲海外僑匯之總數，其中由南洋方面匯歸者，不論就人數言，或財力言，至少應佔八成。尚有一顯著之事，可自本表得知者，則爲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一時期，爲南洋最不景氣之時，故僑匯數目大減；而自一九三八年以後僑匯又激增之原因，則一方面固以吾國貨幣貶值所致，但另一方面則以華僑熱烈捐款之故，從可知華僑經濟力量之增減，與祖國有直接關係，而其熱心報國之忱，實非國內人士所能比擬者也。

此外，華僑服用國貨，亦具熱忱，且賴其本身之商業地位而推銷國貨至於土人社會間。據一九四〇吾國海關報告，國貨輸往南洋者，共值國幣五三四、七三三、〇〇〇元，計佔出口貨總值百分之八十六，於吾國對外貿易實多補益焉。

雖然，吾人所應注意者，則南洋華僑經濟之中心力量，皆賴中下級僑胞以造成，若無彼等之努力，則南僑一切經濟事業俱將陷於停頓之狀態，觀乎南洋華工與小販之多，可以明矣。然而對於祖國貢獻最多者，乃亦爲此種身無長物之同僑，不論匯款與捐款，均以彼等之力居多，富僑則反有吝色，其願奉承外人而忽視祖國者亦自有人，故今而後吾國之治僑方針，當爲灌輸一般低級僑胞以相當之知識，同時更當組織富僑（尤其爲土生華僑），加強其祖國觀念，此則尚有賴於政府之努力者也。

自太平洋戰事發生後，馬來亞、荷印、緬甸、越南等地之僑領，遄歸祖國者不少，僉能出其財力，爲邦國服務，最近且在陪都設立華僑聯合銀行，華僑建設公司等，於國計民生，均多裨益，甚願其於戰後發展成爲更大之組織，在南洋經營各種業務，以加強華僑之經濟力量，並對祖國多所貢獻也。

三　戰後發展南洋華僑經濟之原則

南僑人口之衆，歷史之久，經濟力量之雄厚，對於祖國貢獻之偉大，已如上述。戰後祖國爲酬答其以往勞績計，既應助其復興，而爲

國內經濟建設計，更宜促其經濟力量之發展，以收相互惠益之效，蓋華僑經濟為吾國命脈之一，其盛衰對祖國均有直接影響者也。至於發展南僑經濟之道，千端萬緒，今當擇其較為重大之問題加以論述，並就愚見所及，定其原則如次：

（甲）運用僑資問題

南僑資本之數額，迄今未有統計，亦無從統計，至於引用不正確之估計數字，非筆者所敢苟同，故寧缺而不述。現所論者，為如何運用僑資之問題。關於此一問題，顯然有兩派不同之主張。過去國內各報社評曾有「要求僑胞以大量資金參加祖國生產，以殖民地之附庸資本發展為國家資本」之呼號，而最近則又有主張「戰後僑資應繼續在外發展」者（註三七）。愚意以為前者較為合理，謹臚列理由於下：

戰後吾國應從事於各種建設，在在需要資金以資週轉，最近行政院且通過「利用外資」案，欲在國家合理之管制下，儘量利用外資，以從事於各種工業之發展。準是以觀，吾國在戰後猶須依賴外資，而況僑資乎？此其一。

戰後吾國在若干年間，必為一鉅額之入超國家，其抵補之法，有賴於僑匯之增加，就事實言，由於戰爭時期之畸形發展，南僑中暴富者當不少，而一般僑民之經濟力量則減低，故戰後平民匯回之款必少，背賴富僑投資國內，以資挹注，此其二。

過去南僑投資國內，數目並不甚大，其最大原因在乎國內未有寧日，常以政治之變化而阻礙事業之進行，甚且蒙受重大損失，戰後全國統一，上述情形，當不致再現於來日，則僑民投資祖國，可以獲得保障，此其三。

至有以為戰後祖國需要機器而不需要金錢，則殊昧於運用僑資之本義，豈僑資不可用以購買機器乎？抑更進一步言，豈以僑資購買外國機器運歸祖國，即不足以稱為投資祖國乎？（註三八）故在原則上筆者主張「戰後應鼓勵僑資內移」。

（乙）中南經濟合作問題

此次大戰雖為民主國家摧毀殘暴之法西斯主義而作，然戰後盟國當不致採取報復行動，以壓迫敵國人民，而將力求國際經濟合作，用謀永久和平，大西洋憲章所昭示於吾人者至明且顯，吾國對於國際經濟合作，自極歡迎，尤以南洋各邦，與吾國關係至深且密，戰後合作，尤屬必要，筆者曾為文詳論之（註三九），茲不贅言。顧在中南經濟合作之條件中，發展華僑經濟實為不可或缺者，蓋華僑之經濟力量，不但可予祖國以直接影響，即對於其居留地之盛衰，亦有左右之潛力。換言之，為求促進中國與南洋各邦之關係計，余以為發展南僑之經濟事業，應以「中南經濟合作」為前提也。

（丙）南僑經濟事業之方式問題

吾國人民流寓海外，全憑赤手空拳，奮鬭致富，所得自國家之助力為微薄，更以僑民籍貫之複雜，幫派之異見，於精神團結一端，倘未能達，故其經營事業之方式，大都由個人經營或少數友好之合資，大規模之組織，殊難得見。其結果乃造成一種私人競爭之狀態，資金人才均不能集中，以與外商之大組織抗衡，自難望其項背。然而僑民之基本知識既不夠，傳統之成見又過深，且各種經濟事業之進行，已有相當歷史，如欲突然改變其經營方式，殊不可能。戰後吾人固希望南僑之經濟事業由個人或少數人合夥經營之方式，進而為大規模之企業組織，惟事實上祇能採取和緩而漸進之步驟，應多注意於宣傳工作，並儘量組織官商合辦之企業公司，使政府與僑民之關係，愈形密切，則南僑自身所經營各種事業之方式，當可逐步改善，否則欲速不達，反難收效也。

（丁）技術人才問題

南僑經濟事業因缺乏技術人才而致蒙受重大影響，實為無可否認之事實。其最顯著之一例，厥為五十年來馬來亞吾僑錫鑛業之衰退，回溯五十年前，馬來亞之錫鑛幾全部由吾僑開採。然彼等所用之方法，係以人工鑿泥採掘，迨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歐人即以淘泥機從事大規模之開發，吾僑乃不能與之頡頏，而錫鑛事業竟一落千丈。倘有

南洋之漁業，自近二十年來日本漁商用科學方法及新式蒸汽漁船作大規模之漁撈以後，吾僑之地位亦驟形降落。此猶不過舉其較著者言，實則南洋農工商與金融等業，吾僑所經營者，莫不有技術人才缺乏之感，而僑生子弟留學他國者，又以學習文學與法律者居多。此次大戰以後，世界文明當更進步，技術人才之需要，必較戰前更爲迫切。國內人士之討論此一問題者，以爲戰後「政府應供給南僑以技術人才」(註四〇)。愚意則尚有補充，蓋政府固可責令有關機關設立專門委員會，用備僑界調查諮詢之需，但技術人員之供應，則民間可自辦理，而不必賴政府之分發，而使僑民遭受拘束也。且一般技術人員，在過渡時期，雖須仰仗祖國供給，然南洋各地儘可多設技術專科學校，造就當地人才，亦可使僑生升學回國，學成而返，如是可免言語之隔閡，氣候之不適，而易於展其所長焉。

四　戰後發展南洋華僑經濟之步驟

根據上述數項原則，吾人以爲發展南洋華僑經濟，應分下列三個階段，茲分別撮要述之。

(甲)第一階段——復興時期

由於此次戰事之烈，各地損失之重，南僑經濟事業，一時尚不易恢復舊觀，若無及時之援助，更有衰落之可能，而一般遭受戰事影響之貧苦僑胞，復有待乎救濟。故在此一階段所宜注意之工作，應分：(一)救濟，(二)貸款，(三)取消不平等待遇數點。凡此種種工作，政府之力量必較僑民自身所能發揮之力量爲大。關於第一點，即戰後救僑問題，筆者以爲政府應在兩方面同時着手：其一爲參加國際機構，取得聯絡；其二爲設立專門委員會，由有關機關與熟悉僑務之專家組織之，藉以明瞭真相與確定方針。

關於第二點，即戰後對南僑貸款問題，筆者以爲國家銀行應在南洋廣設分行，進行此種工作，而南僑金融界亦當予以協助，此節當另文詳論之。

關於第三點，即取消不平等待遇問題，在盟國戰後合作之前提下，經政府之努力折衝，當不難達到目的，且自各國對華簽訂平等新約以後，吾國海外人民之地位已無形中提高矣。我故曰：第一階段之工作有賴於政府之力者爲多。

(乙)第二階段——準備時期

本段所宜注意者，可分下列數項：

(一)健全商會組織，擴大宣傳機構，並設專部，調查南僑經濟事業之實況，而研究其改進方法。按南洋較大之商埠，均有總商會，商會，或華僑公會等之設立，但以幫派觀念太深，董事思想太舊，其工作因循從事，頗少效能，且亦不足以代表一般僑商之意見，執行其任務。至於調查研究等工作，向不爲一般僑領所注意，以與英美荷日等國相比較，殊有望塵莫及之感，戰後欲發展南僑經濟，非健全商會組織並致力於調查研究之工作不爲功。宣傳方面，如在各地設立國貨陳列所，舉辦國貨展覽會等，亦宜加緊進行。

(二)鼓勵富僑以資金內移，參加祖國生產事業。其理由已詳前節，茲不重述。

(三)成立官商合辦之企業公司，從事於大規模之開發工作，並促進中南貿易。

(四)在南洋各地舉辦農工商漁等科專門學校，以造成技術人才。

(五)發展中南交通。按中南半島與吾國壤地相連，在戰前滇越間已有鐵道貫通，而滇緬間則有公路銜接。戰後除希望滇緬鐵道早日完成外，並希望自滬有鐵道直接通至越南，則陸道交通可以暢達。至於海上交通，中國與荷印菲島等相距均不甚遙，戰後能先以租賃方式或與外國輪船公司合作，專備船隻，自吾國主要商埠，通航南洋各地，則海運問題可以解決，然後再就國力所能及，徐圖自造輪船。空運方面，戰後必極活躍，吾國亦宜與南洋各屬之宗主國妥訂合作辦法，共同經營之，則有裨於華僑經濟之發展，定非淺鮮也。

以上兩階段之工作，僅略分前後，必要時亦可同時進行，惟第二

階段各種事業之完成，非能一蹴立致耳。

（丙）第三階段——發展時期

由於一般僑民知識程度之提高，各種經濟事業之基礎亦甚穩固，其經營方式自可改善。爾時各種大規模之股份公司可以次第產生，華僑不特與祖國有密切之關係，更可進而與各邦土人謀經濟合作，造成不可分之力量，以達其存共榮之目的。然此非短時期內所能倖致，必須有充分之準備，合自然之趨勢，否則徒冒「經濟侵略」之大不韙，而事實上反不能達到目的也。

五　結論

以上各節所述，僅就個人觀察所及，研究所得，略舉粗枝大葉，至於詳細計劃，尚有待於縝密釐訂，顧余所欲反覆申論者，則為研究南僑問題，務宜以「切實」為前提，而尤不可忽略過去所以造成其地位之原因，與乎今後可能發展之程度，否則緣木求魚，無裨大局，願與同文共勉之。

三二，九，一。於新開寺。

（註一）見華僑先鋒五卷三期第二六頁。

（註二）見前書第一六頁。

（註三）據僑委會統計室之報告。

（註四）參閱僑委會「十年僑務」所載說明：「海外僑民之分佈狀況」。

（註五）見 Seward: Chinese Immigration, P. 375.

（註六）見 Juan Mencarini: The Philippine Chinese Labour Question, P. 13.

（註七）見 Rene Dubreuil: De la Condition des Chinois et de leur Role Economique en Indo-Chine, P. 101

（註八）見李長傅中國殖民史第三二四頁。

（註九）參閱 Wood: A History of Siam, Chapter 1.

（註一〇）見 MacNair: The Chinese Abroad, P. 47

（註一一）同註二。

（註一二）參閱拙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第七節與附表一。

（註一三）見 MacNair: The Chinese Abroad, P. 52.

（註一四）見 Government Almanac for the M. E. I. for the year 1930, (MacNair 引)

（註一五）見李長傅中國殖民史第三二五頁。

（註一六）前書第一五〇頁。

（註一七）見 MacNair 前書第六四頁。

（註一八）參閱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六期黎正甫著，「安南國王陳日照考」。

（註一九）參閱世系書（Hugh Lows: The Book of Descent）載有華人 Ong Sum Ping 娶蘇丹之女並王其國。此 Ong Sum Ping 曾均譯作黃森屏，陳育崧則舉為王三保，姑從之。參閱南洋學報第一卷第二輯陳氏之文。

（註二〇）見 Brown: The Dutch East, pp. 158, 159.

（註二一）見拙著檳榔嶼志略（商務）第六八頁。

（註二二）見前書第三五頁。

（註二三）見拙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附表四。

（註二四）參閱明史外國傳萊洛居篇。

（註二五）見經濟彙報七卷十一期三五頁拙著馬來亞華僑經濟概況。

（註二六）見貿易月刊三十年十一二月號八二頁周寶樑譯英屬馬來亞的產業及貿易。

（註二七）見華僑先鋒五卷六期八頁何啓拔著戰後南洋華僑經濟問題。

（註二八）見經濟彙報七卷十期拙著馬來亞華僑經濟概況。

（註二九）見貿易月刊三十年十一二月號七七頁紀乘之譯菲律賓的對外貿易。

（註三〇）見前書第四頁沈光沛著南洋貿易之綜合的觀察。

（註三一）見拙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附表四（商務）。

（註三二）同註二六。

（註三三）南洋同僑稱閩粵以外之僑胞統為三江人。

（註三四）參閱 MacNair: The Chinese Abroad, P. 54.

（註三五）紅河慘案為荷蘭人殘殺吧城華僑事件，參閱李長傅中國殖民史一六六——一七一頁。

（註三六）見經濟彙報七卷十一期三八頁拙著馬來亞華僑經濟概況。

（註三七）參閱華僑先鋒五卷三期一六——一九頁吳仲焜著戰後南洋華僑經濟事業復興問題。

（註三八）同註三七。

（註三九）參閱拙著「論戰後中國與南洋經濟合作之必要」（經濟彙報八卷三期）。

（註四〇）同註三八。

派遣實業人才出國問題之商榷

曾大鈞

近幾個月以來，陪都報章常載有中央各部會派遣實業人才出國留學，實習，考察或研究的消息；足見主席手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建國工作重在經濟建設有各級幹部人才一節，已由各有關的機關在那裏周詳計劃，逐步施行了。我們每次看到這類消息時候，不禁感覺異常的興奮和快慰。

國父說過：人、地、財三項，是經濟的要素，而三項之中，又以「人」爲首要。總裁也說過：「我們要……辦好一件事，絕對不能否認『人』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同樣的話，古人也說得很多。所謂「事在人爲」，「爲政在人」，「得人者昌」等語，的確不勝枚舉。可見「人」爲事業成敗的關鍵，古今都一致公認，用不着我們多說，已經十分明確的。

派遣實業人才出國的問題，既對於建國大業的影響非常重大，所以願本一得之愚，先就原則方面，略抒管見，希望拋磚引玉，引起時賢的讜言高論，儘量顯示這派遣工作進行中應有的方針，以備各有關機關之參考。

（一）從 國父的遺教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關於解決實業人才問題的訓示。但以「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的講詞，指示最簡要明確。國父說：「……至於人才問題之解決，則有二法焉：一爲……多派留學生到各國之科學專門學校肄業。畢業而後，再入各種工廠練習數年，必使所學能升堂入室，回國後能獨當一面以經營實業，斯爲上着。然此非十年後不能成功。而當此青黃不接之初，急須治標……。」這樣看來，派遣留學生的根本辦法，或「上着」，非得十年後不能成功；但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卻需大批幹部人才以資應用的，所以當前派遣實業人才出國問題，顯有治標治本兩方面，必須同時並進，始能有濟。在治本方面，當然應遵照 國父所指示解決人才問題方法的「上着」，切實並繼續不斷的去辦；在治標方面，似可儘量遴選國內一般已經有了相當學識、經驗、能力、志趣或其他可望其能達成的實業人才，早日出國學習，早日回國服務，以應青黃不接時的迫切需要，俾可奠立經濟建設的始基，加速實業計劃的施行。

（二）經濟建設，經緯萬端，但所需用的幹部人才，依據「中國之命運」所列舉的，實在不外乎技術和管理兩種。關於技術人員的培植問題，早在各有關的機關嚴密注視之中，這是我們很引爲欣慰的。但是關於一般從事工廠管理，機關管理，行政管理，以及人事管理，業務管理，財務管理，材料管理，事務管理等項人才的培植問題，則尚未聽說作有相當的措置，殊屬遺憾。其實，這是應兼顧並重，不宜偏廢的。蓋經濟建設，固需要精良的技術，但同時也需要完善的管理，尤其需要技術和管理能相互的配合。我們現特作進一步的說明。管理方面的人才的重要，甚或遠過於技術方面的人才。理由是技術人才，有時可由國際技術合作，或儘量利用客卿以應急需；但管理人才，卻非要有本國人不可。我國在前清末年，曾興辦過各種各類的工廠，其中有規模宏大，甚至可與日寇當時所有者相媲美（如江南製造局，北洋鐵工廠）。不幸後來都未能有順利的發展。雖則此中原因甚多，但管理員之用非其人，以及管理之不完善，究竟不失爲其重要原因之一。近年來，後方各省市新成立的工廠，固然好像雨後春筍，爲數甚多，但是由於同樣原因，難期順利進行。有不少純粹商營事業，因爲虧耗過甚，遂不得不出頂，或甚至竟自關門大吉。我們預料抗戰勝

利以後，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之間，必須先後興辦的工廠，其數目之多，必十倍百倍於過去和現在。所以管理問題和管理人才的重要，確不能輕輕的大意過去。故各有關的機關應兼籌並顧，預謀應付，早日派遣相當名數的原習經濟、工、商各科，且對於工廠管理有志趣，和正在各工廠擔任管理責任的人員，分別前往國外去研習實業管理，並加入各種廠、礦、公用事業、及企業機關、實地研究，藉窺他們的究竟，得到他們的奧蘊，以便回國後，可擔任各工廠管理的職務。這樣，我們遂一面替實業界多多造就管理人才，一面又能斟酌國情，制定一種普遍適用的管理方案，以備逐漸推行。如是，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遂可兼顧並蓄，不致偏廢；而國家經濟建設，也因技術和管理能相互配合，便有了一種很好的成就。

(三)自抗戰以來，所有原在淪陷區內的公私立大學，幾全部內遷；同時，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等的添設，也是進行不遺餘力。近來當局為預謀應付戰後經濟建設人才的需要，更進一步規定各省市職業學校與普通中學、師範學校的比例，籌劃擴充職業校、院、系、科、班級、學額，並擬訂施行具體辦法，利用全國所有生產機關原有的設備和人才，限期創設訓練班次，以發展職業教育，以培植充份的經濟建設人才。如果一切所規劃的，都能逐漸循序推行，那末，將來實行實業計劃所需用各種各級的幹部人材，大部份已可望在國內自行設法造就或取給了。

經濟建設進行中最感缺乏的人才，我以為可分為下列三種：

(一)高居領導地位的第一流技術人員，及各種特殊和新興實業的技術人才；

(二)專科以上學校理、工、化及文、法、商、經濟一般學科，擔任教課或實習的教授；

(三)各項大工廠管理方面的主要人員，及工業專門院校的主管人員。

這三種，除國內研究機關及大學研究院所可能造就的一部份外，其餘均似不能不依賴國外。所以大量和繼續不斷的派遣實業人才，出國去學習、研究、或考察，確是今日刻不容緩的要圖。同時我們認為依照前面所講的治標方面，應當派遣出國的人員，就必須依這三種人為主。將來他們歸國之後，應將他們儘先分發各工廠及大學校院服務，務使「學為所用」和「用盡其才」。循此而行，則不但各項實業設施的主要幹部人才，大有辦法，就是各大學院的師資問題，也可得到相當的解決。如是，則直接對於實業計劃的實行，間接對於建國大業的促進，均可發生極大的、極好的影響。

(四)凡奉派出國的人員，所學習、研究或考察的範圍，應遵照當局按實行實業計劃最初十年內「所須完成之各項工作表」，和「所需各級幹部人才之數目」的標準，統盤籌劃，明確規定，務求實在，務求專精，除那些純粹屬於理論的探討外，理論與應用應該兼顧並重。今試舉例說明：凡奉派出國學習，研究或考察「工作表」內所列「衣服」項下「棉紡錠」人員，如果屬於技術方面的，在學成歸國之後，對於與棉紡錠製造有關的一切問題，不但能把原理說得天花亂墜，寫出長篇文字來，並且真有「製」出那價廉物美的棉紡錠的能力。同樣，那些屬於管理方面的，對於棉紡錠工廠的設施和行政等問題，也不但只能口中說說，筆下寫寫，並且真有能「辦」棉紡錠工廠的能力。必要這樣的理論與應用兼顧並重，方可望得到一批有用的棉紡錠專門人才，擔負起「工作表」內這項工作的專責重任。對於棉紡錠一項能夠這樣，對於其他各項工作，也都能夠這樣。我想我國在戰後十五年內，必能完成「工作表」內所列舉的一切項目，使經濟建設的初基得以奠立，實業計劃的完成，得以加速。我國從前派遣留學生和考察員到外國去的，固然不少，但是所收的成效卻很微末，有時直等於零。因此，國內雖有若干棉紡錠專家，我們還是得不到相當的國產棉紡錠以增錠我們衣服來源，縱令得到了一些，也是滄海一粟，無濟實際。棉紡錠一項是這樣，一切也是這樣，所以我們日常需用最簡單的國產製品，往往也難以自給，就是這個緣故。我們知道，一國的幼

稚工業，應有保護作用的關稅來培養，然觀以往有許多失敗的工業來看，恐怕還是由於上面所講的情形爲主要，而由於關稅失去保護作用的次之呢！

（五）語言文字是人類傳達意思的第一重要工具。外人到中國來，自以通曉華語爲最便利；我們到外國去，自以能通曉所在國的語文爲切要，尤以對於擬在所在國作研究，實習，或調查等工作時爲然。所以派遣的人選，除學問經驗外，於外國語文的程度，也要加以注意。這一點在爭取時間上，是有莫大之關係的，所以在最初十年內的實業計劃的施行上最爲重要。不問派遣人選的學問經驗如何，倘於外國語文是程度很淺，那末，在外國何能夠自研究或調查；倘重行補習外國語，豈非虛耗光陰與金錢。精通外國語的人，固不必卽有學問與經驗，但是在外國要想能夠加速得到學問與經驗，卻非對於所在國語文有相當程度不爲功。總之，凡學問經驗均優，而外國語文程度亦優的，應列爲首選；學問經驗適中而外國語文優的，或學問經驗優而外國語文適中的，列爲次選；學問經驗適中而外國語文亦適中的，列爲下選。首選自應儘先派遣出國。次選與下選，則酌量情形方可派遣。惟次選中學問經驗優而外國語文適中的，國家爲獎勵人才計，亦不妨先決定其有派遣資格，令其在國內加緊補習，俟其於外國語文已達到可以應用的程度，方命其放洋。如是，就不至有「因噎廢食」，或「捨本求末」一類的流弊。

以上所陳，都是犖犖大者。此外如遴選的方法如何方稱公允妥善？應否由各有關機關合組委員專司其事？各有關機關就本身職員所作的遴選有何標準？應否經過考試，以示大公無私？對於被遴選的人員，在放洋以前，應否將其思想、常識、習慣、體格等施行檢查與訓練？學成歸國後的服務應否預爲規定？凡此皆爲與派遣實業人才出國留學有關的問題，竊意殊有預爲考慮與解決的必要。

至於國內原有前輩留學生，以前因種種原因，致沒有爲國家服務的機會，應如何招考錄用，以應國家今後的急切需要？現今自費出洋留學者，應如何訂有一種管理辦法，俾學成歸國後亦可應國家將來的需要？關於此二者，因限於篇幅，當另爲文討論，玆從略。

縱線工作和橫線工作的協調

陸思紅

從前有人譏刺我們，據說：「拿一個中國人的力量來對付一個外國人，常歸中國人佔優勝；但逢兩個以上的中國人對付兩個以上的外國人，便失敗無疑。」他的理由是外國人能合作，多一個人，卽多加一分力量，力量和人數的增加成正比例；中國人不僅不能合作，還要自己互相摩擦，多一個人，卽多加一分摩擦，力量旣被摩擦抵消，便和人數的增加成了反比例。我始終不承認人類的行爲，受性格拘束，定型不變。何況這些話太陳腐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中國人在賢明領袖指導之下，經過了幾年血的敎訓，「人非木石」，豈有偌大犧牲，還化不了我們的老脾氣？

抗戰以來，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總理有靈，也必承認如今的中國人民，已不再是一盤散沙了，我們希望這摶沙而成的固體，歷久愈堅，必須注意社會上各階層的「不協調」情形，勿使日益滋長，再生分化作用。

我常是這樣想：「合作」二字，是表示進步的動態，所以在合作二字上面加了一個不字，至多變成不進不動罷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如果眞能徹到每家人家各自把門前的雪掃得乾乾淨

淨，這種精神，倒也可算是消極的分工合作。「協調」是表示諧和的靜態，假使在協調二字上面加了一個不字，那便變成不和不靜，非發生摩擦不可。

為了利害關係而發生摩擦，猶有可說。我所認為最奇怪者：「不協調」，是事實，但一研究他們摩擦的原因，到底利害衝突在那裏？不是我說笑話，眞個連他們當事雙方自己也莫名其妙。總而言之，祇覺得對方看去處處不順眼，「話不投機半語多」。據心理學家猜測：似乎是他們在腦筋裏把三國演義上關雲長所說「黃忠何人也」的態度，印象留得太深之故。這種不幸而且不必要的摩擦，極易發現在各級機關工作人員相互間，平心而論，對於行政效率，委實影響匪淺。

題目範圍太大了，篇幅有限，未便容許我們作詳盡的研究，我現在把問題集中，我覺得近年來一般社會心理，忽然無端在技術人材和非技術人材之間，劃上一條很深的鴻溝。這不協調的痕跡不泯除，恐是抗建前途極大障礙。

我不願站在「形而上」的立場上唱高調，也不願喊着「技術第一」的口號，把「專家」捧成神仙模樣，使那鴻溝愈挖愈深。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我們中國的讀書人，循着這樣的目標求學，已有幾千年歷史了。「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說明學成後的出路，也是暗示學術的評價。我們如果把那達字當作沸點，窮字當作冰點，便知無論何種學術，凡以利國利民為宗旨，愈近達字，則評價愈高，反之，僅求贍家糊口，自私自利，則評價愈低。荀子曰：「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如果自始卽以獨善其身為求學目標而習技，這種技術，豈能和具有兼善天下之志的大學者，分庭抗禮。但古今來莘莘學子，能有幾個人自始卽以天下為己任，有了志向，還怕能力環境種種牽制。因此聰明人識得，趕快提倡「畫虎不如刻鵠」。雖刻鵠的人，照例被畫虎朋友瞧不起，而利其速成的心理，卻是鼓起刻鵠興趣的主要因素，終於刻鵠之徒日衆，各據一鵠，各刻其刻，結果把整個的國家，刻成了一盤散沙。

今日的國防建設，一舉一動，無不需要技術，此之所謂「技」，已不再是「所以養一人也」的學術了。但百技所成，功夫深淺懸殊，造就人才，亦如製作貨物，工程艱鉅，原料昂貴的出品，未必定能推廣銷路，增高售價。所以現代教育，已不容再聽任學生自由畫虎刻鵠了。各種科學，僅求學能致用，實際是無一非技，無一非術，楊耿光先生說：「科學越進步，新奇的武器愈多，人類戰爭，老是跟着科學跑，由人力戰變為器械戰，由器械戰變為機械戰，最近又由機械戰變為摩托戰……如果駕駛戰爭摩托的士兵，在一般國民的眼裏，都變成了了不起的專家，後備兵必須經過長期的訓練，纔能成為戰鬪員，要想在戰爭中取勝，是不可能的。」這話說得很透澈。像我們家裏的電燈壞了，找個工匠來修理，霎那之間，恢復光明，我們對於那個工匠，當然不能不承認其具有相當技術；如果因此竟把他看得和「安迪生」同樣了不起，那是我們錯敬了。如果他竟自命專家，「掛羊頭賣狗肉。」我們的信任，也是有限的。

無論何種機構的組織，倘用經緯法把他分析起來，必有一部份人擔任縱線工作，一部份人擔任橫線工作。所謂縱線工作，係指該機構的業務主體而言。卽使工作項目，千頭萬緒，其進展趨向，常依縱線並行，各自為政。橫線工作，係指文書會計以及其他人事事務各種管理而言。其工作在本組織中，和每一縱線均須發生關係，而進展趨向，常依橫線循環。普通擔任縱線工作的人，大都被認為技術人才，擔任橫線工作的人，大都被認為非技術人才。雖然有人提倡科學管理，明瞭擔任橫線工作，也需要技術，並且創設種種學科，造就各項專家，竭力抬高擔任橫線工作的人的地位，可惜那根本問題，似乎還不在這上面。

各種機構組織的形態，隨其性能需要而異，最顯著的差別：有一種是橫闊式的，主管的業務項目，多至不可勝計，終日忙於應付，而

無發展希望。在這種組織裏面擔任縱線工作，並不需要高深技術；但擔任橫線工作的人，倘不週到周詳，管理嚴密，則紕漏百出，弊竇叢生。另一種是縱長式的，主管的業務，雖甚簡單，而前途有無限的發展希望。在這種組織裏面擔任橫線工作，輕而易舉；但擔任縱線工作的人，倘無專精技術，以孜孜不倦的毅力，向前邁進，則結果便完全失敗。

一個職務的銜名，祇有在其本機構裏面，可以評定價值。事實上一個小組織的技師和會計，並非絕對沒有能力擔任大組織的技師和會計，但是我們如果誤信做過技師的人，必能勝任技師，做過會計的人，必能勝任會計，有時會造成誤請鋦補匠的。可惜這些話，始終是送給資格主義者的耳邊風。

一個組織裏面擔任縱線工作的人得力，其機構便生氣勃勃，有時在幾個平行縱線裏面，忽然有一條兩條特殊發展或萎縮，結果會使那整個的機構，畸形變態。擔任橫線工作的人得力，其機構便精神煥發，可惜橫線工作的效能，祇可替別人守成，不適於自己創業，往往很好的局面，因為縱線工作失敗，便煙消火滅，反之，局面很糟，因為縱線工作進步，仍能逐漸繁榮。

擔任縱線工作的人，既在組織方面，常居主動地位，他們對於擔任橫線工作的人，名之曰：「伏寫字檯朋友」，頗有些藐視。他們遇事歡喜口頭接洽，遇錢款喜隨意化用。當時覺得很爽快，一旦查究起來，發現辦理前後矛盾，付錢帳目含混，待到無法交代報銷時候，以為祇要推在擔任橫線工作的身上，便一了百了，風尚所趨，幾乎認為熱衷研究手續的人，便不配談技術，而懂得技術的人，便根本不需要那種手續。「投桃報李，禮尚往來。」擔任橫線工作的人，當然也不甘示弱，於是在鴻溝兩旁，你瞪我擦，壁壘森嚴，如何還能「協調」！

有人說：「在技術人才的眼光中，祇有事情弄僵了，必須用無中生有的理由來辯證，上司查急了，必須用裝備門面的報告來搪塞，到那時候，總是辦文書的出鋒頭機會，故意弄糊塗的帳目，必須設法造假，根本不正當的用款，必須設法報銷，到那時候，總是辦會計的出鋒頭機會。」如果文書會計的效用，真個專在這些地方發揮，未免太教人傷心了。

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中國古代教育，把書數列入六藝，直到現在，我們仍該承認文書會計是辦事的基本常識。擔任橫線工作的人，固應研究深造，發揮管理效能，擔任縱線工作的人，至少亦應懂得那些常識，如果寫一個便條，別字連篇，意義歪曲，付一筆帳目，不顧手續，不問單據，偶然可予原諒，但其自己必須感覺慚愧，因為一個這常識也不能懂得的人，誰敢保證他的技術，定是高明。

我們一方面要求擔任縱線工作的人，必須懂得些橫線方面的常識，另一方面，更要求擔任橫線工作的人，也必須懂得些有關縱線方面的各種常識，力求配合應用，不致閉門造車，譬如一個縣政府裏的秘書，要是祇管看公文，不知道建設計劃怎麼樣？教育方針怎麼樣？我敢給與這位秘書以三個字的考語——不稱職。

再譬如縱線工作等於唱京戲，橫線工作等於拉胡琴，唱的不擅於拉，拉的不擅於唱，那是各守崗位的本色，如果唱的竟連胡琴調門也不懂，拉的竟連戲中詞句也不懂，這種會唱會拉的票友，在內行眼光裏，照例是被看作不夠資格的。所以無論擔任縱線工作或橫線工作，倘於努力本身職務以外，絕不研究有關方面的常識，便無法擺脫有關方面的苦衷，祇要在每一組合的交綫點上，存留些微隔膜，那縱橫二線，便永遠不能協調，但擔任縱線工作的人所需要知道橫線方面的常識，範圍不廣，極易如願以償；擔任橫線工作的人所需要知道縱線方面的常識，範圍繁多，極難遍習。而且擔任縱線工作的人所懂得那些橫線方面的常識，調至另一機構，仍可適用；擔任橫線工作的人所懂得那些縱線方面的常識，調至另一機構，很少仍可適用。大概縱線工作的本身技術，不難在教室和實驗室裏面，設法造就人才；橫線工作

的本身技術，經驗重於學識，往往在一個機構裏面經過十年以上的訓練，還不能造就一個理想人才。因此有眼光的企業家，就心着未來人才的羅致，將不是擔任縱線工作的人難覓，卻是擔任橫線工作的人，一天一天地缺乏滿意的對象了。

總之，橫線工作的重要，決不止僅僅處於縱線工作的輔佐地位，建設上軌道後，如果沒有大批得力的橫線工作人員，加緊管理，會使一切事業，都變成曇花的。

我國大學導師制的癥結

金澍榮

在數十年來偏重知識灌輸而忽略德行陶冶的傳統下，要樹立一種教訓合一的新風氣，本來不是容易的事。要在大學內建立教訓合一的風氣，必須具備使這種新風氣能夠順利長成的條件。這些根本條件的缺乏，可以說明我國大學導師制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是徒具形式，未能徹底的推行。

推行導師制所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教授時間的分配。試將我國大學教授每週授課時數和歐美名國大學教授的任課時數相比較，便可表明這種事實。歐陸傳統認為大學教授的基本任務是講學與研究（包括自己研究與指導學生研究），對於學生的課外生活，可以不必過問，甚至有人主張『大學教授只有一種完全客觀的責任——即對於學術和對於自己所治學科的責任，而不是對於學生的心理的或父母的（parental）責任。』（註一）可是歐陸大學教授每週授課通常不過三小時至六小時，此外便是小組研究班或實驗室中的指導工作。英國老式大學——牛津和劍橋一向以注重品格陶冶著稱，然而無論在牛津或在劍橋，和學生共同生活，陶冶學生品格的並不是隸屬於大學本身的教授，而是隸屬於各學院（colleges）的指師（tutors）。（註二）美國一般大學的教授並不負訓導上的責任，每週上課時間亦不過五六小時。按我國現行規定，專任教授每週授課九至十二小時，因此單就教學的負擔而論，和歐美名國相較已顯過重；若再負擔上英國老式大學導師所有的任務，自難免有顧此失彼之感。同時又因為一貫的傳統比較着重教學與研究的成績，三者既不能兼顧，自然只好將訓導的工作放鬆。

大學教授除了缺乏訓導學生的時間以外，還往往缺乏擔任訓導工作的興趣與準備。這種事實，造成了推行導師制的第二個難題。通常認為標準的大學教授是專門學者，『大學教授只有對學術與本人所治學科的客觀責任，而無對學生的父母責任』的觀點，在專門學者中是相當普遍的。他們在治學上可以孳孳不倦，指導學生研究時也可以循循善誘，可是對於學生生活的指導，卻不一定感覺興趣。並且一個導師要完成其任務，還須具有若干必備的條件：例如對青年問題的了解，人生的認識，社會的透視等等，皆為成功的導師所必需；而這種素養，又不一定為每一個專門學者所具備。

英國老式大學的導師在學識上固然最低限度應能指導一般大學本科學生的課業，但他們並不需要特別高深的專門學者來充當，比學識更加重要的一個條件是具有『英國君子』（English gentleman）的品格。因為他們都深刻地認識一個英國君子所應有的人生理想是什麼，應有的待人接物的態度是什麼，並且他們自身就是這種人物的標準代表，所以他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藉暗示與示範的作用來將學生潛移默化。反觀我國，近百年來西洋思潮的輸入與社會生活的突變，使人生理想與社會道德陷入一種青黃不接的狀態。舊日的理想與標準已經

由勸導而流於順從，新的理想與標準又不能迅速建立起來。生活典型的缺乏，實爲我國數十年來學校失去了訓導作用的主因。最近我們雖然正在提倡服務的人生觀與四維八德，可是這種新的人生觀與帶上了新意義的舊道德，尙未能深入人心，在社會上還未獲得普遍而鞏固的基礎。這種情形，一方面固然加重了訓導的重要性，同時更增加了訓導的困難。

再次，學校環境條件的不足，是我國導師制不易認眞推行的又一原因。牛津劍橋導師制之所以成功，大半由於導師與學生有共起居的宿舍，有同飮食的膳堂，有共遊息的園林，有共同吸煙談論的場所，因此導師可以誨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收效於實際生活的示範。我國一般大學缺乏這些條件，導師的薰陶作用自然大受限制。

由於上述各點，可知欲貫徹導師制的理想，必須將這些困難，一一解除。若由全體教授充任導師，則教授每週上課的時數大有酌量減少的必要。在全體教授對於訓導工作皆感到興趣和具有充分標準之前，不妨保留相當的分工。對於性近於學術研究而不宜於充當導師的專門學者，不妨減少或免去其當導師的任務，使他們能用全力於講學與研究。同時對於性情特別宜於指導青年生活的教授，則不妨大量減輕其教學負擔，使他們多擔任點訓導的工作。凡是充任導師的人員，不論其爲那一方面的專家，皆須確立一種純正的人生觀，並且能夠體認我國社會生活的趨向，確定一種可以用來立己立人的道德標準。此外，最好能夠分出一部分時間來多多注意青年的問題與指導青年的技術。最後，學校方面更應盡量增加師生間共同活動的機會。必須如此，導師制才能有名符其實的希望。

（註一）見 Flexner A.: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and German, 頁 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註二）關於英國老式大學各學院導師的起源，學院與大學的關係，教授與導師的區別等事實，可參看 Flexner 氏書頁二六七——二八〇。

今日印度的女人

周尚譯

許多外來的賓客往往爲印度女人的美雅所吸引。在叢林的跳舞場中就可惹起這個注意，但很多觀光朋友的輿論卻自然而然地會有趣於貧苦階級。看馬草上的村女帶着從井裏汲取來的水，欣賞農村姑娘綽約溫柔的身條，輕盈慢步的走路。矯飾的印度交際花裝扮着燦爛奪目的披紗和無價的珠寶，令人魂銷。像加爾各答，孟買等都市逢到競賽季節，宛若時裝游行，花枝招展，各出心裁。就是鄉間貧苦女人的服裝也有引人入勝之處；差不多常有鉤心鬭角出奇制勝的炫耀色彩，即使是粗布的披紗也點綴着美麗的摺疊）

這是瞞不了的事實，一百個印度女人中還有九十七個不能閱書，不會寫字。除了她們的狹小家庭以外，對於外邊世界漠然不感興趣。她們被習俗所束縛的生活，仇視任何種的變動。她們苟不覺悟，進步等於夢想。

少數受教育的女人已在社會的政治的生活上出類拔萃的露頭角了。她們的女同胞找尋與男人同樣的地位和機會。古時數世同堂的老式家庭受到新潮流的衝盪開始感覺不滿意了。以前年輕女子出嫁，即與翁婆姑嫂叔任叢同居。今日解放的新時代婦女組織新家庭而分居，不再在翁婆權威下討生活了。這種家庭獨立的奮鬭卻鬆弛了社會的連繫。受教育的年輕女子的個人主義漸漸形成了社會制度的新型。這個歷程的完成需要相當的時間，不過現在已經發動了。

印度社會改造像這樣的迂緩，最大的原因是缺少有組織的輿論。

政府因相信外界的壓抑有害無益，竭力避免干涉人民的宗教和習尚。受少有的女人踏進了公衆生活，已使印度社會有相當的改善。因爲高明的宣傳，婦女逐漸影響輿論反對兒童結婚的社會罪惡，對於實業界婦女和兒童的保護也正在加以注意。

在家庭，受到知識女子的影響又是個有力因素。印度教育制度上有件頂悲哀的事是浪費，原因是家庭無知識，兒童得到些初級教育很容易轉瞬地喪失，而仍爲文盲，有學識的女子便可保證掃除文盲，婦女們都有智識的一天，即是全國教育普及的一天。

家庭以外，文明的印度女人正在設法救濟缺少幸福的姊妹們。一九三七年各省自治權降臨以後，印度十一省由議會決定了人民衆望所歸的廳長，舉行了全國成人識字運動。因爲中國和蘇聯有了榜樣，印度也急起直追了。蘇聯政府在二十年中肅清了文盲，中國成人教育運動始自一九二〇年，中途雖遭逢着生死關頭的對日抗戰，然國家的教育進步，供獻殊多。

女子在印度成人識字運動上佔據了重要地位，許多女子開設普班級，許多女子喚醒着貧窮無知的同胞去學習。縱然爲了戰爭，一九三九年印度多數省份撤銷了人民決定的廳長而致阻礙識字運動的前進，但無疑的，這種運動業已存在了，戰後必有驚人的發展。

想到印度女人能讀能寫的如此寥若晨星，則受過教育女子的工作饒覺値得注意，如今祇有百分之二點五的印度女人識字，像脫拉凡科(Travancore) 等省識字的人數可稱最多了。據該省一九四一年戶口調查報告，一百人中男子識字的爲六十七，女子四十二以上。最近二十年來，女子識字人數已增至百分之一百五十，可是要補足遲緩也要頗費苦心。

婦女活動的另一個範圍是社會幸福事業，她們的工作記錄，令人感奮。近年來公共衛生雖有改良，但嬰兒和產婦的死亡數依然很高。嬰兒死亡率每千人約一百十八，有幾個大城市，簡直可怕，千人中死亡四百人。五歲以前的幼兒，每年死去二、五〇〇、〇〇〇，其他活的兒童將來長大了，多數亦難望變爲壯強的成人，產婦死亡數對比起來還要高，每年因生產或因生產而得病死亡的達一五〇、〇〇〇。全國平均的壽命祇有二十四歲，這個問題，還是要待着做。

幸福事業等待着做的確實很多。窮人和文盲又頑固又倔強地固於陳腐的風俗習慣，不肯改變，欲求推行新法，非眼見產生有良好的結果，不足以改革。這裏有識的印度女人具有不小的影響，她以身作則鼓勵發展有力的健康常識。

如果學問對於覺悟的印度女人有很大的貢獻，那末政治也受着影響了。沒有人能反對甘地的人民不服從運動對於婦女解放有極大的力量。已婚的婦女和未婚的女子曾經參加過千百回的這種羣衆運動。印度社會某些區域尤其是甘地所居的地方甚拉的斯 (Gujerats) 大大的改變了社會的景色，這種改變與其說是革命，毋寧稱作改造。

一世紀前，大學裏罕見男女混合相處，街頭上一對男女並肩而行的絕無僅有，今日已經改良咧，雖然，外來的賓朋新到印度或許仍舊覺得異性的成對同伴還嫌不多。

印度婦女解放運動要追溯到上次歐戰，當時受教育的女人漸漸地從狹隘的家庭圈子內跳出來開始參加社會活動。她們的興趣範圍慢慢地擴大了。瑪德拉斯 (Madras) 省來一個可以讚美的領導，遠在一九二一年，該省的立法給與婦女以選舉權；其他各省很快的效顰學步，十年內所有印度的立法機關都承認婦女有權選舉。差不多二十年前，瑪德拉斯立法會，副主席是由女子充任，合衆省 (United Provinces) 第一任人民決定的廳長也係女子，即尼赫魯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的姊妹潘笛脫(Vijayalakshmi Pandit) 夫人；她是公共衛生廳廳長，從各方面看來她是個頂成功的行政家。

今日印度公共生活中有不少傑出的女人。最著名的爲奈都 (Sarojini Naidu) 夫人，詩人而兼政治家，她是第一個女人做國民大會的主席。她在英國劍橋大學讀書時，所寫的詩頗得郭斯男爵 (Sir Edmund Gosse) 和西門斯 (Arthur Symons) 賞識，首先介紹她爲英

詩偉圖的寫作者。奈都夫人被推爲世界上頂有生趣的談話家。印度國防委員會(Indian National Defence Council)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有一位女代表，係已故的有名回教政治家葉費男爵(Sir Mohamed Shafi)女公子奈槐棠(Begum Shah Nawaz)。愛里(Begum Mohamed Ali)是一個政治家的寡婦，這政治家曾於一九二一年與甘地聯合發動人民不服從運動，愛里自一九三九年充任回教同盟行動委員會委員。婦女界其他的領袖有塞勃雷楊(Subbarayan)夫人，是中央立法議會會員；茶土撥大夏(Chattopadhyaya)夫人是社會黨有名人物；還有脫拉凡科省的首席醫藥官是一個女士名叫羅高斯(Lukose)。

印度女人之在今日，已從事於各種職業，包括着醫藥界和法律界。可靠的統計尙未獲得，幾年前曾有估計，百分之四十的女人已自謀生計，多數是做奴僕的勞役。服務於高等職業的畢竟是鳳毛麟角。高等職業中婦女最感興趣的厥爲醫藥，因爲牠有廣大的園地活動。尙有一二婦人在幾個高等法院內充任律師，這個文藝復興使高貴的婦女從事於藝術，著名的舞蹈家曼納卡(Menaka)，她現在自創學校於蒲奈(Poona)附近的開恩達拉(Khandala)。雷爾(Derika Rani)是有名的電影名星。已故的希吉爾(Amrita Sher Gil)於一九四一年夭折前在印度油畫界介紹新的藝術。

由於教育的啓發，其他各界皆得了解放，我們可高興的瞧到不少印度女人參加體育運動，在世界的網球場上產生了幾個特出人才。有幾個印度女人加入了飛行界，皆得有正式飛機師的執照。

印度女人解放的頂重要表現恐是打破宗教界限和社會階級，她們與異教徒結婚了，貴族與平民互相通婚了，這種結婚雖還不多，但正是幫助粉碎市鄉和階級的障礙。

婦女運動眞是一種偉大的工具發掘出開明的社會立法。這種激動所產生的第一個果實是一九二三年通過了印度教徒(Hindus)、塞克教徒(Sikhs)、耆那教徒(Jains)、和佛教徒(Buddhists)間通婚法律。印度人一夫一妻制運動的婚姻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邁進，新近在印度高等法院推事雷奧爵士(Sir Narsing Rau)領導之下成立一委員會檢討印度社會法律的制度。這委員會起草二個法案，一爲不論平民或貴族的兩親應遵守一夫一妻的婚姻，另一法案爲保障印度妻子有繼承財產權。如果上述議案批准了，這立法將於一九四六年施行。

有幾省已保證社會改造的策略。十年前，巴洛達(Baroda)省早採用離婚法令及一夫一妻法令，因教育的發展和民衆開明而獲有相當幫助。

年來多妻制特別允許信奉印度教的男人，但因經濟和社會諸問題實行的很少。回教徒也准多妻，答應一個男人有四個妻子，不過丈夫對待她們要一視同仁，不分軒輊。

奉正教的回教徒女人穿了紗籠(Burqua)自頸至足遮蓋着，眼睛處只露出一個窗樣的格子。文明的男女回教徒竭力反對這種紗籠，由於教育的感化，這種風俗漸不普遍了。孟買的泰勃傑(Tyabji)家屬已在改良這類無謂習俗，海達拉巴(Hyderabad)省的政治家已故海德拉(Akbar Hydari)爵士夫人，在印度回教徒女人中第一個打破上流社會蟄居室內的制度。女人家居隔離社會的情形，印度過去向來沒有的，自從回教入印，這制度便跟上來了。

不像其他的國家，印度男人多過女人。(譯者按：天生男多於女約百分之二十，但男童新陳代謝快，死亡率高，男童比女童多死亦約百分之二十，故普通男女比例，並不相差。)瑪德拉斯和奧里薩(Orissa)暨除了貝喇爾(Berar)區以外的中印度各省爲例外，全印都是男比女多。照正常標準，這種情形會得減少人口，但印度近數十年，人口卻繼續的增加。一八八一年和一九四一年間，人口增至百分之三十二，不過在最近十年中(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增加的百分比減爲十五。

婦女福利工作人員現今碰到一個嚴重問題，卽是生育節制，雖然，正統的宗教機關出來阻止生育節制，入口數字上的迅步驚醒國人，甘地大聲疾呼的反對生育節制，但許多困難還等待着克服。

與西方人士普遍信仰背道而馳的，爲印度女人在家庭中有超越的勢力。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是印度古代二大史詩之一，牠描寫妻子曰：『是男人的眞實朋友，永久的美德之泉，含着快樂和財富。』印度另外一首古詩敍北印度人離開十輪王太子羅摩之偉勳的爲羅摩衍那(Ramayana)，雪丹(Elta)在這首詩裏表現出她對於印度女人眞正的熱忱和犧牲情緒，約束政府和社會的法典，予印度妻子以高貴的地位，並法律上承認她們是兒童的監護人，遠在這古史詩時代。印度法律書籍很着重他們的女人在各時期受到特別的依託，兒童時期爲她的父親，青年時期是她的丈夫，老年時期有她的兒子。尊敬母親是印度法典固有的精神。

翻閱印度史，可看出婦女重要的工作園地，她不特主持家政，並在行政界文化界乃至於戰場都有她活動的蹤跡。十七世紀，中國旅行家許貞觀光印度，她寫述印度人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印度相傳的女英雄有回教女皇昇璧(Chand Bibi)在蒙兀兒(Moghul)時代帶兵出征，抵抗阿默德那茄(Amednagar)。印度武士族可愛的女皇潑特彌南(Padmini)，她的名字與赤都(Chitor)的大礮台相關聯。拜愛(Ahalya Bai)建設印度爾(Indore)的窮鄉變爲富城，並自一七六五年至一七九五年由她管理了三十年。蒙兀兒皇傑亨吉(Jehangir)的傳記裏極稱頌她夫人兩珊(Nehr-un-Nissa)，賜以『世界之光』的頭銜。

譯自 F. R. Moraes and Robert Stimson: Introduction to India, 1942

原子內潛在之偉大能力

J. G. Crowther 著　　樂森璧譯

最近兩年內科學上之研究，已發見如何獲取能力的新來源，卽如何利用原子內潛在的偉大力量，已在可能範圍之內。現在控制原子能力之適當方法，可於旦暮間遇之。其大規模的利用問題，在初期或許未能圓滿解決，但必有特殊的表現。倘能控制此項能力者，卽能掌握某種內關鍵機如飛行機之類，藉此可以稱霸世界。

自從一八九六年放射能力發明以來，原子力之供人利用，已有四十五年的歷史。而鐳幾幾於無有盡藏之熱力來源，此項熱力，又基於原子爆裂而放射的，也是早已周知的事實。人類的生存不得不歸功於由鐳及幾種其他原質所產生的能力。若果地球不含有此等生熱的放射性物質，則久已變爲過冷，至於不能支持任何狀態之生物矣。

剌德福(Rutherford)卽曾以爲放射性是原於原子爆裂的結果。他曾經堅執放射性的硏究，足以明瞭原子構造的偉大意念。原子爆裂時，其迸散的碎片，猶如構成牆的磚塊然。而此偉大能力，自然由原子內部來的。

當時有人以爲原子內之能力無限。又有人以爲此種能力，係從不明的途徑，由其他世界灌輸於原子內的。但愛恩斯坦則對於其來源曾加以解釋。根據他的相對論，則原子及任何物質，不過能力的凝聚體罷了。當物質或其組合成分之原子一旦毀滅，則其能力渙然放散。原子所合凝聚能力之量，亦可以愛恩斯坦之理論計算之。其量非常之鉅。若能將一磅之原子予以毀滅，可產生一百萬匹馬力繼續一千小時之久。足供倫敦電力一年之需。

一九一一年剌德福曾由放射性原理啓示原子之構造。據其所研究，則原子之構造中，具有一甚小而緊密之核心。電子旋遶之，一如行星之旋遶太陽。魯氏曾以鐳原子靠近氮原子。鐳原子照常爆炸。由其爆炸，並引起氮原子之爆炸。其後證明，爆炸後之氮原子，業已轉化成氧原子。近年美國學者繼之研究，亦曾將某某低金屬轉化成黃金，惟尚未至商業化之階段耳。

剌氏將電子分裂之結果，發見其所含之分體頗多。有荷正電者，有荷負電者。僅渠未發現如何將此分體再行結合，而成爲新原子之事管。此項困難，殊爲簡單。蓋各分體之具同性電者，互相排斥，不易接近之故。此種事實，剌氏在一九一九年即已認識，並見到另有一種無電荷之中性分體之必然存在。因原子之構成，勢不能無此。剌氏在一九二〇年，曾宣稱科學史上一偉大預言。渠不特實稱此項中性分體之必然存在，而且預爲解釋此項分體的詳細性質。此項分體，即所謂中子（Neutron）者，果爲其同志卡的維克（Chadwick）氏於十二年後之一九三二年所發明。

剌氏預料此項分體既無電荷，當不致爲具電荷之核心所排斥。於是易於侵入他原子內，而將其轉化。一九三四年，意大利科學家菲爾密（Fermi）氏發明此項轉化的良好技術。實際上並將好幾種原質轉化。一九三九年初期，德國科學家韓（Hahn）氏及斯脫拉斯曼（Strassmann）氏證明中子可以分裂鈾原子成爲約略相等兩部分之事業。每當分裂時，輒發生鉅大之能力。實際上具有電壓三十分之一弗打之一個中子，足以使一鈾原子放散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弗打之能力，即等於中子本身所有者之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倍。

鈾之爆炸，其奇異猶不止此。按核心之大半係中子所構成。當鈾原子分裂時，其內部有幾個中子隨爆炸而放射。若將中子射擊鈾質，即能使鈾原子之一爆炸。此一鈾原子本身更相繼放出四個中子，逐漸的鉅量的鈾原子以同樣方式而爆炸。同時發生鉅量能力。其爆炸之烈，非現今任何炸藥所能及。

進一步之研究，更發見鈾原子有三種。其中有一種，遠較其他之兩種易爲中子所分裂。普通鈾質含此敏感性之原子不過佔百分之三。每年世界鈾質產量約爲八〇、〇〇〇磅。即含此種對於中子特別敏感之原子爲五七〇磅。

設若此七五〇磅特種之鈾爲中子所射擊，此不啻安排一種發生原子蟬聯爆炸之原動機。其更要之點，即如何控制其爆炸之速率。並使此速率既高且勻，以產生一種遠較任何已知之能力更爲強烈之能力的來源。又因此項鉅大能既從一小塊之鈾質所發出，則利用此項能力之機器必遠較發生同樣能力之任何機器爲輕便，其於航空效用之大可想而知。

如何可以控制鈾之蟬聯爆炸，及如何將敏感性鈾質從普通鈾質析出？第一問題甚易，以水環遶鈾質即可解決。第二問題頗爲困難，因同樣性質之原子本不易分析之故。但此種分析，亦曾辦到。最顯著之例，即重氫在一九三一年爲烏利（Urey）氏發明，而今已成爲商品矣。

若此特種鈾質，可由分析而得，吾人之期望如何？普通電力公司金東（Kingdon）氏不以爲此項鈾質可以替代現今能力之來源，但具有重要用途。因其估計，一磅特種之鈾所產生之能力，數百萬倍一磅之煤所產生的。

綜而言之，在現時之形勢，原子之能力雖不能大量使用，但強烈而小量者，確可以使某種之關鍵機革命化。

十月星座神話

陳澄嫣

十月下午八時中天之星座中，有神話傳說可述者爲小馬，仙王，南魚，寶瓶，天鶴，飛馬等座。

一　小馬座(Equuleus)

相傳此駒乃赫梅斯送與卡斯托之名馬剋列利斯，又謂爲女神赫拉贈予波拉克斯之名馬奇爾拉爾斯。又一神話謂此乃海神普塞同與智慧女神雅典娜鬪技敗北之時，以三叉戟打大地而飛逃之白馬。

星圖所繪，與飛馬座之馬，同爲倒懸之姿，僅有馬之頭部，故阿剌伯人稱爲『馬之一部』。據該密諾斯所說，此係距今二千餘年前依巴谷所[illegible]，其前屬於海豚座。但今日殘留之依氏著書，不見此名，遠五百餘年以後之多祿某書中，始見『馬胸』之名。

二　仙王座(Cepheus)

仙王塞非斯乃愛西屋皮亞國王，仙后卡西俄彼雅之夫，仙女安德羅美達之父。此三座加以英仙座，稱爲『王家一族』。此王僅現於治[illegible]之時，即象徵爲平庸。但據非[illegible]之名，但見於阿哥船遠征隊中，及後升爲星座。有時解釋爲埃及大金字塔建築者開俄普斯。古昔星圖，繪似愛西屋皮亞之王，戴紅色頭巾，類似薩爾堙之人物。

我國所謂天鉤（八星），造父（五星），騰蛇（二十五星中四星），少衛等，在此星座。

三　南魚座(Piscis Australis)

此乃美之女神阿夫羅得泰受怪物泰夫翁所脅迫時，化爲魚形而遁之姿。相傳此南魚爲雙魚座之北魚與西魚之母。

泰夫翁乃薛烏斯之祖母該亞見泰他尼斯神族之悲慘末路，爲對薛烏斯復讎起見，所生之怪物。據何美羅斯與羅基琉斯所說，此怪物有首一百，自目與口噴出火焰，舌金黑色，作蛇音，時發野牛，獅子，犬等之吠聲，時出神語。諸神逃於埃及，薛烏斯變爲山羊，赫拉化身爲烏而遁。後薛烏斯將其治服，生埋於挨得納火山之下。

我國在南魚與天鶴二座之交界，有所謂敗臼之四星者，相傳飛馬座有人（四星）以杵（三星）搗餅於臼（四星）中，因不慎而臼下落，越過赤道，落於南方之南魚天鶴二座之交界，臼被毀，故稱敗臼。首星中名北落師門。

四　寶瓶座(Aquarius)

持此寶瓶者乃脫羅央王脫羅央之子，夫利基阿之少年加尼美得斯，全身金色，讚爲人類中之最美者。諸神宴會於俄琉翁波斯時，咸以薛烏斯與赫拉之女赫別任侍役之職；其時亦用沼過，一說因冢赤[illegible]利斯爲妻，遂免其職。薛烏斯爲求替代之者，遂注意加尼美得斯。遣天鷹，一說薛烏斯自化爲大鷹之姿，下至伊達山，攫取此美童，向天上而去，後任爲侍童。有時又繪寫老人持瓶之姿。

羅馬時代黃道十二宮內，此相當於朱諾所棒之加美打翁月（一月與二月）之宮，繪象徵女神之孔雀，有時以神聖鵝鳥，示此女神。

相傳繪少年負寶瓶之姿者，因太陽於雨季時通過此星座之故。古代巴比倫之石標，亦刻倒傾肩上寶瓶而注水之人物之姿。阿剌伯人繪爲驟馬運二水桶之狀。

阿剌伯譯此星座之星，有爲『王之吉星』者，有爲『幸運中之幸運星者，蓋因冬後而春雨綿延之際，此座與太陽同時上升，故得此名。

我國所謂女宿（四星），瓠宿第一星，司命，蓋屋，危宿第一星，墳墓（四星），泣（二星），虛梁（四星），壘壁陣（大部），羽林軍（大部），鈇鉞（三星）等，在此星座。

五　天鶴座(Grus)

十七世紀拜厄受航海家之指示，而設此座。航海家稱之曰紅鶴，因第二星呈紅色故也。想像紅鶴正在飛翔而以長喙啄北隣之南魚之麥。我國所稱之鶴（十二星中十一星），敗臼之第一二星，在此星座。

六　飛馬座(Pegasus)

飛馬培加薩斯乃生翼天馬之名。英傾柏修斯斬落蛇髮女怪美多沙之首時，其血濺入岩石，飛出此馬。女神雅典那飼養訓練之，後贈於黑利空山之藝術女神摩沙伊。相傳此馬曾蹄蹴該山，噴出著名之希波克累內泉，詩人飲此泉水，遂得靈感。

柏勒羅峯乃科林托王格勞科斯之子，父過嗜馬術，以人肉飼馬，後被其馬四分五裂而死；柏勒羅峯遂寄身於泰林斯王普羅托斯之宮廷，王妃安泰阿與之過從甚密，王感不快。當時王之義兄盧基阿王伊俄巴泰斯因受怪物奇馬伊拉之害，徵求治服之勇士；此怪物具獅子之首，山羊之身，蛇之尾，而口噴火焰。普羅托斯王遂推舉柏勒勞峯前往，謂爲武勇無敵之青年武夫，並秘密請其義兄殺害之；伊俄巴泰斯王要求柏勒勞峯迅速治滅怪物奇馬伊拉。

柏勒勞峯慨然允之，出發前詢諸卜者波琉伊多斯，告以須得天馬培加薩斯始能治滅此怪。彼從波琉伊多斯之勸，祈求於雅典那神殿，女神立於夢枕，授以黃金之轡，告以培加薩斯飲水於皮累內之泉。彼遂向該泉出發，天馬見黃金之轡，立即行至柏勒勞峯身旁，向背處使彼騎乘之勢。柏勒勞峯踏乘馬背，飛翔天空，知奇馬伊拉所在之處，毫無困難而治滅之。

自是柏勒勞峯驅飛馬，以其火焰，吹散索琉密之軍兵，破亞馬孫之女軍，回返盧基阿。王伏兵廊下，圖殺害之，反爲其所殺，不留一人；王知其有神佑，遂以女嫁之，割領土之半，命爲後嗣。

其後柏勒勞峯發生傲心，爲俄琉翁波斯諸神所遺棄，彼尚不知所戒，更大膽乘坐飛馬，升於天空。大神薛烏斯放虻刺培加薩斯，馬大驚躍，而柏勒勞峯下墮。彼遂爲跛而盲者，獨自步行於阿勒伊亞之野。培加薩斯遂以輕身馳騁天空，薛烏斯命其加於星座之間。

我國所稱之人（四星），臼（四星中三星），杵（三星中二星），危宿（第二，三星），土公吏（二星），離宮（六星），雷電（六星），室宿（二星），壁宿（第一星）等，屬此星座。

曆法之調整

Frank Hope-Jones, M. I. E. E., F. R. A. S. 著　易日譯

現行曆法是愷撒(Julius Caesar)所創製，至一五八二年，教皇格黎高里第十三世(Gregory XIII)方將其加以修正。惟愷撒固大才槃槃，究爲一凡夫，乃其設施，不間完善之程度如何，竟能使人羣奉行垂二千年之久，豈非吾人應宜注意之事耶？安閑時代創立之規制，降至今日工業時代而受有非難，謂應加改良，原不足異。顧吾人對於此種曆法欲以極小之變動而收極大之簡捷，亦未始無補。種種困難，大

都由數字七（卽一週之日數），不能將數字三百六十五除盡而起，而三百六十五日又為許多年中所具之日數也。五十二乘七是三百六十四，而非三百六十五。

吾人以五十二週分成十二分所謂月，係用最不合邏輯，最輕率之方法出之。八月（西文作 August）定為三十一日，除滿足與古斯都（Augustus）之虛榮心外，並無其他良好理由。與古斯都以此紀念彼之八月日數，應與紀念愷撒之七月（西文作 July）日數相同。因此遂就二月劃出一日以補充八月。其結果之一，為一年中第一季（卽一年第一四分之一）有九十日，第二季九十一日，第三第四兩季各為九十二日。故吾人誠能使一年中每季皆為同樣日數與週數，並常以一個星期六晚為一年之結束，則其便於從事統計之編纂及比較者，當為如何。

因為以七除三百六十五日尚剩下一個一，故在每一尋常年份中，一個週日（one week day）遂成為向前推動不已者。如一年之正月元旦是在星期日，則二月一日便在星期一日。倘非定有閏年，則其週而復始，需時七年。惟吾人欲使每年皆以一個星期日開始，四季日數一律，祇有將額外日（extra day）與額外閏年日（extra leap year day）取銷。因此，吾人可將二月永遠加二日，各為三十一日之三、八、十二、三個月減少一日。於是，每季皆為九十一日，全年減少一日。

但所餘之第三百六十五日，吾人將作何安排乎？答曰，應使其在一年之末有一適當位置。有人建議，將其當作一個銀行假日（a bank holiday），尋常人可名此假日為「年末」假日（'year end' holiday），然法律界與企業界可仍用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舊名稱。如是，吾人便以一個八日週（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將一年結束。凡聖誕前夕，聖誕日，聖誕次日（Boxing Day）等節，皆完全包括在此週之內。如牧師與校長嫌此種規定過於瑣碎，則將聖誕次日節取銷亦可，以其在近代從未受人特別重視故也。

復活節（Easter）與降靈週節（Whitsuntide）可上下於一年中之三十五天範圍以內；然如包括有銀行中各假日，則此二節日亦應固定。惟所有此種純粹宗教紀念日，不妨由教會自行解決之。初期教會所作之推算成以無定之太陰（inconstant moon）為根據，致不能與以地球太陽相對旋轉為基礎而作成之曆法相符合。自基督教使陰曆成為基督國以來，曾因規定復活節之舉，引起不少熱烈爭論，但世俗之人，則袖手旁觀，視同無睹。故吾人對於四個假日，如作有合理之排列，則各方當不致有何異議。八月第一週之星期一日則未可補充他種目的，且應常為八月六日。不吝以為十二月三十日可定為聖誕次日節。

關於閏年究應如何？鄙意以為吾人每屆第四年（每四百年中減少三日），應將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快樂經驗賡續一次，卽加一額外假日，以慶祝閏年日。

此項假日雖為一種世俗假日，在法律固然是一日，亦卽地球在本身之軸上公轉一次之代表，所以不能不有一種名稱。十二月三十二日（the 32nd of December）一名，驟聞之，固不無刺耳，然而此種「刺耳」與教皇格利高里第十三最初採用二月二十九日有何分別？

一九四五年應以一個星期日為元旦。然我人在是日應否準備正式施行此新曆法？英國閣員格林烏德先生（Mr. Greenwood）答復下院詢問時稱，彼正擬研討此等方面之改革。然英國議會乃一審重機構，似難望其能及時而動，但出版家之於日曆日記，既常先期付印，應在合理時間前予以通知。此項改革計劃，如見諸實施，則一九四五年與所有將來各年，遂皆以一個星期日為開始，以一個星期六假日為結束。如是，我人將享有一種饒有秩序之曆法，以替代現時混亂異常之曆法。此計劃之要點可簡單表明如次：

每年開始是個星期日。

從三八月各補二月一日。

第三百六十五日是年末假日。

遇有閏年再加上一日。

（附註）本文脫稿後，發見美國紐約曆法會（Calendar Association of New York）之建議，其計劃幾完全與鄙見相同，惟將閏年日加於六月之末，此點余認爲極可取；該會又就五月劃出一天歸入六月，俾四季得以對稱，每季皆以一有三十一天之月份開始，而次二個月皆爲三十天。該會以爲此項建議如能得世界各地之贊成，則在一九四四年末正式舉行改曆，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爲一額外星期六日，而非星期日。如是則此所加之年末假日遂成爲送舊迎新之日。至次日，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星期日，新曆法便開始矣。

本文原名 Straighten out the Calendar! 載 World Digest, No. 42, Vol. 7, Oct., 1942, 節自 Horological Journal, London.

朝鮮三田渡清帝功德碑文考

王崇武

此碑爲朝鮮國王李倧紀念清太宗功德之所建。清以崇德元年（崇禎九年）十二月征朝鮮，次年正月，圍南漢，倧於三田渡（在朝鮮京城東）築壇乞降，又二年而建立此碑，雖其背叛明朝，非本衷所願（具載倧實錄），然爾自是以還，國已改投清廷矣。碑文以漢滿蒙三體並書，文義則大致相似，蓋先以漢文撰就，復譯爲各體者也（參日人鴛淵一「清初滿鮮關係與三田渡之碑文」，載史林十三卷，一至四號）。茲逐錄漢體碑文如次：（東華錄及李倧實錄所載者略同，間有異文，不具注。）

大清皇帝功德碑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寬溫仁聖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於南漢，凜凜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崩潰，西北師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籜，爐火之燎鴻毛，而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將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託和好於大邦，十年於茲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戮之，諭之如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錫賚之恩，徧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於都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兵之雉鳥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上國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助兵明朝，兵敗被擒，太祖武皇帝只留弘立等數人，餘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歲，今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皇帝允之，視爲兄弟國，疆土復完，弘立亦還矣。自茲以往，禮遇不替，冠蓋交迹，不幸浮議煽動，構成亂構，小邦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爲使臣所得，皇帝猶寬貸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覆，不啻若耳提面命，而終未免焉，則小君臣之罪，益無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宮嬪王子暨卿士家小俱被俘獲，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侍看護。既而大霈恩典，小邦君臣及其被獲眷屬復歸於舊，霜雪變爲陽春，枯旱轉爲時雨，區宇既亡而復存，宗祀已絕而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囿於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希覯也，於戲盛哉。漢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駐蹕之

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下部就壇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而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始不基於茲也。顧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其萬一，謹載其大略。銘曰：

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幷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赫赫。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慼，帝有明命，如寐覺之。我后祗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戈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立。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臣呂爾徵奉教篆，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臣吳竣奉教書，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臣李景奭奉教撰。

文中皆自繇自艾之辭，於清廷之稱頌譽揚，可謂曲盡能事。東華錄載：「初朝鮮國王李倧勒紀恩碑於三田渡，先以其事入奏，上遣內院察不害等往視之，至是察不害等還，錄碑文進呈。」（見崇德四年十二月庚戌）而此碑之末亦署李景奭撰，一似建碑頌德純出朝鮮人之意者。然據韓人所撰丙子錄（見燃藜室記述卷二十八「亂後時事」引）謂：

且於三田渡使立勝捷碑，作彩閣，設累層階，立崇碑其中，圍以垣牆。

又李廈成辨誣疏：

時虜使徵文甚急，上初命張維李景奭趙希逸並一夜撰進，入送虜中。適有中朝學士投虜者（案即指范文程，見下引李倧實錄條。）以張維文鄭伯牽羊等語本出諸侯相侵事。又譏景奭撰亦甚疏略，於是虜人督令改撰，咆哮益甚。時維已沒，上獨召景奭諭曰：「彼以此文欲驗向背，此正國家存亡所判，勾踐臣妻會稽終致沼吳之績，他日自強，唯在於予，今日之事但當於文字務意，毋使事機轉激。」景奭遂黽勉承命。

又李倧實錄卷三十六，十六年即崇禎十一年清崇德四年二月壬寅載：

以張維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國，使之自擇。范文程等見其文，以張維所撰引喩失當，景奭之文可用，而但中有添入之語，令我國改撰而用之，上命景奭改之。

是碑文出自清人指使，朝鮮傾慕明朝，此等阿諛之辭，殊別具苦衷也。

據上引朝鮮方面史料，此碑事前曾送請清朝審查，幷經局部改正，而細考其構思命意，復更另有所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清初檔案，有清人試擬之碑文稿，其辭曰（此稿曾刊於明清史料甲編六三九葉）：

己未年，我朝鮮令姜弘禮等領兵協助明朝，兵將大敗，被殺者有之，被擒者有之。我太祖武皇帝以和好爲貴，所擒之兵將俱放回。我朝鮮仍助明朝，復得罪於大清，於是丁卯年皇帝命大兵征討，我國君臣不能當其鋒，遂遁於江華島，求和於軍前，皇帝允之，猶視爲兄弟國，所得土地盡還之，姜弘禮亦令還國。十年以來，皇帝不廢兄弟之禮，我朝鮮國如醉如迷，仍助明朝，不以兄視大清，先自起兵端，申飭邊臣，云「使忠義之士各効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大清國來使拾得此文，與皇帝看明，知我朝鮮壞和，猶以好生爲心，明數其罪，於某年月往征之，凡征討是非明明教我，如天之以災異示人，如父教子，如兄教弟，若眞有殺害我國之心，必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豈肯明以教我乎。國王猶不醒悟，故皇帝親統大兵征我朝鮮，莫敢與拒。我君臣之妻子皆遁於江華島，國王

身棲於南漢山，皇帝以大兵圍之，城內人如釜中魚，東南道兵將相繼崩潰，西北道繞峽一步不能進，我朝鮮國王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勢窮力竭，江華島被陸，我君臣妻子盡爲皇上所得，皇帝以包容萬物之心，我君臣妻子俱勿令兵將擾害，令朝鮮官併太監看守，皇帝命英峨代爲副答齋勅赦罪，我朝鮮君臣人民，如大旱得雨，如陷溺得拔，且喜且懼，詣皇帝軍前請罪，恩賞遍及我君臣，所獲妻子盡還之都城，已絕之宗祀復續，已破之朝鮮[illegible]句中復立，因此我國君臣萬民稱頌皇帝功德恩澤，願頂戴之。皇帝功德與天地同久，我國得享太平，皆皇帝到此地定之故也。故於皇帝駐蹕壇場伐石立碑以記之。

就字詞及文辭考之，知確出清人之手，意或范文程等所擬稿乎。未復有不同墨色之注語：

附二年十二月內稿。此稿不是奉旨與他的，止寫出與他陪臣看了記去，此稿存簿，以便後日稽查。

是此稿爲朝鮮撰文之藍本，故持與李景奭碑文相較，意義全同，景奭不過於謀篇修辭方面更加以推敲潤色而已。然兩文在文學上之價值，文質巧拙，有神奇腐臭之異。原稿雖出漢人手筆，可以反映滿人審美觀念之淺陋。朝鮮漢化程度遠較女眞爲深，李朝實錄卷十九，崇禎元年十二月辛卯載：「勾管所啓曰，龍胡（卽清使馬福塔）出袖中小紙以示之，先書詩經，其旁又以蒙書書二字，次書書經，旁書蒙字，仍言汗之所求也。臣等曰：天朝所以有蒙書翻譯之冊，我國豈有以蒙字印此書之理乎？」又卷二十，崇禎二年十月甲戌：「金汗求書冊，如春秋周易禮記通鑑史略等書賜之。」時下距南漢之圍僅六七年，朝鮮之禮樂文物早已明備，而建州甫初求經史諸書，復乞靈於蒙文譯本，其淺深高下，何可較量！故朝鮮視清始終爲蠻夷，而於明朝爲[illegible]之恩，報恩之祀，則歷久不渝，今日比較兩藝術優劣，亦可藉覘其故矣。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脫稿

灌遊外記

王冶秋

一　麝香，蟲草，雷震子

當我們走進灌縣一家藥材行的時候，便看見過道旁堆着許多「白甲竹」的儲包，一陣陣香味好像水波一樣蕩漾着。引導的人告訴我們，這是烟葉，預備外運的，裏面是：——羌活，大黃，木香，澤瀉，五倍子……。

進到後院，在靠右首的兩間廂房裏，會見了我們要特別訪問的人。他姓呂，號鐵秋，原籍是河南博愛，是有名於全國及南洋一帶的麝香商人。據說他的信譽極佳，人們只要看到某一個代表他商號的字，便毫不懷疑的認爲是「地道」的東西，絕無虛假的。

他有一部修長的銀白色的鬍鬚，眼睛明亮而光彩，他雖是過去每年要往所謂「十八土司」那一帶轉個圈子，然後他帶着收購來的麝香，還有其他貴重的藥物，再走經國內的各大都市，以及南洋；他卻毫無風霜的顏面，那樣「一大把」年紀，精神煥發，口[illegible]話語的神情，讓人離開他的鬍鬚來猜想，也不過四十多[illegible]樣子，而且是一個安居樂業，不類出入於那樣神祕境地的客商[illegible]其實他已經在這一帶跑了四十多年了。

他知道我們的來意以後，用着他鄉土的聲音，[illegible]述的，好像有許

多話被按止不住的往上翻，他也不知從那里說起好，談到那一帶的富藏，談到他幾次向來遊的大官建議修路（將來我要另文說到），談到漢人與夷人的優劣，……而把我們想知道的關於麝香的事，倒翻壓在不知那個角落裏去了。

好容易我們像塔木一樣堵住了他的話，於是他才告訴我們麝香的成長以及獵取，產銷的情形：

他說，麝，又叫「香獐子」，長得像小山羊一樣，羊蹄子，有獠牙，腿子極小。牠常在太陽地裏曬暖，肚臍子可以張開，發出腥臊的氣味，許多小蟲子，有的爬到那裏，有的飛到那裏，去聞臊，牠等蟲子爬得很多的時候，便把肚臍眼一收，都收在裏面了。慢慢的消化以後，日久天長，便結成一包麝香。

捕牠的法子有幾種，普通用的，一種是獵犬趕，一種是讓牠自上圈套：

這種獵犬，是出自「西番」，跑得快，也頂猛，前年就得賣千多塊錢一條；獵人帶着犬，放了出去，牠們就追蹤聞踪的找到了麝，麝一發現了狗，就拚命的跑，跑得極快，可是這種狗跑得也快，勁也大，一直追得牠們上了樹，——是斜長的樹——狗上不去，就在樹下叫，獵人聽到了，就趕忙跑去，用槍把牠打下來，這東西只有雄的才有，而且是老的才有，所以打個三四個，只能得着一個。用刀連肚臍外面的皮毛，一起剜下來。

另一種捕法，是找到牠拉屎揩屁股的地方，——這東西很有意思，每次拉屎過後，一定到那棵樹椿上揩屁股，是不改變的，日子久了，把樹子都揩得光光亮亮的，一看就曉得牠常到這裏來，於是就把這附近的小樹彎彎一棵，下面拴着活繩套，牠來一踹，就吊起來了。「西番」也常用這方法，不過代替樹子的，是牛角，拴在樹根那裏，用繩紋起，也要着活消息，能活活的把牠捕住。

麝香的功用，中醫認爲是治瘡，及驅名顯毒的特效藥，也可以用來墮胎，逼痧，消痞塊。外國人則多半收買去作香料。

他並且說了一段近乎神話的事：帶着一包麝香，穿過一處正在開花的樹林，花就會紛紛落下的。即或當時不落下，過兩天也就萎謝了。

出產的地區，是在過去的「十八土司」那一帶，（按卽松，理，茂，汶，及靖化，懋功一帶。）分兩處外運，一處是灌縣，一處是打箭爐，前者每年可收兩千斤，多銷內地；後者每年可收四五千斤，多銷外國。每個最大的有一兩多重，連外面皮囊大約有二三兩。

我們又請他給看看寶物，他似乎稍微考慮了一下，才從內衣袋裏掏出鑰匙，開了裏面一間的門，一陣強烈的香味就撲了出來，我們跟着進去，抬頭一看，迎窗的兩根竿子上，滿掛着一個個的布袋；後面的竿子以及牆上掛着許多鹿茸，還有其他認不出來的東西。

他取下來一個口袋，掏出一個桃子大的東西，黑黃的顏色，一邊有一撮蒼黃色的毛。他用一根銅的挖大煙斗的那樣工具，由臍眼那裏插進去，轉了半圈，拿出來，前面的凹匙裏，塡滿着黃沙沙，油潤潤的粉麵，他讓我們聞聞，那氣味是蹤臊子的，也許是太濃烈了，香味是並不算好聞的，眞是帶着一股臊味。

他告訴我們，像這樣黃色的，是頂好的，黑紅色都是次等。

他爲我們每人包了一點點，並且說，在街上那一家也買不出這樣好貨色的。

我們辭出以後，引導人告訴我們：獐子的肚臍[illegible]毒蛇，蜈蚣等等的東西都會爬去的，牠一樣的包羅進去，所以有時候在香囊裏還可以發現蛇頭，蜈蚣腦袋，一般藥舖裏認爲帶這類東西的尤其貴重。

我走着，聽着，也想着。

——四十多年的歲月，消磨在森林，壙野，西番，獵犬，槍聲，獸嗥，似乎原始的生涯；而又在另一旅途，走入近代的都市，走出繁華的海外，把這野獸的寶藏，輾轉之間，成爲豐胸的婦女化粧臺上的恩物的珍貴原料，這是多麼豐富，驚險，屈折，有趣的生活呵。

我爲他祝福，因爲以他的辛勤，消滅了多少所謂「無名腫毒」；又是如何的以野獸的臊香掩蓋了許多洋婆的狐臭。

× × ×

依我一向的愛好，在一家小小的藥舖前站下了。玻璃櫃裏裏，雖是沒有我喜歡看的「海馬」之類的東西，卻有着許多怪模怪樣的道不出名子的藥材。其中較爲整齊，且在重慶市上常常見到的，就是一綑綑的蟲草。

內掌櫃的很和善，我請她拿出來仔細的觀看了一下。底下的確是像一條乾蠶，從口腔那裏生出一枝草苗，闊嘴的身體長度相彷，嗅一嗅，有「綠味」和「炎炎一[illegible]」的叫道。

「買點去嗎，裝在鴨子肚裏，煮來吃，比什麼也補人的。」內掌櫃的笑着說。

我只是爲着怕她在我走後的譏罵，買了兩綑，而且藉此更請她談談蟲草採取和銷售的情形：

她說，「冬蟲夏草」，這東西冬天就是蟲，夏天就完全成了草了，蟲只剩下一層空殼，所以採的時候，得在驚蟄的前後，它剛是出苗兒來的時候，蟲也不空，苗正是苗。

出產的地方，就在這盟有白雪頂子的大雪山，在雪溶化一半的時候，據她說，因爲這東西性極暖，有它的地方週圍沒有雪，往下面去挖一定就能挖到。過了「小滿」，蟲就漸漸的空了。

這東西產量不一，往年灌縣可收到五千斤，打箭爐收一二萬斤。

瞧着她小小的舖子，被這些「珍貴」補品，以及穿山甲，乾蟒，在柱葉上作的蜂巢，猴子的骨骼，帶着黑毛的熊爪，以及許許多多認不出來的玩藝，「補」滿了，我眞擔心她晚上上了門以後，是否還有喘息的餘地？

× × × ×

青城山，在一陣大雷雨之後，更加幽秀了。可是正當我在天師洞前俯看着溯江的時候，兩個滑竿夫，卻在不遠的山路邊吵打起來了。

我走近前一看，他倆個扭打在一起，爭奪一個乾黑的菓子，有蘋菓那樣大。我很奇怪，這樣一個吃不得玩不得的的東西，值得那樣拚命嗎？

他們看來了人，就暫時停止下來，用着此地很濁滯的山音，告訴我爭打的原因，兩個人爭着說，使我好容易才弄清是怎麼回事：

正在大雷雨的時候，他們躲在這棵楠木樹下避雨，其中的一個忽然聽到脚旁邊的土裏有「烏烏」的聲響，他就告訴另一個年歲較大的，那個便說一定是「雷震子」，這東西一打雷，它就在裏面的溜溜的轉，就發出「烏烏」的聲音。這是一種「參貴一[illegible]」，可以賣許多錢的。於是兩人就動手來挖，果然找到這個東西，最初拿到的，是年輕的一個，可是他並認不出就是所找的，還是年歲大的告訴他就是這玩意叫「雷震子」；可是經他一看，就不打算給他了，兩人誰後只有評論拳頭。

我勸解了一番，讓他們賣了平分，這樣才了結了。

待他們氣都喘平了以後，我問一問這東西有什麼用呢？他們一個說，可眞成了「寶物」了，可以治「塊」，可以通經血，可以治噎食病，和着什麼吃，就是打藥；又和着什麼吃，就是補藥；又怎麼樣，便能起死回生。……

他們也不再爭着買賣，扛起滑竿，提着「寶貝」走了。

我一直望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山徑灣曲的地方，正像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一樣，覺得是個神祕的國度。實際上眞是有些神祕，這樣一種藥物就會有這麼一個神話樣的故事。而方才的兩個轎夫，豈不就是神話中的人物麼。

二　報更鳥，蓮花菌，厚樸樹

「相看兩不厭，
惟有敬亭山。」
——李太白詩句。

敬亭山沒有到過，不敢說看常了，會不會厭煩；青城却只住了兩個禮拜，就覺得有些寂寞了。幸而還有「報更鳥」，使我留戀。

這個可愛的鳥兒，我始終沒有見到她的面目，因為她從來沒有在白天叫過。她又被稱為「知更鳥」，在外國的詩句中稱為"Robin"或"Red breast"，說是她的胸脯有着紅色的羽毛的，而我們對她的「愛稱」是「小梆子鳥」，——這是同遊的老舍兄為她起的，我們時常親暱的這樣叫着。

每當這常道觀（即天師洞）的暮鼓的尾聲已經向山前山後爬得遠遠的時候，初來的人就會完全不加置疑的聽到巡夜的道士敲起梆子來了：「梆。梆梆。」「梆。梆梆。」那樣清脆而幽靜。——尤其是月色清明的夜裏，遠遠地，漸近的，響着這使人既清醒，又沉迷的聲音，彷彿可以看到在寺觀的外面，山徑下，樹木的篩影裏彳亍着一兩位銀髮的傴僂的道士，在敲着滿浴着乳白色的竹梆。這已經就夠「詩」的了，何況它根本是個在白晝就見不着形跡的鳥兒，那簡直就是一個活的詩篇了。

據老年道士的說法，這可愛的鳥兒只有一對，是「單傳」，所以許久許久了，多少代，成千成百的歲月，就是它們兩個，而且是因為這青城山「靈秀」的關係，永不飛去，別處再也沒有這種鳥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事實，可是聽來彷彿不止一對似的。

我們常常為着這響亮的小梆子，在殿前的階沿上直坐到夜深，它敲打着旅人的心，它也靜化了旅人的靈魂。

當我們要離開常道觀的前一天，忽然來了一羣採集標本的人，剛到觀中安置了行囊以後，有的就拿着槍出去了，一會就聽到槍聲，過一會就會看到有人送回血淋淋的松鼠，我們的心緊張而憂懼，「小梆子鳥」要被他們打得稀爛，血淋淋的提回來，是如何傷心的事呢？

直到現在，每一想起他們來，還懷着不安的心緒，但願他們永遠的健在。

× × × ×

一天的清晨，山頂上觀裏的道士提着籃子下來了，這老年的道士，有着健壯雄偉的身軀，笑瞇瞇的眼睛，望了籃子，又望着殿上的「易當家」，他緊走了幾步，把籃子舉得高高的向他說：

「檢着了一隻蓮花菌，好多年沒看見這樣好菌子了。」

「易當家」伸手去接，我也就走近去端詳了一下：

的確像朵蓮花，層層的花瓣，乳白中帶點微紅，菌子像這個樣子的，還是第一次見到；它的組織非常細密而嬌嫩，似乎手一碰就會萎謝了的。

老年道士，像一位獻寶的矮人說着這菌子的珍貴，照他的說法，就是「肉芝」一類的東西，不但味道鮮美無比，而且吃了可以「延年益壽」的。甚至於多吃幾個，可以「飛昇」也說不定。

得着這樣珍貴的東西，他是不敢自私的，所以特別送給「易當家」，再轉送觀中的貴客，說不定這東西就為着有貴客來山才假手奉獻的，沒有福分的人，吃了還許會遭殃。

「易當家」馬上就提着他的籃子向殿右首客廳奉獻給「貴客」去了。——許多觀看的人，只好想着那老道士末尾的話，而咂咂嘴巴。

× × × ×

在山外的峭壁下看了金鞭崖上的「金鞭」，也許是去晚了罷，太陽已經失了光彩，所以我也沒有看到「金鞭」上的「萬道金光」。回來想抄個近路，便由峭壁旁一條只有樵子獵人才走的鳥道，爬回山裏來；其實，那裏算是道路？簡直除了樹草，就是荊棘，要不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陡壁，身上，手膀子，腿上，都出了血，才翻回可以聽到人聲的山裏。

「路」在那時才覺得可貴，當我們鑽到山頂，發現了一條路的時候，我們都變成像小孩子一樣的喜悅了。

順着這路，我們竟走到了「祖師殿」，這裏是靜寂，素樸得可愛的。

當我們喝了道士現燒的「甜茶」，恢復的精力又可使我們打聽些

事跡了。

我們首先就發現殿前的院子裏有兩株肥大而潤澤的葉子的樹，像枇杷的葉子，而較它寬厚，枝幹都蒼老而遒勁；我們正想不出是什麼，道士卻以榮耀的顏色來回答了。

「看不出吧？全山祇有這裏才有呢！別小看它，怕有千年的壽數了。

「武則天有回得了怪病，非這葉子治不好，可是往那裏找去呢？忽然天上飛來十二隻雁子，落在地下，就變成十二四這樣的樹葉，後來煮了水給她吃，病就一下子醫好了。」

「倒底是叫着什麼名子呢？你說得這樣奇怪？」

老道士得意的笑着：

「是厚樸樹，你們只在藥舖裏看見那些假樹皮，沒有看過這真的吧？」

我們搖了搖頭，的確是過去所沒有見過的。

「像痰喘哪，肺病哪，……它都可以治的。」老道士抬頭看着那圓蓋似的葉叢，從他的臉上正表露着對它的珍惜和熱愛，像看見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一樣的天真的笑着。

而我偷偷的看了一眼殿上正在敲着木魚唸着經的年青道士，黃臘的臉，無光的眼珠，正是一個肺癆患者的模樣，於是我有些悶悶了：

「這樣近便，難到他沒有喝點這樹皮或葉子煮成的湯水嗎？」

一九四三，八，二十八夜。

新名詞溯源

王雲五

——王雲五新名詞典序——

近來國內流行的許多新名詞，國人以為傳自日本者，其實多已見諸我國的古籍。日人的文化本由我國東傳，久而久之，我國隨時代之變遷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卻繼續使用，但亦因時代之變遷與國情之殊異，字面雖仍其舊，意義卻多有變更。近數十年間又由日本回流於我國，國人覺此類名詞之生疏，輒視為日本所固有。但此數典而忘祖，殊非尊重國粹之道。試舉顯著之數例。日之所謂「文部」，實早見於我國舊唐書百官志，蓋即吏部之意，日人特借用為教育部而已；日之所謂「膺懲」，實早見於詩經魯頌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特聯用而成一詞語而已；他如日之所謂「浪人」，則見柳宗元所撰李赤傳；日之所謂「家督」，見史記趙世家；日之所謂「配當」，見周禮地官敘；日之所謂「支配」，見北史盧愷傳；日之所謂「印紙」，見舊唐書食貨志；日之所謂「下女」，見楚辭；日之所謂「報道」，見李涉所為詩；日之所謂「意匠」，見杜甫所為詩。此外類是者不勝枚舉。其意義或與我國古籍相若，或因轉變而大相懸殊。

且不僅日本名詞如此，即國內新流行的許多名詞，在未嘗多讀古籍者視之，非認為初期傳教士與辭書者所創用，則視若著作家或政治家之杜撰。其實追溯來源，見於古籍者不在少數；但正如日本名詞一般，其意義有與古籍相若者，有因轉變而大相懸殊者；且古今應用不同，名同而實異者亦比比皆是。試分類各舉數例為證。在哲學方面，「意識」見北齊書宋游道傳，「實體」見中庸章句，「詭辨」見史記屈原傳，「唯心」見楞伽經，「演繹」見中庸章句序，「樂觀」見漢書貨殖傳。宗教方面，「上帝」見書經舜典，「天主」見史記封禪

書，「天使」見莊子人間世，「牧師」見周禮夏官司馬，「神父」見後漢書朱暉傳，「傳教」見皇甫冉詩。社會方面，「社會」見世說德行，「階級」見後漢書邊讓傳，「主席」見史記絳侯世家，「代表」見徐伯彥文，「同鄉」見莊子盜跖，「同志」見後漢書班超傳。經濟方面，「經濟」見文中子禮樂，「專利」見左傳哀十六年，「紙幣」見梅堯臣詩，「儲蓄」見後漢書章帝紀，「失業」見漢書禮樂志，「保息」見周禮地官大司徒。政治方面，「政治」見書經畢命，「自治」見老子，「總統」見漢書百官志，「內閣」見北史邢邵傳，「國會」見管子山至數，「民主」見孫楚文，「黨部」見劉克莊詩，「政府」見宋史歐陽修傳，「創制」見管子霸道，「監察」見後漢書竇融傳。法律方面，「憲法」見國語晉語，「刑法」見左傳昭二十六年，「民法」見書經傳，「公法」見尹文子大道，「法官」見唐書百官志，「律師」見唐六典，「訴訟」見後漢書陳寵傳，「權利」見史記鄭世家，「契約」見魏書鹿悆傳，「上訴」見後漢書班固傳，「緩刑」見周禮地官大司徒，「兩造」見周禮秋官大司寇，「三讀」見朱熹詩。國際方面，「外交」見墨子修身，「條約」見唐書南詔傳，「通商」見左傳閔二年，「移民」見周禮秋官士師，「侵略」見史記五帝紀注，「中立」見中庸，「大使」見呂氏春秋孟秋紀，「國書」見文體明辨。教育方面，「師範」見文心雕龍通辨，「校長」見史記彭越傳，「教授」見史記仲尼弟子傳，「講師」見張協文，「講座」見朱熹文，「講義」見唐會要，「博士」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碩士」見五代史張居翰傳，「學士」見儀禮喪服，「修業」見易文言，「卒業」見荀子大略，「先修」見書傳，「視學」見禮記學記，「測驗」見元史曆志。體育方面，「競走」見淮南子主術，「角力」見禮記月令，「打毬」見史記驃騎傳，「田徑」見錢起詩，「游泳」見朱林詩，交通方面，「交通」見史記灌夫傳，「旅行」見說文麗字，「旅館」見謝靈運詩，「出國」見詩經疏。軍事方面，「陸軍」見晉書宣帝紀，「海軍」見宋史洪遵傳，「國防」見後漢書孔融傳，「武裝」見韓邦靖詩，「戒嚴」見魏志王朗傳，「徵兵」見史記黥布傳，「會戰」見漢書項籍傳，「白戰」見蘇軾詩，「焦土」見杜牧賦，「反攻」見呂氏春秋察微，「工事」見周禮天官太宰，「要塞」見禮記月令。禮俗方面，「求婚」見易屯卦，「追悼」見魏文帝文，「宴會」見後漢書周景傳，「坐談」見國策齊策，「握手」見史記滑稽傳，「脫帽」見古詩陌上桑，「剪綵」見李白詩，「開幕」見徐伯彥文。算學方面，「方程」見周禮地官保氏鄭注，「測量」見世說品藻，「百分」見杜牧詩，「比例」見陸游詩，「幾何」見史記孔子世家，「積分」見穀梁傳文六年。天曆方面，「陽曆」見漢書律曆志，「星期」見書言故事，「日曜」見詩經檜風羔裘，「月曜」見韓駒詩，「恆星」見穀梁傳莊七年，「火星」見劉禹錫詩。理化方面，「真空」見行宗記，「水力」見七發，「中和」見周禮春官大司樂，「飽和」見梁肅文，「分解」見後漢書馬皇后紀，「交流」見唐書天文志。生物方面，「生物」見禮記樂記，「植物」見周禮地官大司徒，「化石」見鄭元祐詩，「甲蟲」見大戴禮，「遺傳」見史記倉公傳，「寄生」見詩經傳。醫學方面，「衛生」見莊子庚桑楚，「[illegible]方」見世說術解，「注射」見世說夙惠，「救護」見後漢書班超傳，「開腦」見唐書西域傳，「灌腸」見通俗編。農業方面，「農業」見禮記月令，「地主」見左傳哀十二年，「土壤」見史記孔子世家，「農具」見李商隱詩，「開墾」見宋史太祖紀，「農作」見宋史李防傳。工業方面，「工程」見元史韓性傳，「苦力」見皮日休詩，「紡織」見墨子辭過，「機械」見莊子天地，「採礦」見蘇軾文，「煉鋼」見列子。商業方面，「招牌」見莊子注，「市價」見孟子滕文公，「開業」見史記秦紀，「損益」見諸葛亮文，「保險」見隋書劉元進傳，「投機」見唐書張公謹傳贊。藝術方面，「藝術」見後漢書安帝紀，「寫真」見晉書顧愷之傳，「布景」見宣和畫譜，「內景」見大戴禮曾子天圓篇，「着色」見劉勳詩，「合奏」見張衡文。語文方面，「文法」見史記汲黯傳，「字母」見玉海，「漢字」見金史章

帝紀，「[illegible]」見晉書[illegible]傳，「[illegible]」見晉書食貨志，「[illegible]」見陸游詩。[illegible]方面，「[illegible]」見太平[illegible]三泉記，「[illegible]」見[illegible]地官大司徒，「苗族」見蜀志諸葛亮傳。「上古」見易繫辭，「中古」見易繫辭，「[illegible]古」見宋史[illegible]傳。[illegible]方面，「平原」見左傳桓元年，「高原」見王維詩，「大陸」見[illegible]禹貢，「大洋」見耶律楚材詩，「赤道」見後漢書律曆志，「地[illegible]」見庾信文。此外尚有流行甚廣之一般名詞而非專屬一類者，略例言之，如「主義」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紀律」見左傳桓七年，「計畫」見漢書陳平世家，「建設」見禮記祭[illegible]，「一般」見白居易詩，「[illegible]」見漢書儒林傳，「同[illegible]」見漢書吳王濞傳，「[illegible]」見左傳[illegible]二十[illegible]，「[illegible]」見漢書陳湯傳，「掌握」見漢書張敞傳，「[illegible]」見[illegible]風箋，「疏散」見李白詩，「可能」見許渾詩，「當然」見中庸章句三十二章注，「時髦」見後漢書順帝紀贊，「[illegible]」見[illegible]九章[illegible]，「節約」見後漢書宣秉傳，「獻金」見[illegible]鉤文，「起草」見十八[illegible]路宋[illegible]宗，「宣言」見左傳桓二年。

從這許多名詞中，有一部分為現代事物的代表，由此可以概見我國古代的發明與發見，由此也可以想見古代中外之交通與人類之發達的情形。試分類各舉若干例以明之。關於物材方面，「石炭」見隋書王劭傳，「石油」見夢溪筆談，「火井」見[illegible]，「溫泉」見晉書紀瞻傳，「參牙」見後漢書西南夷傳，「礎石」見漢書藝文志。關於[illegible]方面，「[illegible]」見[illegible]傳，「木[illegible]」見元史[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用刷」見夢溪筆談，「玻璃」見[illegible]，「氣毬」見[illegible]西[illegible]錄，「[illegible]車」見[illegible]略，「輪船」見元史阿[illegible]傳。關於衣飾方面，「油衣」見隋書煬帝紀，「面衣」見西京雜記，「首飾」見後漢書輿服志，「眼鏡」見七修類稿，「指環」見南史西[illegible]國傳，「耳環」見南史林邑國傳，「皮鞋」見南史武興國傳，「高底」見揚州畫舫錄。關於食物方面，「牛乳」見魏志王[illegible]傳，「沙糖」見北史真臘國傳，「[illegible]」見白居易詩，「豆腐」見本草綱目，「麵包」見[illegible]記，「點心」見唐書鄭修傳，「中饌」見[illegible]詩。關於器用方面，「馬車」見後漢書輿服志，「火爐」見元稹詩，「剃刀」見段成式詩，「鉛筆」見任昉文。關於風俗方面，「搖籃」見戒[illegible]漫筆，「木乃伊」見輟耕錄，「鬥牛」見事物紀原。

本書目的在追溯新名詞之來源，各舉其所見之古籍篇名與辭句，並作簡[illegible]釋，其有數[illegible]諸分別列舉之。至現今流行之意[illegible]與古義不同者，於各該條下附述今義，而以「今」字冠之。全書計收名詞三千七百有奇，以我國古籍之繁富，掛漏當然難免；加以著者[illegible]，藏書又因亂離散佚，參考未能詳悉，舛誤恐亦不少。是正闕[illegible]於鴻博，補充當俟諸戰後。

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語言與文學

岑麒祥

在沒有討論到本題以前，請先談談什麼是語言和文學。

語言就是我們用來表情達意的一種工具——請大家注意語言的「表情」和「達意」這兩個功用。這種工具往往就是我們用口發出來的聲音。但聲音是不能傳諸久遠的。為要應付這種需要，我們常須採用一種符號把我們的聲音記錄下來。這種符號，即所謂文字。所以語言和文字其實只是件一面二二面一的東西。我們或可以說：語言是沒

有寫下來的文字，文字卻是記錄下來的聲音。總而言之，它們都是用來表達我們的情意的。古人說：『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有一點我們是要留意的：我們用什麼聲音來表達什麼情意，這是含有社會性的。荀子正名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這便是說：名是沒有一定的，大家約定了命出個名來，合於這個約的說出來人家就聽得懂，異於這個約的人家就聽不懂。所以語言無異是社會上的一種公約。這種公約，同在這社會裏的人誰都要遵守的，否則說起話來就沒有人懂。世界上的社會不止一個，所以語言也不止一種。比方英國人集合起來構成一個語言社會，他們便有一種語言叫做英國語。我們中國人集合起來構成一個語言社會，我們也有一種語言叫做中國語。各國的語言各有其不同的特性，不能互相混用。並且語言是隨時代而變遷的。現在世界上的各種語言，有些有很悠久的歷史，有些歷史比較短些，但無論如何必有它自己的歷史，古語和今語常有很大的差別。

其次對於文學，我們也得確定它的定義。文學這個名辭，在我國最早見於論語。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疏云：『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孔門本有四科，曰：文、行、忠、信。這裏所謂文學，只指「文」的一科，即文章博學之意。其後也有用來指經學的，如漢書西域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注云：『爲文學謂學經學之人』。至如章炳麟在文學總略內所云：『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那就差不多等於文章學了。我們這裏所說的文學，其實是和西文的 literature 相當的。此詞本有廣狹二義。就其廣義言之，凡一切思想的表現而以文字記敍的，都可以叫做文學。就其狹義言之，則文學專指偏重情感和想像的藝術作品，如詩歌、小說、戲劇及小品文等。這種文學又稱純文學。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這種純文學。

語言與文學之定義既明，現在可進而討論此二者的關係了。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語言有「表情」和「達意」兩種功用，而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別，就在看它除思想之外是否兼含有情感的成分。單表現思想而絕不含有任何情感的，那只能算是科學的作品或非文學的作品。它所用的語言，只求其明暢顯豁，適合於達意便行。我們讀一本科學書，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它所說的道理，在語言文字方面，是值不得我們怎樣留戀欣賞的。試看一般純粹科學家如牛頓 (Newton)、戈白尼 (Copernicus)、刻卜勒(Kepler)、格洛修斯 (Grotius) 諸人，現在還有誰去留心鑑賞他們的原著呢？文學作品則不然。因爲所謂文學，除表現思想之外，必摻雜有情感，而情感這東西，卻多是迂迴委婉，或翩復譎詐，總而言之，是很難範之以規律的。爲要應付這個喜怒無常的怪物，我們非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不可。這用在語言方面，就叫做表情的語言或文學的語言。

文學的語言是多方面的，換言之，即語言的任何部份都可以有表情的用法。先就語音方面來講，各國的語音系統雖各不同，而其中必有許多可供我們利用來表現情感的原素，卻是可以斷言的。我國語音有四聲的分別。所謂四聲，即一種聲調的高低抑揚。這和普通音樂裏的音階差不多，所以大家說我國語具有音樂性。從前的詩歌常利用這種聲調來構成一種節奏，即所謂平仄。此外，我國字音還有陰陽聲的分別。陰聲字就是字末不附有鼻音的，如歌、灰、支、尤等；因爲不附有鼻音，所以聽起來比較高揚。陽聲字就是字末附有鼻音的，如東、眞、先、寒等；因爲字末有個鼻音拖着，所以聽起來便比較低沉。再次，韻的本身也各有其獨特的性質。大概說來，歌麻韻比較平正，支微韻比較細碎，魚虞韻比較纏綿，如能配置合宜，也很可以把我們的情感表現得恰如其分。這一點從前研究詩詞的人早已看得很清楚，如周濟宋四家詞選敍內云：『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又云：『東眞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如其聲響。』這都是說得很透徹的。不獨詩歌如此，散文也要講究節奏，不過格律沒有這樣的嚴格罷了。我國語言屬單音綴語，每個語詞多只有一個音綴，較

近雖已有漸幾爲多音綴的趨向，而單音綴的語詞還佔着優勢。在一句中，常用兩個音綴構成一個音步，如配置不當，念起來便覺拗口。更講究一點的，還要顧到平仄和雙聲疊韻等。文心雕龍聲律篇內云：『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離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於此可以想見了。

其次說到語詞的運用，在文學中尤爲重要。我們試翻開字典看看，裏面總有許多語詞是一般科學家所絕對用不着的，如髣髴、漣漪、窈窕、裊娜……等。這都是所謂文學的辭語。中國人從前且有一種慕古的習性。無論什麼東西，由他們看來，古的都是雅的，目前的都是俗的。在語言方面，不獨字有雅俗之分，如「牖」之與「窗」，「簀」之與「蓆」，「冠」之與「帽」，「履」之與「鞋」，「首」之與「頭」，「目」之與「眼」，「泣」之與「哭」，「廣」之與「闊」，「廿」之與「甜」……用語也要求其有所本，此卽所謂典故，如不說「寶劍」而說「龍泉」，不說「錢」而說「青蚨」，不說「生子」而說「弄璋」，不說「喪妻」而說「抱鼓盆之痛」等。至於修辭的方法，則更不一而足。其中有些是純用比喻的，如普通舊小說所說：『金烏西墜，玉兔東昇，』以「金烏」喻「太陽」，以「玉兔」喻「月亮」；有些是以部份代全體的，如詩經：『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以「秋」代「年」，溫庭筠夢江南詞：『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以「帆」代「船」；有些是以材料代物體的，如蘇東坡詩：『白戰不許持寸鐵』，以「寸鐵」代「兵器」，左傳：『則就木焉』，以「木」代「棺」；有些是以某種人的特徵以代表某人的，如杜甫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以「紈袴」代表「富家子弟」，「儒冠」代表「文人學士」；有些是以專名而代通名的，如白居易詩：『新教小玉唱伊州』，以「伊州」代「小曲」，曹孟德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以「杜康」代「酒」等。這都是用一種迂迴的方法以表現事物的。

我國的文法比較簡單，詞序比較固定；但在文學中，也常有故意把敍述的順序顛倒以示奇警的。比方我國通常行文的次序，形容詞必置於其所形容的名詞之前，動詞必置於主語之後，其他如補足語及賓語等，也各有定位。但如楚辭：『吉日兮晨良』，則形容詞「良」字置於其所形容的名詞「晨」字之後；王右丞詩：『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動詞「歸」字、「下」字均置於主語之前。至如左傳的『室於怒，市於色，野於飲食，』韓退之的『衣食於奔走』，以至杜工部的『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等，那就更爲奇險了。

以上我們說了文學語言的三種原素，假如運用得宜，自可使聲韻鏗鏘，文采委曲，結構奇拔，本是未可厚非的；但若過於濫用，也可使意義晦澀，失去了作文的本旨。並且語言文字，不過是文學的外形罷了；思想和情感才是它的內容。倘若只注重外形而不顧內容，則文筆雖很典麗，而言之無物，也不能成爲佳構。這種專尚藻飾的作風，昔人嘗譏之爲雕蟲小技，而「雕蟲篆刻」，卻是「壯夫不爲」的（揚子雲語）。此風大抵最盛於漢魏六朝，逮夫唐代，已漸成強弩之末，所以韓愈登高一呼，便萬壑響應，成就了他那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民國初年，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學，在「文學改良芻議」那篇文章裏（民國六年一月發表於新青年），提出了八項主張：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倣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其中除第一項和第四項是關於內容的外，其餘各項都是與語言有關的。所以有人說：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學形式新陳代謝的歷

史（見胡適：逼上梁山），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文學語言何以會起這種新陳代謝的嬗遞呢？說起來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文學最注重情感，而表現情感的方法卻必須是新的，獨創的，始能盡其責任；假如舊用久了，便會慢慢的變成濫調套語而失去了它的表情的功用。文學的美麗不只在形式，而尤在內容。禮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周易云：『修辭立其誠』。如何去培養高尚的和真摯的情感以與文學的語言相配合，將是一般文學家所應有的努力。

今年霧季的戲劇運動

王平陵

一 演出方面的矛盾性

在物價逐漸上昇，毫無底止的現階段，中國的劇運，不能不感受嚴重的影響，因此，在演出方面，由於戲劇工作者所站住的崗位不同，常有許多矛盾性存在着。例如：劇作者為了出奇制勝，引誘觀衆的好奇心，投合觀衆的胃口起見，最好是來幾個大場面，烘托一下枯燥乏味的劇情，就是從道具，服裝，效果及舞台佈景方面，盡可能地達到與衆不同，別出心裁的程度，來補救劇本的缺點；可是，劇作者如果想到演一個戲，動輒要耗費五六十萬的資金，而又未必能撈回血本的話，逼着他們就祇有從已經擬定的寫作計劃上，重付審查，再度考慮，把場面縮小又縮小，情節減輕更減輕了；原定是主張每幕換一個景，使觀衆能夠在這一方面發生優越的好感的，而現在為了遷就事實，容易演出的緣故，除了減少多餘的佈景，豁免奢侈的道具之外，別無妥善的方法。同樣的情形，擔任導演工作的，當然是希望把導演的時間，無條件地拖下去，拖得愈長愈好，才可以從容不迫地從演員的每一個細微動作上，都加以無微不至的注意，適合導演理想的預期。凡是劇本的導演者，誰都不願意草草了事，匆匆忙忙地把劇本搬上舞台的，舞台經理能夠給導演以充分的時間，在導演者的心理，總覺得在營業上較有把握似的，（其實有許多舞台經理看中的劇本，當使導演束手無策，無論導演多麼賣力，演員怎樣起勁，在營業上依然毫無把握，與導演時間的長短，絕對沒有什麼關係。）一個劇，不到導演認為可以搬上舞台的火候，而竟提前或趕早獻演在觀衆的面前，要是演出慘敗，賠錢賠力，導演必根據『急於演出，時間太快』為理由，推卸應該負擔的責任的；所以導演者當接受到一個劇本時，總要求導演的時間，愈長愈好。不過，站在舞台經理或資方的立場，剛剛和導演的要求，適得其反，他們最好是常有新戲搬上舞台，導演的時間，愈快愈好，導演的時間愈快，不僅可以爭取上演的機會，和其他劇團正要搬上舞台的新戲，搶奪觀衆；而且可以節省在導演時所耗費的開支呢！

在此刻，各個劇團因為客觀條件的束縛，無論什麼戲，在 Cast 方面要希望達到皆大滿意的程度，是非常困難的；導演為了使演出更有效果，祇有向其他劇團物色勝任的人選，這樣，很容易造成喧賓奪主的現象，使劇團的基本演員灰心喪志，不肯忠實於自己分內的職務。

以上所言，都是演出方面可能發生的矛盾性，我希望今年霧季的戲劇運動，切實避免這些矛盾性，積極提高演出的水準。

二 觀衆不容易討好

從事劇運的朋友們，在以前差不多都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就是，不問劇本上演後發生的反映是否良好，但求適合觀衆的胃口，遷就觀衆的嗜好，千方百計地討好觀衆，讓他們踴躍解開荷包，把法幣裝到舞台經理的荷包裏來。

嚴格言之，爲要討好觀衆而演戲，也是一件異常麻煩的工作，因爲觀衆的種類龐雜，他們的嗜好是捉摸不定的。有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觀衆，偶然在舞台上發現『接吻，擁抱』的動作，『談情，說愛』的對白，必定會發出許多『衛道忠君，世風不古』的高論來，甚至痛罵這些演員們是傷風敗俗的叛徒；其實，當他們聽到女演員們放蕩的笑聲，嬌滴滴的腔調，看她們伸出潔白的臂腕，扭動肥胖的臀部，投奔到劇中人的懷抱時，這些滿口『仁義道德，孝悌忠信』的先生們，在內心深處，未嘗不覺得『搔着癢處，適中下懷』。還有那些愛風騷的女人，因爲她們自己在男人跟前所祕密表現的風騷的動作，實在比到女演員們在舞台上公開表現的，還要肉麻有趣，赤裸而澈底，有時候，這一類觀衆，自以爲是過來人，是此道中的『斲輪老手』，倒不一定愛看軟性的戲劇，而且還能以批評家的口吻，說這些軟性的動作還不夠真實，至少沒有她們自己在愛人或丈夫面前，當作家常便飯似的媚惑性的表情，來得生動而助興。但是，有一些安分守己，依規蹈矩的管家婦，頭童齒落的老太太，反能在軟性的戲劇中覺得有一種意想不到的趣味的；所以，要把握觀衆的嗜好，準備討好觀衆，以求營業上的成功，也同戰略家的用兵一樣，防於東者失之西，防於西者失之東，結果舞台經理所耗去的心思，往往是白費的。

此刻的觀衆，既然是不容易討好，我以爲乾脆就不必討好，還不如集中力量在戲劇的本身上，精益求精，達到滿意的演出。在多數人的生活極度艱辛的今天，人們都喜歡苦裏偸閒，苦中作樂，調節一下身心的厭倦，因爲這樣，戲劇和電影，便呈現畸形的發達，當各種正當的營業受了戰爭的影響，日就衰敗的狀態時，而劇場和電影院的顧客，頗有人滿之患的。戲劇工作者有這樣一個千年難逢的好機會，正可以在戲劇藝術的基本條件上，抱着嘗試的態度，不斷地實習，多多地訓練一批新人，提拔一些有希望的劇作者，導演和舞台工作者，來參加今後的劇運，使中國劇運的基礎，更臻於穩固的境地。各劇團的負責人，不必僅僅關注到幾個成名的劇人和導演，竭盡拉攏羅致的能事，期求靠他們發生號召的作用，完全在生意經上打算盤。根據過去的事實，我們可以老實告訴劇團的負責人，祇要演出的水準，不低於過去一年來最低的演出，就無須憂慮觀衆的冷淡，在營業上是不至於慘敗的。

三　打破戲劇的圈子

戲劇工作者有一句流行的術語，常把自己的同事或同在劇團中擔任了某種職務的朋友，叫作什麼『戲劇圈』，而把諸色人等，連一切愛好戲劇的觀衆、熱心幫助劇運的先生們都包括在內，概而括之，叫作『圈外的人』。這一句流行的術語，除了有『內行與外行』的意義外，實沒有什麼侮辱的成分。

這術語的由來，恐怕還是肇始於抗戰前上海的電影界，那時候有許多新聞紙，小報，以及電影工作者自辦的刊物，歡喜把電影界發生的小事件，列入一個新穎的標題下——即所謂『電影圈』之內，向讀者報道的。戲劇與電影，常被一般批評家相提並論的，因此，戲劇工作者也就在無形中沿襲了電影界的術語，把他們自己歸納在『戲劇圈』之內了。

這一個近於遊戲的名稱，在戲劇界的朋友們也不過是隨便說說笑笑，彼此尋尋開心而已；可是，多數的觀衆們，以及一般有心贊助劇運的人們，的確會以另一種眼光來看待從事戲劇工作的朋友們的。在劇運的基礎尚未十分鞏固的今天，我們特別要謹愼將事，虛懷學習，加強自己的經驗和能力，給社會以改良的印象，直接間接，增加社會愛護劇運，扶助劇運的善心與誠意。

戲劇是綜合藝術，需要各部門專家的合作，一個戲，從選劇本到上演的過程中，要是領導者缺乏組織力，沒有嚴密的計劃和步驟，就

很難有較好的效果。精誠團結，互助合作，服從多數，是戲劇工作者應該遵守的道德；各自爲政，同行忌妒，自成一圈的狹隘觀念，小氣主義，是一個純正的戲劇工作者所必須極端排斥的缺德。戲劇工作者祇有站在藝術的教育的意義上，大公無私，不偏不阿，力求進步，中國的劇運才能展開，自己才有前途。所以，我很希望戲劇界的朋友們，自動地洞開戲劇界的門戶，打破戲劇界的圈子，歡迎一大批在門外觀望的新人，優秀的劇作者和導演，跑到戲劇的陣營裏來。能夠如此，我相信今年霧季的劇運，比到過去六年來的水準，必可積極提高，表現顯著的成就的。

四　最重要的關鍵是劇本

我們的物理學家兼劇作者丁西林先生在最近發表一篇『劇本荒』的文章，他的結論是，『此刻的劇本並不荒』。

是的，我對於這一個結論，也有部分的同意。當然，我們在六年來許多劇作者所寫出的劇本中，要找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名著，不但是在最近的六年，就是再待三五百年，也不見得能夠產生。可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把抗戰以來不下一千多種的劇本，拋開一切鄙陋的成見，派別，以及私人之間發生的不舒服，純粹站在藝術的觀點，抱定認眞看貨色的態度，來作一次總檢討，我相信一定有瓦礫中的珠玉，沙漠裏的甘泉，鼙聲中的妙樂。最低限度說一句，在無量數未被舞台經理看中，以致永遠埋沒在瓦礫和沙漠裏的劇本，誰敢說沒有比此刻風行一時的幸運的劇本，在藝術上更成功，意識上更適合於時代的需要呢！

不過，當我們看到六年來的演出，要想發現一個比較滿意的作品，比沉沒到深海裏去尋覓珊瑚樹還要困難這一點上，好像『劇本荒』的現象，仍舊存在；所以，『劇本荒』的口語，似乎猶在少數導演及經理的嘴巴裏，滾來滾去的。在陪都，我們常能發現『舊戲不厭百回演』的尋實，而有些劇團就因爲沒有願意上演的劇本，以及尊候某一位作家的『急就章』，不惜由公家或職業劇團的負責人擔任日常的開銷，在那成年累月，靜悄悄地期待着。我想，這也許是『劇本荒』的又一個原因吧！

戲劇界因爲有了這一個原因的存在，少數的劇作者就準備直接參加劇團的工作，使自己的作品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機會，能夠提早搬上舞台；或聯合若干在劇壇上不得志的朋友，設法自創一個小型的劇團，主張專演『自家人』的劇本，無條件地排斥外來的劇本，以圖一快。像這些『氣小』的作風，祇有使中國的劇運，沉沉下墜，自貶已經在社會上取得的價值。演出的成敗，最重要的關鍵是劇本，我希望在今年霧季將臨的戲劇運動，各劇團的領導者，能開誠佈公，儘可能地站在戲劇藝術的立場，和戲劇所必須擔當的時代意義上，認眞選用新作家的作品，鼓勵新作家的勇氣，提高他們寫作的趣味，澈底變一變舞台上那種看得發膩的老氣派，千萬不要再被三兩個作家的劣作所籠罩，把中國的劇運攪得一團糟！

西南邊疆的民間文學

毛鎬如
李元福

每一個研究文學的人都知道民間的歌謠和故事是佔着無上的地位。如像中國古代的詩經，楚詞的九歌，希臘的神話，格蘭姆兄弟所收集的民間故事。這些都是由各民族共同精神所產生的，不是任何個人的偉大天才所能創造的。近代民間文學的研究，因爲受民族主義的

影響，各國都有許多著名的學者，不憚艱辛的到他們自己廣大的鄉村去搜求，已經把民間文學的研究引上科學的道路。我國在五四運動以後，北大歌謠研究會向各省普遍的徵集，共集民歌之數達到二三百萬首。但是要找幾篇能夠和古樂府詩媲美的已經很難找；至於故事傳說，幾乎一點都沒有，當時的文壇領袖們都大爲窘迫。魯迅說：「黃河流域缺乏天惠，故重實際。」胡適也說：「他們須要時時對自然奮鬭，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地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所以三百篇裏竟沒有神話的遺跡……。」我國開化很早，故已經把文學的主流歸到較高深的文字寫作。所以，也同英法等國一樣，不容易追尋出古代傳說歌謠等。但是中國并不是沒有優美的偉大的神話歌謠等遺流着。不但有，而且比任何國家或民族還要豐富。這是吾們可從遠散布在西南邊疆各種不同的語言裏看出來。

抗戰以後中國的重心移到西南。許少勇敢而有血性的青年，冒着絕大的艱苦，到許許多多的原始民族居地去工作。於是很多有價值的民間文學介紹到各種刊物上。這些都是在世界文學上有不朽價值的傑作。可惜我們還沒有像荷馬和格蘭姆一類偉大的文學家去把他們蒐集起來，整理一番，拿來重述。我們知道中國西南邊疆包括整個的康、滇、黔、桂四省和四川的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廣東的北部，和海南島，及一直南伸入整個中南半島的越暹緬。這個東方的高加索，現在還有二百多種民族，錯綜複雜的散佈着。他們完全保持着原始的社會和風俗。除去倮倮，麼些外，幾乎都是沒有文學。他們部落間的戰爭，英雄美人的戀愛，和民族的歷史——這一些具有社會學民族學的寶貴材料，都非要從他們的詩歌與故事中去了解不可，尤其是他們的宗教語言及生活。現在都還保持着完全的獨立形態，很少受到外界的影響。這種材料將來對於文藝和學術上的貢獻我想一定比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爲大。我希望國內學者能夠不忽視這方面的研究。

後漢書西南夷傳列有意譯音譯對照的白狼王歌一首，雖則並非吾國的民間文學，卻爲見於載籍最古的西南民族文藝作品。因爲係音譯意譯對照，經當代學者研究的結果，才知道這是倮倮人所作的。不過意譯是漢化色彩過濃，蓋譯者是個漢人，把原文的風韻，完全失掉，當然是意中之事。

漢族既常與邊疆的居民發生接觸，所以彼此在文化上，也常有新因素的滲入。北史說：「洛陽江左文雅尤甚，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分明表示中國當時的北方民族完分的混有五胡文學因素。如瑯琊王八曲和龍頭歌詞，更完全是直接收集的邊疆文學，所以能夠產生唐代出塞曲一類雄壯的詩體。其餘南疆徐大倬、楊慎修、王漁洋都對各族民歌，廣集雜探，而溶之於詩詞。四川羅江的李調元（墨村）典試廣東，時和幕客共同輯集的粵風，可以說已經開科學研究的先河。但是現在文學家們注意這方面研究的，倒反少了！

西南邊疆民族的詩歌和古代詩經的關係，可以說有不可分離的性質，所以結構音調和迂迴反側的情調，往往是完全一致。詩經都是意思和音節相同的三首合成一篇的。我們只要去採集隨便那一族的歌謠，就會發現它有與詩經不謀而合之點，還有，詩分風、雅、頌、三種，但邊疆民歌也是一樣。

一、花歌：是男女調情用的，等於風。

二、盤歌：是兩方對唱互相盤問駁辯的交際詩，等於「大雅」「小雅」。

三、酒歌：是寓有勸勉意思的長歌，等於頌。

每句詩的首尾，通常有代表曲調的無詞之聲。黃公度人境廬詩草揭廣東山歌，說每一詞畢，輒間以無詞之聲，正如「妃呼豨」，甚哀厲而長。曹丕作上留田行，劉禹錫仿巴歌而作竹枝詞，都是精粹的民歌作品。想必我們現在通行的柳連柳，蓮花落，都是這種「哨音」的遺蹟。劉家駒收集的西康民歌的「哨音」，有「溯」，「梭呀」，「噶噶」，「拉梭」，「日納」等羅羅的哨音和泯江的船夫曲完全相同：如「沙烈兒沙」代表快樂的曲調，「伊雅」代表悲哀，「黑雄雅漢

楞」代表雄壯。總計不下百餘種。朱熹說：「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清人梁紹任說邊疆民歌：「歌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協，以俚言土語視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詞必極豔，情必極至，使人悲酸喜悅而不能自已。」這都說明唱音在音樂上的價值。

這些歌詞都是由各民族的特殊語言表現出來的。中國西南部因為地域廣大，又有高山深谷縱橫，所以有不少民族，在血統上本為同出一系，但因分布地點遼闊，習尚互殊，語言有變化，所以往往使人誤為他們是屬於不同的族派，而錫以種種名稱，尤以在語言有歧異的情形之下為然。因此，中國這部地方的民族種，遂多至不可想像，如拿各省的志書來統計，恐要多到四百種。如李宗昉的黔記，記貴州有苗倮佗佬等八十二種；續雲南通志記雲南有土著一百二十七種，粵桂湘西湘南也各有十餘種。就筆者所知，以康南寧屬一隅而論，即有倮羅、西番、麼些、黎蘇、呷密、水田、苗、擺夷、仲家、撻瀘、斯奢、粟粟、模梭、路子、九子十五族。他們一族中有支派的語言很多，尤其是語音中的子音（輔音）最為複雜。有許多外籍教士創有許多種拼音符號來記音，據說甚至有使用四十多個字母仍感不敷的。這不單是民間文學上的研究問題，也是國語推行上的問題，我希望我們能夠藉民間文學的研究，來開闢一條邊疆教育與國語推行的一條捷徑。

有許多的邊疆民族，他們已經採用了漢語，他們產生一種與我們的山歌一樣的東西。這些山歌在文學上的價值，似不甚大，但是因為交通便利與沒有翻譯上的困難，所以收集的特多。現在舉出幾首在後面：

貴州苗歌

「不用焦，你坐船來我撑梢，船在河中落了浪，千斤擔子由我挑。」

「不用慌，你坐船[illegible]梆，船在河中落了浪，千斤擔子由我當。」

這兩首的意思和構造多少還可取，可是已經不如原始的歌謠那樣的逼真了。又如：

「栽花要栽多棵，一棵不活一棵活，冷灶熱灶放把火，不知那把靠得着。」

「栽花不要栽多棵，誠心誠意栽一棵，誠心誠意望一枝，雨露勻調紅花多。」這有對答的語氣，即是詩經的雅詩遺跡。

湘西苗民打猴兒鼓，是一面模仿「美女梳頭」一類動作的舞蹈，另有一人敲鼓邊為之擊節，男女唱和，苗語漢語相雜；有些句子，如「高山那有長長霧，雲霧收了出太陽」，則全用漢語。本來這種混雜語句，正如我們說「摩登」，說「苦力」一樣，在邊疆民衆中是非常普遍。可惜我們還沒有一位很偉大的文豪，把牠搬入喜劇中，所以不為人所深知。

直接由原始語言翻譯出來的佳作比較少，這正待我們的努力。猶表紀彝歌：

「高山有積雪，陰谷有猛虎，雪呀！虎呀！我不怕。只怕情愿絕。」

「江水流悠悠，扁舟水上浮，郎如比作水，我願比作舟。」

「東村飛飛蝴蝶兒，西村搖搖新花枝，蝶兒貪花甜在口，甜到心頭那得知。」

還有如徐維藩稿彝歌：

「上山繞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路紅，半滑半乾石當道，乍晴乍雨笠搖風。」

「下構(背子)纏腰布裹頭，猿啼鵑叫西山秋，下來千尺放牛路，吃餅飲酒好自由。」

「脣下蘆笙月下跳，搖鈴一對女妖嬈，阿爸阿母門前立，行役行來路不遙。」

滇黔界境的補隴族文化，和大涼山的倮倮相伯仲。他們的歌謠，如：

雲山礙我前，瀑布落深淵，會你沒有路，惱恨沒有天。
想你心想碎，仰首問青天，同是鳥兒不同飛，悒悒葬身崖前淵。

還有西康人的歌：

裏衣綺羅綢，領戌縫竟備，今當郎行日，取領還自縫。
歡如百合花，遙生隔山河，今日不能採，來後終可摘。
既未游漢土，從不曉漢語，漢語豈易習，漢士容易去。
相親何所似，宛如麥如秕，暴風倏然至，秕乃隨片吹。
相親何所似，宛如鐵成結，叫來百匠鎚，此結何能折。
有鳥名黃雋，生卵棄在地，鳥也良不良，請就此卵觀。
長是呼親親，生小不親親，長是呼愛愛，此身何處愛。
相歡愛幽會，相會彼山隴，只有林鳥伴，外人那得知。
行役上官命，離別前生緣，女子心勿悲，錦帕當攜還。
是山宜有福，上山置風幡，勿謂風幡小，當中八福存。

（註：花，愛，勝幡，傘，綵輪，海螺，金魚，瓶爲八福）。

邊疆文學裏是一樣的夾有下層社會的呼聲。我們再舉出大涼山的倮族近於頌體的長歌四篇於後。你讀了之後，對於他們奴隸社會和買賣婚姻的情形，當可有一種觀念。

哭嫁

我是我媽媽一個女！媽媽的女兒眞可憐！現在要嫁人，怎麼捨得媽？等到天明亮，阿爹送我行，阿爹送我能回轉，我便一去轉不來。等到天明亮，哥哥送我行，哥哥送我能回轉，我便一去轉不來。我不願，我膽寒，我膽怕，我心酸，父親伯叔聽我講！媽媽嫂嫂聽我言！父母困窮把我賣，不能養我特送人；我不願，也不能，將我的骨頭賣銀兩，把我的肉換豬嗇，再把我的血液換酒飲，我雖不願也不行。父親伯叔聽我講，嫂嫂嫂嫂聽我言！我的一身四體都被你們賣，明天去了不轉來，你們如果有情義，大家來與我話別離，今晚還是你家子，明天便是別家人，父兄親族大家送我去，盤你們大吃大飽大醉而歸，我一個孤獨單單不能回；好像天上烏雲帶雨去，雨落下了烏雲回。我就如蘿蔔菜的葉，被你們一層一層剝來吃；從前我與我哥哥同命運，而今他好我不好，因爲我穿的是裙子他穿的是褲；如果我像我哥哥是男子，不但不出嫁而且很威武，只恨我生來是女兒，心中憂恨也沒奈何！

離娘

母親呀！你可憐的女兒！茫茫不知歸宿的所在如何？乘花馬到婆家去，花馬能轉來，可憐的女兒返家困難了！好可憐的女兒！好可歎可愛的母親！女兒出嫁的時間到了閨閣藏躲也枉然了；牛羊欠了虎豹債，山邊尋樂不安全，小雞欠了老鷹債，庭前玩也不安全；住期一臨頭，前有婆家拉，後有娘家攆，拋了可愛的家庭，別了慈祥的媽媽，到了他方，不見父母！青山綠水，換了面目！

孤兒

我娃列摩忍（孤兒的名字）啊！七歲沒了爸爸，不久又亡了媽媽，還剩下我一個后娘。我便依附她過活，甚麼艱難困苦都受過了，她做僾要做三種，我便吃最不好的，好的由她享受，她縫衣服也要縫三樣，他穿的是花花彩彩，我穿的是粗鄙不堪。但是她雖吃得好，愈吃愈見其衰弱，我雖吃的壞，愈吃愈覺得強壯，她雖穿得好，愈穿愈見其蒼老，我雖穿的鄙，愈穿愈長到英年。現在我已經長大了，從此要穿頂好的青布，要九斤黑夷的了頭幫我縫，並且要縫滿九個針；現在我長大了，不怕牠的彎竹子，只要我看牠一看，便叫牠伸直起來，任何人我也不怕。

農夫

農夫！農夫！苦呀！苦呀！看他們不做事的常常把笛子洞簫挾起耍。勤苦的農夫，肩膀上總離不了鋤頭與釘耙，糧食做來自己用，牛羊餵來自己殺，做了又做，苦了又苦，結果只能窄件爛衣服，脊部常被太陽曬，一身四體大汗出；看他們有勢力的人，隨處都有人招待肉和酒！農夫們只有人催去做苦工！有錢人說的話猶如「布穀」鳥唱歌，無錢人說的話還不如老鴉叫，有錢人可和土司講弟兄，無錢人的

弟兄便是灰土，有錢人無理也有人尊敬，無錢人有話也說不出口，就像老牛老馬的肉樣之鮮味，舅母舅父都不認你；富人心硬石板，窮農夫羊毛軟，但是沒有我們窮人做莊稼，怕你再有錢也難活呀！

邊疆文學現在有成績的只有詩歌一項，而其最有價值的民間故事，尚無人注意到，只好以後再論了。

星期六

楊世驥

「你以為我在家是享福麽？」

張太太討厭丈夫回家來就默默地不大開口，開口就勸她不要打牌，她的語氣忽然來得沉重，同時眼瞼上不自覺地凝聚了一眶灼熱的淚水，她想不讓它流了出來，但它竟毫不受束約地欲往下墜。她知道丈夫的脾氣，往往她哭了，丈夫就更頂真了，於是他們之間的局面就更僵持；然而她每次都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

『我在城裏也沒有享福！』張先生祇是冷冷地說。他深鎖着眉心，用手支着頭，靠在床欄上。她的臉色那樣難看，長長的髮披拂到額際，更顯得憔悴了。

『沒有享福，比我總好多了！』她接着大聲地說：『你想想，一個月的薪水，你拿回有多少？你做些什麽事？辦公？無非坐在桌子旁邊和人家說閒話！我呢，在家裏，又沒有僱老媽子，煮飯，洗衣，全是自己幹。還加上一個端端，成天纏着我，你就可以不管……』

『誰叫你不僱老媽子！當花的錢不花，打牌就肯輸，自己吃苦，白受！』張先生看見自己太太辛苦，身體又不結實，累次主張在旁的地方省儉些，無論如何要用老媽子。今天又聽到太太照例地訴苦，因此反駁她。

『不要臉，僱老媽子，你配！你一個月賺得多少錢，老媽子一個月要多少錢，現在工價漲到兩百塊了，還得吃，平白要添兩三斗米，油鹽煤炭隨意亂用，進門就向外氽，做不兩天又喊走，有幾個做得長的？這個鬼地方的老媽子，我纔不願反去伺候她……』張太太聽到丈夫還在埋怨她，真是太不近情，使她恨極了，於是憤憤地說出『不要臉』三個字，但隨即自己又覺得太重了點，似乎給了丈夫過度的難堪，便索性讓眼淚儘量地流溢了出來，哽咽地訴說雇用老媽子的困難。

張先生卻全不明白這些事實，他根本否認這些事實，他昂了昂身子，粗率地搶着說：

『我不聽！我不聽！我不管！我不管！我窮，你不該和我結婚！』他說到這裏，甚至還懷疑是否自己真窮，或者還是太太不會處理家務。由於他每星期六從辦公室裏回到家裏，懷着一腔的悒鬱，終而得不到一點安慰。進門祇看見房中雜亂的陳設，桌子上堆滿了罈罈罐罐，架上的書籍長年蒙着一層厚的灰塵，沒有一件稱心的事，他斷定還是屬於後者的原因為多。

張太太想不到丈夫是這樣橫蠻無理，她不禁哭出聲來。但她用了最大的力量鎮壓自己的傷楚。

『是的，我不該和你結婚！結婚有什麽好處。天下少了男子！總算我上了當，錯認了人，被你的甜言蜜語欺騙了，該跟着吃苦；不然的話，我也從學校畢業了，也在做着事，身邊沒有孩子，自由自在，快快活活，和你一樣；現在呢，一天到晚，不是米沒有了，就是買買煤，極平常的事，都得打算盤。分了你一點錢用，你以為了不起，要

看你的臉色！』她說着，終於還是讓眼淚阻斷了她的話。她又回憶到六年前的事情。那時戰爭還沒有發生，她還在學校念書。她和一般同學都是主張抱獨身主義的。她們的校長就是一個獨身的人。校長的樣子她永遠不會忘記，高高的個兒，老蓄着很短的頭髮，一雙近視眼，滿口改不掉的浙江口音。教員缺課的時候，不論那一門，從數學到圖畫，全由她代理。同學都怕她，也都敬仰她，因為她學問眞好，會說會做，同學不論有什麼過錯，祇要經過她的眼睛，她一猜就明白，誰的聰明狡黠都瞞她不過。那怕是一封『朋友』的信，儘管落尾署名做了花樣，沒有不給她看出破綻的。她又常常告訴同學，說她並不反對結交『朋友』，但是現在求學的時代，一心要放在書本上，而且現在很少可靠的男子，非等到有了充實的學問，方能有選擇的能力，將來也可以獨立謀生，不必依賴人家。她常常被校長的話所感動，同時本能地感到校長所以能夠學問好，能夠創辦教育，還是因為沒有結婚的緣故。她曾經立志要學習校長。當她升入高二年那一年，就認識了張先生。他的名字叫張璧君，那時他已經做事了。他很豪爽，說話負責任，她從許多小地方測驗他，知道他有誠實的美德。每個星期六他到家裏邀她去看電影，或者到青年會看賽球，有時她藉故不去，他焦急得什麼似的。她看見很好笑，但是偏要常給他以焦急的機會。他並不埋怨，一旦見了面，祇是說一些傻得可憐的話。他不傻，他是眞。他又並不是一個軟弱的人，有一次，暑假的時候鬧了撇扭，她說不理他了，他也就眞的不再去找她，她自己倒氣起來了，寫信給他，要他把以前所給他的信退還。第二天，那些信果然全部退還來了，從最初的信起，連最後那封信也在內，不短少一封！她看了，又恨，又悔，半天說不出話來，那晚上，她竟失眠了。但是第二天傻早，他竟出乎意外地來找她，她還是照樣不多言笑，他卻承認自己太孟浪了，賠了許多小心。以後他們的友誼一天天增進，她認識他是怎樣一個人。他偶爾露出求婚的意思，她卻直捷地說自己要抱「獨身主義」。這句話是他最害怕的，他每次聽到這句話就要沉默半晌，他正覺得起勁的談鋒也常常不能繼續起來。幾次的試探，幾次的拒絕以後，他也有了對付的方法，他也向她表示願意做一個獨身主義的同志。他不再提進一步的什麼問題。他們的友誼卻更增進着，終於不知如何就訂婚了。戰事提早了他們結婚的時間，她沒有畢業，在南京危急的時候，她已經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政府西遷，他們也隨着機關來到重慶了。然而六年來的生活是怎樣呢？她想到這裏，咬了咬嘴脣，從汪汪的淚水中看見張先生的面孔，是那樣冷漠，缺乏情感。

然而張先生卻沒有如平日一樣大聲地喝着對付她，他改變為乞憐的態度，望着她說：

『你也太不原諒人了，你苦，我知道，這是戰事的關係呀，我那裏欺騙了你。我又沒有說你用多了錢，我祇賺得這一點錢，要省儉，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說認錯了人，是不是有旁的意思？』

張先生原想引出她更無理的話，索性發作起來，大家痛快的鬧一頓，得到一個徹底的解決。她看見張先生態度軟弱下來了，也改變了口氣：

『我沒有旁的意思，你祇看看你的樣子！你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以我說認錯了人。是的，我不好，你好！我是你的妻子，要受你的管束，一天到晚替你工作，不應該有愉樂，終年關在鄉下，連電影也看不到，牌也不許打一次，你回來了，我就伺候着你，跟着你愁眉苦臉。』

張先生聽見她一派瞎扯，覺得眞是不可理喻，但又想到她究竟是年輕的緣故。其實呢，她也並沒有什麼壞處。她的勤儉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自己的性情也太固執了，在辦公室受了氣回來，為什麼還要連累到妻子不快樂。打牌也是極尋常的事，他實在無意去干涉她。但是為了心緒惡劣，便常常無故向她挑釁。她講話沒有顧忌，自己素來是知道的，偏要和她爭長論短，那是何苦。他想到這裏，心裏的氣惱也鬆懈了一半。

他歎了一口氣，裝做沒有聽見她的話，轉過頭去看窗戶外面。這

時窗外正掛着一抹斜陽，彷彿血一樣的鮮紅。一隻大眼的蜻蜓，從屋簷上輕輕地吊了下來，又輕輕地縮了上去。

忽然房門推開了。他的孩子端端走了進來。

『爸爸，是不是大蜻蜓生大蜻蜓，小蜻蜓生小蜻蜓？』

端端滿面烏泥，用力跨過高大的石頭門檻，左手捏着一隻紅色的蜻蜓，右手捏着一隻黃色的蜻蜓，還沒有站穩，就非常正經地問。在平日，這句話將引得張先生夫婦都發笑了，然而他們今日沒有笑。

端端看看張先生的臉色，知道有些不對。他怔了一怔。

還是張太太先開口：

『不要問爸爸，爸爸回來是不講話的！』

『端端來，不聽她的話，爸爸告訴你。』張先生也搶着說：

端端走近張先生的前面，倚着他的身邊站住。

『你看，這個翅膀破了。』端端忽然望着那隻紅蜻蜓，懊惱地說！

『不要緊，我再給你捉個大的。』

『也要是紅的！』端端又做了做手勢：『要紅的，要這樣大的紅的，爸爸，有沒有比這還更大的紅的？』

『有，爸爸用紅紙替你剪一個。』張先生將端端抱在膝上，又呵着她說：『好孩子，這個快死了，把它放了罷。』

端端把紅蜻蜓交給張先生，張先生站起身將它丟到窗外去。他看見張太太打開半扇櫃門，在那裏數着鈔票。

這時窗外送進一串清脆的聲音：

『張太太，三個人等你一個人呀！快點！快點！』

張太太忽然從櫃裏取出一張紅紙，迅捷地交給端端：

『叫爸爸給你剪蜻蜓罷，剪刀在上面那個抽屜裏！』

她說着，故意向張先生瞪了一眼，反身就跑出去了。接着吃吃地笑着：

『來了，來了，催什麼？你一個，黃太太一個？還有誰？』

張太太打了牌回來，已經十二點鐘，端端早睡熟了，張先生坐在燈前看書。

『你猜我是贏？是輸？』張太太奪過張先生手裏的山谷集，連着她的皮夾子，一同放在桌子角上，低聲地說：『不要回來就這樣對我擺，你為什麼老不說話？！璧君，你比以前大大的變了！』

張先生正寂寞得發慌，他正在吟味山谷的詩句：『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鐙。』雖然這時候並沒有下雨，但是窗外微風吹着竹葉索索的作響，他閉着眼睛，把它意想成雨的聲音，去吻合那個意境，打發無聊的時間。他猛不防太太忽然站在他的面前，她穿着黑色的府綢旗袍，身材很頎長，雖然比婚前瘦了些，燈光下更增加了他的美麗。她的興致特別好，她沒有和他鬪口時那種不可理喻的神態了。張先生從經驗中斷定這是打牌勝利後的表情，卻故意懶懶地說：

『我猜不着，反正輸了也會答應是贏的！』

『胡說，你看這裏面是什麼？』她把桌子角上的皮夾子重新拿起，又扔在張先生的身邊。『你不要埋怨，打牌有輸也有贏，你看，我把上次的本扳回來了，還贏了一千多。』

張先生伸了一下懶腰，他看見她的笑容，她是那樣嫵媚。他對打牌最不感到興趣，尤其討厭她和鄰居幾個同事太太打牌；但今晚看見她打牌回來後高興的樣子，心裏的鬱悶倒也釋然了。

『輸贏有什麼關係，我是要你保養身體，才不主張多打牌。』

『我不信你的話，祇有不整天打，對於身體有什麼妨礙。我打牌，是消遣，你要我呆坐着，我倒難過，也許悶出病的。』張太太一邊說，一邊拉着張先生坐着，去兜換鞋子。忽又抬起頭來，瞪着她的明亮的眸子，親切地：『我倒替你擔心呢，告訴我，你為什麼老是不快樂？你真要好好保養。我總覺得你什麼事太多心，自己脾氣古怪，所以和人家合不來。你常常說鄭處長這個人壞，我看並不見

得！』

『他不在打牌麼？』

『唔，他一個人輸，三吃一，他還問你爲什麼不去呢。』

『這個人，最是卑鄙……！』

『你老是過分糟塌別人！你們同事也都說他脾氣不好，我看倒未必，他的太太也同來了，他對他太太伺候得很週到，有說有笑。他太太也老了，年紀看得四十多，他們互相開頑笑，爭着要打牌，彷彿才結婚的夫婦一樣，不像你！』

『那裏是這些事！』張先生忽然又感到不快。

『這些事？這些事也可以看見一個人的性情！你呢，我打牌，不讓我去；去了，看也不來看一下！你說你不打牌的麼？沒有結婚的時候，你不常常到我家裏造牌局，說是陪我媽打牌，那是什麼意思？現在又是什麼意思？結婚了，有了孩子，感情就覺淡薄了。夫婦還是這樣，朋友，同事，自然更不容易接近了……』

張先生想不到太太忽然捨着聒聒他說個不休，他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他已經疲倦了，他再接着和她辨駁，便又要口角了。他祇打了個呵欠，帶笑地說：

『算了罷，你有你的道理！還不準備睡？你看什麼時候了！』

張太太看了看鐘，短針快挨近一點。她向張先生笑了一笑，好像說：『你也向我屈服了麼！』她記起了端端，便走到靠右壁的行軍床旁邊，撩開帳子；端端睡得正甜熟，還發出輕勻的鼾聲。她吻了一吻，發現他額上有汗，連忙用手巾去揩拭。又輕輕地說：『好孩子，長大了不要學爸爸，一味古怪脾氣！』然後到廚房裏澆來一盆水，開始她的晚裝。

躺在床上，張先生感到這個環境纔眞是他的『星期六』了。他從疊好的被上取出一個枕頭，想墊高自己的身子，他發現那個白布的枕套正是太太新近的製作，在枕套的右角上，有黑綠織成的一隻蹲着的貓，它的頭較身子要大兩倍，瞪着圓圓的兩個大眼睛，鬍鬚比脚還長。他暗自覺得有趣。他再看看太太，她的髮堆滿在另外一個並排的枕上，枕套也是新的，更顯得面部的白皙。她不講話，像在想着什麼——她沒有想什麼，她祇扯過一床毛巾毯輕輕地拂在身上，又用手到枕後去找尋手帕。她那種姿態，使他感到有一種誘惑的力量。他決定要好好利用這個時間，就說：

『枕套是你新做的嗎？』

『怎麼不是！什麼都破了。沒有破的也難看了。你莫說我在家裏享福，晚上縫到好遲纔趕起來的。你記得我們的枕頭是什麼時候買的？』

『在南京的時候罷？』

『唔，你記得能？還是在三友實業社。五年了，什麼東西都破了！那時候的東西眞便宜，好像一個不到三塊錢，我們還嫌貴。』張太太說到這裏，又想起以前生活的舒適，因此感喟地：『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快了罷，早兩天報上登載英首相邱吉爾的話，說戰事在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可以得到完全勝利。』

『我不相信。珍珠港事變發生的時候，人家還不都說英、美參戰，結束就快了，那時料到越拖越久！』

『戰事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不過從最近西西里的情形看，倒像很有把握。』張先生雖然這樣說，無非要寬寬他太太的心。他自己倒嘗不是缺乏信心。在沒有到重慶以前，他懷着滿腔的希望。他覺得戰事發生，正是他做事的機會，而五年的刻板生活，把他拖成一個半死不活的人，他看見人家升官，人家發財，人家喊着救國，自己卻被派定一個閒空的職務，不讓他做事。他心裏所要講的話，說出來卻被人家認爲牢騷，認爲不識時務，他還要時時刻刻提防人家的排擠傾軋。他是個守本分的人，他沒有苛求，他沒有幻想，他知道一個人祇要在本身崗位上工作，就是爲社會服務，就是爲國家作戰。他是個學有機

化學的人，而他的工作卻是無機地跟着人家蓋圖章，不管對也罷，不對也罷，他需要不負責任地在那例行公事紙面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容許他發表任何意見。他就這樣命定地生活下去。這是他所願意的麼，他要擺脫這個環境，一家的生活怎樣辦呢？

然而張太太對目前的生活，早已深深地感到威脅，甚至常常說過激的話。她這次聽了張先生報道的消息，卻分外興奮起來，她靠緊張先生的肩，急促地說：

『可靠嗎？璧君，我眞希望有那麼一天，勝利了，我們一道坐船回去。我們不再住在鄉下。端端歲數也大了，物價也低落了，老媽子也容易雇到了。你在局裏不好，另外再找工作，不幹有什麼要緊……我也可以出去做事，免得坐在家裏發悶，我們還是要租以前那樣的房子，至少要有兩間，一間作客房，私私索索一家……我也不再打牌了，其實打牌有什麼意思，我們還是照樣地每星期六看次電影，一切都有規律，端端那時也可以帶去，最好帶她看野獸片子……璧君，可靠嗎，你剛纔的話？唉，鄉下報紙也看不到，你又不帶回來，你把報上的詳細情形告訴我……』

張先生祇好向她背誦報上的新聞，他也記不十分清楚：什麼炸沉德國的主力艦一艘，有多少噸；什麼俘獲意軍一萬多，科達也聽見同盟軍的礮聲了，英、美將在斯坎林森森中會師……但他沒有把當日邱吉爾否認曾表示戰爭在短期間可以結束的一段消息告訴給她。

張太太翻過身去，背對着他，靜靜地傾聽他的話。她是那樣馴服，張先生微微嗅到她的髮香，他將她腰際的毛巾毯拉上了一點，又去緊緊地握着她的手臂。

她不作聲。

他看她，她睡着了。

三十二年九月三日。

王雲五先生新著

王雲五新詞典

定價　連史紙　肆元伍角

近來國內流行之新名詞，國人多認爲傳自日本或係譯自西洋名詞，實則大部皆見諸我國古籍。王雲五先生以長時間編成此詞典，將各科學目以及非專屬一類而流行之一般名詞，皆盡可能的搜羅齊全，詳徵博證，追溯其來源。例如「同志」見後漢書班超傳，「憲法」見國語晉語等，不勝枚舉。全書共收名詞三千七百有奇，每詞均舉源出古籍篇名與辭句，並加釋義。末附索引，檢取便捷，爲近世學術界罕有之貢獻，各界人士珍貴之參考書。

四角號碼增訂本
王雲五小辭典

定價　叁元陸角

檢查便捷，取材充分適宜，解釋明白切當。

四角號碼
增訂王雲五小字彙

定價　壹元陸角

▲是王雲五小辭典的簡編
▲共收常用單字七千餘個
▲字音字義註釋並皆簡明
▲檢查既便捷取攜亦輕便

上列三書均照定價十八倍在渝發售